

- 在大河的煙火之夜，傳來了青江弦四郎的曼妙笛音，而飄蕩的船塢中却傳出了藝妓被十方飛劍刺殺的消息……
- 十方飛劍同時也劃破了江戶寧靜的夜空，陸陸續續地又發生了多次殺人事件，奇怪的是，被殺的都是手持笛子的美女！

早乙女貢／著

花笛傳奇

新潮社

●在大河的煙火之夜，傳來了青江弦四郎的曼妙笛音，而飄蕩的船塢中却傳出了藝妓被十方飛劍刺殺的消息……

●十方飛劍同時也劃破了江户寧靜的夜空，陸陸續續地又發生了多次殺人事件，奇怪的是，被殺的都是手持笛子的美女！

早乙女貢／著

花笛傳奇

新潮社

花笛傳奇

早乙女貢／著

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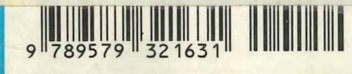
11



□花笛傳奇□

●一件件離奇的「殺人事件」發生了，人們生活的重心在瞬間轉移了，被殺的美女，神秘的笛音……在在都成爲人們談論的熱門話題！

●這是一件迷人的趣味性故事，在作者妙筆生花的敘述中，不斷創造懸疑緊張的氣氛，讀來令人大呼過癮，值回票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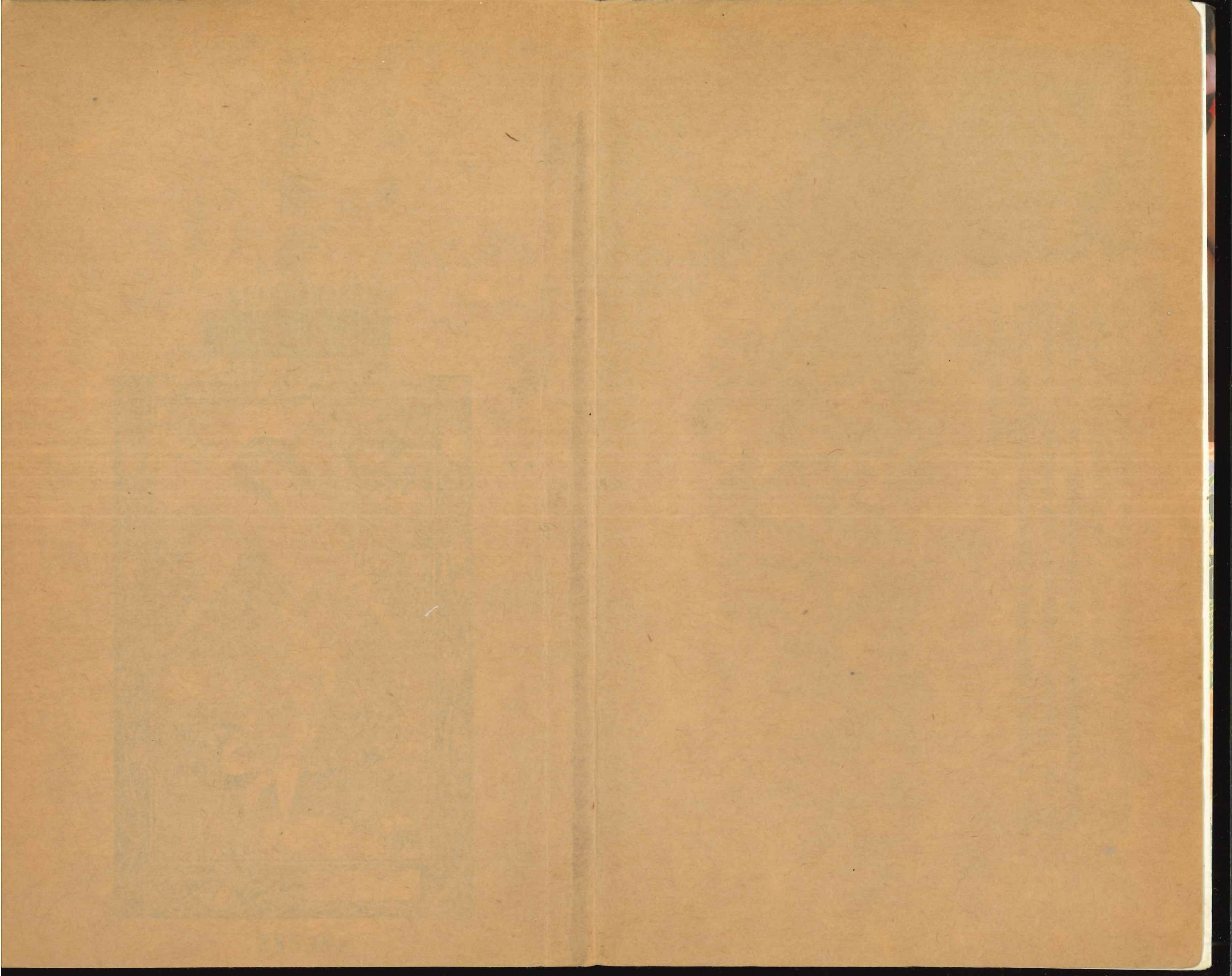
●封面・版面設計／林鬱工作室●



□花笛傳奇□

●這本小說恰有如書名的「傳奇」一般，是屬於傳奇趣味（憑作者自由奔放的幻想力所展開的故事）的古典小說。

●這類的小說，必需在讀者開始閱讀以前，就能夠緊緊的抓住他們。正因爲如此，不僅故事的構成必需波瀾萬丈，起伏不定，具有逗趣的因素，同時，主角人物也要予人一種痛快淋漓的感受不可。本書正具備了這些條件。



早乙女貢／著

花笛傳奇

新潮社



●在大河的煙火之夜，傳來了青江弦四郎的曼妙笛音，而飄蕩的船塢中却傳出了藝妓被十方飛劍刺殺的消息……

●十方飛劍同時也劃破了江戶寧靜的夜空，陸陸續續地又發生了多次殺人事件，奇怪的是，被殺的都是手持笛子的美女！

●「笛子」到底擁有什麼秘密？弦四郎的伏魔劍已出鞘，驚險懸疑的故事，即將展開……

目錄

瘋狂的焰火

一

彷彿有人在呼叫他的名字一般，青江弦四郎猛然回頭。

這時，青江弦四郎坐着一艘小船兒，正在兩國橋下游的河面。舉目四望，他的周圍有各種各樣的頂篷船、舢板，以及竹筏子，來來去去，數目之多，幾乎使船舷彼此相碰。

從黃昏時分起，一直被放射的焰火，在天空裏綻開五彩繽紛的花朵，每逢花兒在天空裏綻開，都會引來一連串的歡呼聲。藝妓所彈的三弦琴，紛紛引來荒腔走板不搭調的歌兒。河川旁掀起了一陣歡騰，熱鬧的氣氛，使人忘懷了時刻。

——咦？難道是我的幻聽嗎？

弦四郎苦笑着，舉起了盛酒的葫蘆兒說：

「阿竹兒，你也喝一杯吧！」

「哦？」年輕的撐夫——阿竹，很巧妙的擺動船櫓，隨口應了一聲說：「大爺，謝謝您哪！不過我一放手，頂篷船就會撞翻咱們的船兒咧！」

「那麼，我來替你搖櫓吧！」

「噯唷！那樣更危險呀！啊……焰火又上升啦！這次是直徑達一尺的五彩花兒呢！」

奪目的繽紛花兒在夜空裏綻開。

岸邊傳來了一陣歡呼。

「——青江大爺！」

這一次，青江弦四郎很清楚的聽到女人的聲音。

對於猛然回過頭的弦四郎，一個女孩不停地揮手說：

「——儂在這兒啊，青江大爺！」

原來，她正是搭乘巨大頂篷船的藝妓之一。她的銀簪閃出了一道光芒。

「噢……妳是小園姑娘……」

弦四郎微微一笑。

「大爺您瞧！好棒哦！」

阿竹很快的把船兒搖到頂篷船的旁邊，仰望着夜空。一串焰火，恰有如垂枝櫻花一般，似乎就要掉到他的頭上。

「哇！這一串焰火的直徑足足有一尺半……」

兩岸傳來了「玉器店加油！」「鑰匙店加油！」的喊叫聲。小園姑娘好像沒有興致瞧焰火，一直想對弦四郎說些什麼？偏偏在這個節骨眼裏，另外一艘頂篷船插入中間，一下子就叫小園姑娘消失了。

這一艘頂篷船甚爲豪華，不但設置紙門，還處處垂着葦簾，看起來氣派十足。岸邊瞧熱鬧的工匠們，趁着人多膽大，放馬後炮似的大吼窮叫說：「嘿！嘿！品川的窰姐兒！品川的窰姐兒！一個值兩文錢……」他們很清楚自己的鑼嗓子，配不上優雅的三弦琴聲響，但是，仍舊使用筷子敲打小盤子，或者乾脆把兩個酒壺相碰，根本就不瞧焰火一眼，大聲叫嚷着：

「嘿！嘿！紫菜飯團一個兩文錢呀！兩文錢！玉器店的焰火是個中的翹楚，個中的翹楚！呀嘀……呀……嘀……品川的窰姐兒……」

聽了這一連串的叫嚷，弦四郎苦笑着，一杯又一杯的小酌。以前，大家都說他是一

個快活的酒仙。不過，自從上次，發生了某件事情，丟掉了差事以後，他喝酒的心情就完全不同了。

最近，他抑鬱獨酌的次數增多了。雖然丟掉了差事，整天閑蕩蕩的，但是他從來不玩藝妓。其實，自從沒有了收入以後，他微薄的食祿，根本就叫他無法從事豪華的遊樂。

因爲，弦四郎幹着低層收款員的工作，時常出席金融關係者以及承辦商人的宴會，時時出入於柳橋歡飲。久而久之，他不僅在內心批評那些巨賈富商：

「實在是無聊透頂，爲那些歡場女人神魂顛倒……」

同時，他也開始懷疑，他們像水一樣酒出去的大筆金錢，到底從何而來？

如果是靠正常收入的話，根本就不可能在苦哈哈的社會裏，一次就叫十名以上的藝妓侍候。吃的是珍味佳肴，又是通宵歌舞。

焰火方興未艾，但是，弦四郎已經感到遊興闌珊。

「我說阿竹兄啊，咱們這就回去吧！你送我到柳橋好了。」

「什麼？大爺，您這就要回去啦？」

「嗯……」

「焰火將有好看頭呢！現在只不過戌時（午後八點鐘）罷了。」

「算啦……又不是只有今夜才能看到焰火。」

「您大爺說得也是。」

阿竹有一些戀戀不捨。但是，他還是在莫可奈何之下，掉過了船頭。

就在這個節骨眼兒裏，弦四郎突然聽到了笛聲。

「咦？真有點邪門……」快運到嘴邊的酒杯在空中停止：「這首曲子嘛……我好像在什麼地方聽過……」

二

坐着船兒飲酒做樂，藝妓是不可缺少的點綴。同時，歡娛賓客的三弦琴、鼓、橫笛等的演奏、彈唱等，更是必需的節目。不過，在這種大衆歡騰的河上納涼晚會裏，不斷上升的焰火，再加上嘈雜聲浪，不管再好的曲調也會被湮沒殆盡。

正因爲如此，通常的藝妓都認爲——在這種狀況下，彈奏優雅的曲子無異於「暴殄天物」，就算叫鄉下的下三濫藝妓隨便湊合一下也行。是故，沒有一個肯用心的彈奏。一些喜歡高雅琴藝的內行人，通常會選擇另外的日子，叫藝妓們彈奏。換言之，那些不

懂風雅的客人們，只懂得大嚷大叫，就是用心爲他們彈奏「天上之曲」，或者韻味有致的敲打大鼓，他們也未必能夠聽進去。

至於弦四郎所聽到的橫笛聲音，在那些嘈雜的聲浪中，很明顯的帶着一抹的哀愁，以及充滿了詭奇的幽怨。

「噢……那種曲子……」

弦四郎差一點就想起了它的名字。

最奇妙的是——那種笛子的聲音，彷彿在嘲笑初夏夜晚的快樂一般——哀怨的音韻，叫弦四郎聯想到嚴冬屋簷的冰柱。一旦接觸到這種尖銳的先端，那種刺人的寒氣，將毫不留情的從手掌貫穿至手背。類似孤獨與冷酷的東西——似乎變成一隻肉眼看不到的怪手，揶揄似的在撫摸熱狂的羣衆背脊。

當弦四郎想到此地時，橫笛的聲音再也聽不見了。

弦四郎從醉鄉猛然驚醒，找起了吹橫笛的人。這時，大約在十八尺前方的一艘頂篷船進入了他的眼簾。

尤其是四方都有青色簾子的特點，吸引了弦四郎的注意。

以頂篷船兒來說，大白天就垂下葦簾以及竹簾的例子很多。又如高貴的夫人，名門

閨秀，或者隱瞞世人耳目，偷偷苟合的男女，都喜歡使用附有紙門遮閉的頂篷船。

不過，絕對沒有忌諱女人耳目的男女，會選中這個河上狂歡的夜晚，到「兩國橋」（譯按·指今日東京隅田川的「兩國」橋）一帶出現吧？

弦四郎就是不明白這一點。又響起了奇妙而叫人萌出寒意的笛聲——忌諱世人耳目，神秘兮兮的頂篷船——這也難怪，弦四郎會感覺到它們的相關性。

「阿竹兒，咱們挨近那艘頂篷船吧！」

「哦？」

「或許我有一點兒缺德……不過，我想瞧瞧那艘船兒。」

阿竹有一些爲難，不過，他已經習慣於服從客人。於是，他又把船頭轉了一個彎。就在這個節骨眼裏，劃破了喧嘩的聲浪，傳來了女人淒厲的叫聲。

「嗳！」

雖然這只是一瞬之間，但是已經告訴了弦四郎，那是異變。

「剛才的聲音從哪兒傳來的呀？」

「嗯……聽起來確實是女人的聲音……」阿竹答非所問的說。

在「兩國橋」附近，充斥着大小不同的船隻，幾乎使彼此的船舷相碰在一起。

弦四郎驟然站了起來，使船兒向前傾斜。

「哎唷！大爺，您務必小心呀！」

「我說阿竹兒呀！剛才的慘叫聲一定是從那兒傳來的。」

在一艘船腰甚高，長度又領先衆船的頂篷船上，人聲喧嘩，似乎是發生了不尋常的事情。偏偏小園姑娘就坐在那一艘船上。

「哇！『山市號』上面發生命案啦！」

傳來了驚心動魄的喊叫聲。

「天哪！發生命案啦！」弦四郎拋掉了酒杯。他再也沒有心情想橫笛的事情了。

「阿竹兒！請你划快一些！」

「好的！」

載著弦四郎的船，掀起了一連串白色的波浪，穿過大小船的縫隙，好不容易靠近了豪華的頂篷船。

「不可能是小園姑娘！絕對不可能是小園姑娘！」

不知怎麼搞的？弦四郎一直在自言自語的重複著這一句話。

「殺了人啦！快點叫官差呀！」

狼狽的妓館女差使大叫了起來。但是，不斷被打上夜空的焰火湮沒了她的叫聲。

三

「噢……青江大爺！」

所幸被害者並非小園姑娘。弦四郎放下一顆心的同時，又恢復了平時的冷靜。那一艘頂篷船的舷兒，比起小舟來高出許多。弦四郎使用雙手攀住舷兒，一躍而上了頂篷船。

那時，四周的大小船兒，甚至舢板、竹筏子都靠了過來，在好奇心驅策之下，很多漢子不請自來，爭先恐後的爬上頂篷船。

「山市號」的賓客，幾乎都是錢莊的那一班傢伙。

因爲，這些傢伙在日常生活裏，操縱着金融市場，無論是在「柳橋」或「新吉原」（妓女户集中區），都被當成恩客看待。這些傢伙擅長於在花叢裏打滾，出手非常大方，揮金如土而面不改色，但是碰到殺人事件時，却驚慌萬分。他們驚嚇得語無倫次的說着：

「你們……別過來……千萬別，過來哦！」

甚至有人向攀上船舷的漢子投擲酒杯。

「快！快點去叫官差呀！快點去叫官差呀！」

「千萬別讓可疑的人進來呀！」

這些平日沈溺於酒色的傢伙，如今卻眼露畏懼之色，竟然把藝妓當成盾牌使用。藝妓們發出的尖叫，更進一步把他們推入恐怖的深淵。

「不要大驚小怪！靜下心來吧！」弦四郎叱喝一聲：「慌張起來的話，將使下手的人有機可乘。」

「是啊，大夥兒不要再大驚小怪了。」

人羣裏有一個人如此的附和。在那兒，弦四郎終於看到了舊知——山城屋甚兵衛的一張赤紅色面孔。

「青江大爺，您能即刻叫官差來嗎？您瞧，清香變成那樣……」

甚兵衛眨着眼睛，指了屍體。

「什麼？被殺的人是清香姑娘嗎？」

那個名叫清香的藝妓，俯在船板上面，完全不會動彈了。

她穿黑羅紗的背部，插着一支飛劍，它正發出微弱的光芒。

「她的心臟被刺穿了……」

弦四郎的語氣雖然很平靜，但是內心裏卻甚感驚訝。這個兇手的功夫一點也不含糊，飛劍連一寸也沒有偏斜，完全貫穿了心臟。

「到底是誰下的毒手呢？」

「我也不知道啊。」小城屋甚兵衛長嘆了一口氣說：「這艘船很大呀！而且河上到處都是看焰火的人……」

的確，弦四郎掉過頭瞧瞧時，河面上擠滿了大小不同的船兒，以及舢板、竹筏。

鑰匙店放焰火的船已經知道發生了命案，再也不搞那調調兒啦！只有玉器店的放焰火船，仍然在砰！砰！的放個沒完。

「清香姑娘到底做了什麼事情招人怨呢？」

「這個嘛……」

甚兵衛把一張陰沈的面孔擺到側面。

事實上，只要是「柳橋」的老主顧，誰都知道清香一向由甚兵衛所「照顧」。不過以甚兵衛的立場來說，這句話實在很難以出口，同時，他也忌諱涉及這個話題。

弦四郎苦笑。

「我有一點管過頭了。」他站起來說：「對不起——這件事情跟我完全沒關係。」

就在這個節骨眼裏，市衙門的公安人員把船划過來，叱罵着圍攏在那兒的船家們。

「喂！這艘船必需原封不動的充給衙門檢查。凡是所有在船上的人，必需等到調查完畢以後，才可下船。」

一個矮小的公安人員，瞥了一下奢侈的大菜盤子，說了幾句難聽的話。在何任場合之下，他們都會想到「賄賂」兩個字，這就是他們最叫人不敢領教的地方。

弦四郎瞥了驗屍的仵作小心的拔下飛劍，然後說：

「阿竹呀！咱們回去吧！」

「等一等！」公安人員對弦四郎說：「你還沒有解釋呢……」

「噢……您的意思是說我不能下船囉？」

「沒錯！你就留在此地，一直到調查完畢爲止。」

「我跟這件事沒有關係呀！」

「得啦！不管你是不是武士，既然身處謀殺案的現場，你就得留下來……算是您倒楣呀！」

「哪兒話，我才過來不久呢！」弦四郎跨過船舷說：

「我並不是有餘裕抱着藝妓，觀賞焰火的大爺。」

「不過，你也是在現場的人……」

「您不要再爲難好嗎？如果不相信的話，請您問那邊的大爺吧！在下是住在三味線堀的青江弦四郎，已經兩個多月不曾接觸到藝妓了。」

說到此地，弦四郎含情脈脈的瞧了小園姑娘一下。

小園姑娘一臉的畏縮，似乎有話要對四郎說。但是，弦四郎只微微一笑，就跳到小船上面。

「阿竹兒，如果咱們直接回去的話，就不會碰到這些麻煩的事啦！瞧！焰火似乎已經被放完啦……」

這件兇殺事件的波紋，似乎波及到大河邊一帶。因爲，兩岸的看台，以及橋上的羣衆，都不約向「山市號」注目。沒有月亮的夜空，突然出現了眨眼的星星，天上的銀河，看起來也就顯得格外的雪白了。

文化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大江户的夏天，以不吉祥的殺人事件掀開了序幕。

四

「你要找小園姑娘？」藝妓館的女跑腿歪斜着腦袋說：「剛才，她還陪着尾州老爺喝酒哩！」

「你是說尾張那個老小子嗎？尾張所放的焰火，跟他的大財閥身分不相稱嘛！」

「是嗎？正因爲昨夜發生了那種不幸的事，尾張老爺才放一些焰火消除晦氣呀！」

「哦！消除晦氣？放焰火？那太好啦！」

弦四郎苦笑了一陣子，透過竹簾子瞧了瞧夜空裏散落的花瓣。

接着昨夜的焰火，今宵由「御三家」（譯按·德川將軍直系三家的尊稱。即尾張、紀伊，以及水户）跟「御三卿」別苗頭。這以後，又有愛好焰火的諸侯以及大財閥，提出申請，再一決勝負。一直到八月二十八日爲止的三個月之內，都是所謂的「納涼許可期間」，不僅河裏的船兒舷對舷，放焰火，琴聲以及人聲雜陳，河邊的看台、小茅屋，都有悅人的節目表演，路旁賣西瓜、粉條，以及餡餅的攤子，更在努力的招徠客人。

「但願今宵没有冤死的人……」

「你呀！狗嘴吐不出象牙兒。別說不吉利的話兒啦！」

「哈哈哈……我是說，但願没有冤死的人。」

「如果每晚都發生情況的話，柳橋就會像熄掉的燈火一般，再也没有什麼賺頭啦！這件事，可不是開玩笑的！」

「我只是擔心一個人……」

「是小園姑娘對不？」女跑腿裝模作樣的說：「小園姑娘的身價可不便宜哦。依我看，我們得算你便宜一些。」

「妳不必强調這個。我只是想問妳，尾州的家丁是否動用了豪華的『山市號』？」

「哪兒話。爲了拔除晦氣，『山市號』必需停用三天。尾州大爺他們是動用了『兩國號』。」

「兩國號」只有四間房，加上一間厨房。比起「山市號」小多啦！

「我這就去瞧瞧。說不定她已經回來啦！」

「那就拜託妳啦！」弦四郎用一張紙包了少許碎銀子，交給女跑腿，並且對她說：

「尾州是好客人，妳就不要太爲難小園姑娘了。」

「您大爺真會替人着想。我就對小園姑娘美言幾句吧！說不定她也會賞我一些錢呢！」

「妳別弄錯啦！我可不是一擲千金的恩客。」

「比起腰纏萬貫的吝嗇鬼來，柳橋的姑娘們更喜歡一文不鳴的江戶男子。」

「喂……喂……那一句『一文不鳴』太難聽了吧！」

弦四郎雖然如此表示抗議，但是以銷金窟的「柳橋」來說，一年只有三百石俸祿的武士，的確是跟一文不鳴相差無幾。

想到此地，弦四郎又是一抹苦笑。

放焰火的砰砰聲，仍然在繼續的響着。此地是離河岸不遠的一家大餐館，隔着狹窄的庭園，可以聽到船櫓的聲音。

說實在的，以青江弦四郎的身分來說，在這種地方出入實在太吃力了一些。然而，爲了跟紅牌的小園姑娘談談，他只好如此做了。

從女跑腿嘴裏聽到了青江弦四郎的名字，小園姑娘立刻站了起來。

她剛從船上回到館子不久，有那麼一點兒醺醺然，如今又服侍了十多名恩客，使她的衣裳有些微的凌亂。幸虧除了她以外，現場還有幾個其他的藝妓。

有一個在船上時，屢次對她毛手毛脚的男子，眼看着她要走開，立刻追了上去：

「小園姑娘！妳別想開溜！」

「誰說人家要開溜啦？」

「既然如此，那就陪我喝個爛醉吧！」

「嘻嘻嘻……人家只能跟心上人喝個爛醉。」

「妳別開溜！」醉客追到房間外面，噘起他的大嘴兒，企圖把小園姑娘攬腰一抱，小園把他一推，他立刻四脚朝天。小園立刻走到走廊。

「喂！你這個藝妓！我已經把妳買下來了呢！」

「你別囂張好嗎？人家又不是鄉下的三等藝妓！」

「喂！妳不能開溜！」

「客倌您別忘了？此地是江戶的柳橋。柳橋的藝妓，可以憑自己的意願，決定爲客人服務的程度。」

說到此地，小園姑娘拉起衣角，奔出了走廊。

那個女跑腿可能是一廂情願的愛上弦四郎，或者是弦四郎給她的碎銀子發生了作用，所以，很耐心的撫慰追求小園的酒鬼說：「安井先生，您不要衝動呀！否則的話，焰火會哭出來呢！有話可以慢慢說呀！您先坐下來吧！」

五

奔到弦四郎房間前面的走廊時，小園急忙的拉平衣裳，以及撩起貼在臉孔上面的髮絲，即使走到房門口時，她仍然擔心衣着不整，又伸手摸了一下衣襟，以爲頸部的燕尾兒。

「——客人不放開妳，對不對？真抱歉，斷了妳的財路。」

「哪兒話，人家才不會在乎那種客人呢……」

「他們對妳似乎很熱心嘛！」

「哪兒話。你別提那些客人啦……」

「瞧！妳的衣帶鬆啦。」

小園頓時滿臉發燒，摸了一下衣帶。

「嘻嘻……騙妳的啦！」

「我說你呀……」

「乖乖……妳的髮簪快掉下來啦！」

小園姑娘一臉的不悅說：

「你以爲人家還會上當嗎？」

想不到，她的話兒才說完，銀簪就掉了下來。當小園感覺到弦四郎已察覺她的髮亂如麻時，頓時羞愧得無地自容。

「天哪！」

這一次，小園的面孔彷彿著了火一般，急忙遮蔽了她衣服的前面。

「哈哈，我說得沒錯吧！」

「討厭！你就是會幸災樂禍！」

「哈哈哈……提醒妳，又招妳怨，實在很划不來。」

「誰叫你……」

小園姑娘的聲調曾幾何時，已經變成了柔和溫婉，又帶着那麼一點兒的「難爲情」。不過，她感覺到昨夜封得緊緊的心扉，如今已經坦然的被打開了。整個人感到飄飄然，神采也開始飛揚了起來。

——你單獨一個人召人家嘛……

小園憶起了自己曾經如此的要求弦四郎，所以他今天就來了。想到這裏，她心中小鹿兒就猛撞不已，舉起酒杯的手，微微的在顫抖。

「人家好高興。」

「我不會干擾妳的工作嗎？」

「你不要再以那種口吻説話嘛！今宵你就一直留在此地吧……」

「我也很想那樣。」

「你這個捉狹鬼！」

「奈何，我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啊。」

「你又來啦！」小園以半幽怨半愛憐的眼光瞧看弦四郎説：「人家不會收你一個子兒的。」

小園姑娘放下膽子説了這句話。弦四郎很爽快的説：「真謝謝妳。」

——人家是説真心話，他以爲人家在説笑呢……

小園的內心在淌眼淚。

弦四郎却不考慮到小園的感受，很認真的説：

「關於昨夜那件事……如果妳有什麼感受的話，請告訴我好嗎？」

「感受？」

「例如，兇手的嫌疑者，或者是……」

「弦四郎先生，你到底什麼時候當了官差呀？」小園的聲音充滿了怨氣：「我不喜歡再提起那件事，雖然清香姐很可憐……」

「我跟清香姑娘也沒有啥關係呀！只是不曾聽説過，有人使用飛劍殺了藝妓。」

「就是嘛！……」

「會不會是單戀的結果，或者跟金錢有關係？」

「那是不可能的事。至少清香姐不可能那樣。」小園在不知不覺之間也被捲入謀殺的話題。她又説：「清江姐一直守着小甚先生，也就是山城屋的老板，她絕對不可能跟別人發生感情方面的糾紛。」

「那麼，會不會在金錢方面……」

「提起了金錢方面，清香大姐更是大好人一個。她的冤家多的是錢，所以嘛……從來就不曾有這方面的困擾。而且，她借出去的錢，從來就不想討回來。這種人怎會跟別人之間產生金錢糾紛呢？」

小園跟清香住的房子很近，兩人的感情一向很好。

——使用飛劍殺死了一個弱不禁風的藝妓……手段未免太殘酷了……。有道是「愛也深，恨也深」，看起來，不可能是女人幹的事情。而且，飛劍很準確的貫穿了心臟

……錯不了！兇手一定是男人。弦四郎如此的想着。

可能是想到昨夜淒慘的情景吧！小園使用衣袖遮起了她半邊的面孔。

「對了！小園姑娘……」

「別在那件事上兜圈子啦！你瞧！酒都涼啦！」

「不要去管酒了。那時……妳聽到笛聲嗎？」

六

「——笛聲嗎？」小園有一點兒驚訝的說：「噢……的確……人家也聽到了笛子的聲音，那是桔梗製成的笛子……」

「桔梗的笛子？」

「是啊。清香姐吹起了桔梗笛，誰都會聽得出神……」

——這件命案會跟謎般的笛聲有關連嗎？

——桔梗之笛……

弦四郎感到靈光一閃。

到目前爲止，連起碼的線索都沒有。如今，弦四郎產生了一種踏入清香生活圈子的

感覺。

「桔梗的笛子，到底是哪一種玩意兒？請告訴我好嗎？」

「你怎麼搞的嘛！爲何對笛子那麼操心呢？」

「或許是我弄錯啦……也可能没有什麼關連，可是我很在乎……」

「……」

「那把飛劍没啥了不起。只要稍具打鐵的心得，就可以輕易的製成。正因爲如此，想憑兇器逮捕殺人犯，將難上加難……。在這種情形之下，只好從清香姑娘身邊……」

「只憑笛子……就行嗎？可是……」

弦四郎出其不意的握了小園的手兒。

「噓，不要作聲！」

「哦？」

焰火的聲音仍然聽得見。

火藥炸裂的聲音，人們的歡呼聲，以及三弦琴的聲音，歌唱的聲音——在這種混淆的聲響下，夾雜着哀怨，抽泣似的笛聲——

「就是這種聲音！也就是昨夜的……」

「昨夜的？」

小園望著弦四郎反問時，正好瞧到弦四郎伸手取了座燈，火速的把它吹熄。

「危險！」

弦四郎喊了一聲，以閃電一般的速度把小園推倒。

「啪啦啦！」一塊石礫劃破了布簾子，飛了進來。

被弦四郎推倒的那一瞬間，小園的耳旁響起了「咻！」的異樣聲音。

昨夜，清香在船上彈奏三弦琴時，就是響起了這種異樣的聲音，以致在一瞬之間，就使她的身體硬直。

——啊！竟然是一把十方飛劍呢！

「啪！」一道焰火的閃光，使布簾子變成水底一般的青白色。在那一道閃光消失的瞬間，弦四郎來了一個急翻身問小園說：「妳没有受傷吧？妳還好吧？」他熱烘烘的氣息接觸到她的頸部。

「我……我没……事……」

小園的戰慄，一下子又變成了澎湃的熱血。

——你就一直保持這樣吧……

當弦四郎爲了確定小園是否安全，翻過身子時，她的官能受到了很大的刺激。

「你別走！」

小園緊抓着弦四郎的手被揮掉了！

這時，又有焰火上升。在一陣青白的光線裏，小園瞧到弦四郎走了出去。

「你不要走！太危險啦！」

「妳別跟着來！」

「弦四郎大爺，你現在別走呀！」

小園站起來時踩到自己的衣襬，脚步踉蹌了起來。

就在這時，弦四郎已經走到了窗外的走廊。他憑着布簾子破裂的方式，判斷了飛劍飛來的方向。他已經走過了庭園的樹叢。

在石垣外的神田川，仍舊跟昨夜一樣，大小的頂篷船、舢板以及竹筏等，都滿載着納涼客，出入於大河之間。

——笛子的主人到底是誰呢？

找到了。

那一艘四面都垂下簾子的頂篷船，正由戴著竹笠的船夫摇櫓，很巧妙的鑽過船隻的

間隙，逐漸的進入大河。

「就是那一艘船，絕對不能讓它溜掉！」

弦四郎一口氣跑到外面。路上有一些穿着麻布夏衣，以及浴衣的男女，一面瞧着天空裏的焰火，一面在納涼。

弦四郎只穿着布襪子一路奔跑。他跑過柳橋，沿着小路奔到兩國橋。他鑽過混雜的人羣，抵達橋欄杆時，那一艘頂篷船兒就要鑽到橋下了。

有如前面所述，在放焰火之夜，四面都垂下簾子的船兒並不多。因爲這種欲藏身的做法，在雜多的大小船兒裏面，將更爲顯眼的緣故。

當弦四郎眼瞧着那艘垂簾船兒筆直的下河時，因爲太高興而喊了一聲：

「好極了！」

對方好像不曾察覺到似的。既然是這樣的話，只要跟河岸平行着追踪，就可以逮捕到兇手了。

七

「喂！你這厮在幹什麼呀！」步伐不穩的男子，破口大罵說：「你這厮是否發狂

啦！在這種人多的地方，猶如一隻瘋狗似的東撞西闖，要不要老爺賞你幾記巴掌？」

「對不起您哪！我在趕路。」

「別尋開心啦！你是打哪兒來的野小子……」該男子拔出刀子，揮動了幾下，方才瞧清楚了弦四郎的臉。

「哇！不好啦！原來，您是青江大爺！」

「噢……你是衙門的大哥。」

此人乃是一名捕快，此地爲他的勢力範圍。往日他曾經是魚肉地方的惡棍，被弦四郎打垮了以後，竟然變成了一對好友。因爲，他想去邪歸正，想參加掃蕩惡勢力的行列，於是，弦四郎就介紹一位衙門的公安人員給他。此後，這個名叫武平的革心洗面者就把弦四郎當成恩人，每逢過年過節都忘不了給弦四郎請安。

「您到底怎麼啦？」

「這個嘛……說來話長啦……」弦四郎感到情況急迫，於是又說了一句：「明天，你來寒舍一趟。」就匆匆的奔過去了。

那一艘四方垂着簾子的船兒，一直搖到一座新橋的岸邊才停了下來。此地形成的一座村子，乃是公卿們的賞賜之地，有一個柵門，圍着特權階級的別墅。此地可說是大河

邊最寂靜的地方。

如果對方從河灘走進港市的話，再也不可能找到他了。

「一個大混蛋……」

雖然隔了一大段距離，弦四郎仍然很仔細的瞧了撥開簾子走出船兒的武士。在黑暗處的弦四郎，看到對方穿着一身白色的裝束，就連面孔上面也覆蓋着白布。由於他手中提的那一把刀看來很差勁，由此不難想像他的生活並不會好到那兒去。近來，有一些下級武士很喜歡裝腔作勢，在言行動作裏，很喜歡標榜自己的能幹。總而言之，對方的白色裝束給弦四郎很深刻的印象。

對方並不曉得弦四郎在跟踪他。故以悠然的步伐，穿梭於納涼的男女羣中。

然而，弦四郎却感到忿憤不已。

這廝不僅殺了清香姑娘，

——甚至企圖殺我跟小園姑娘！

——理由何在？

滿腔的憤怒叫弦四郎再也不能保持緘默。

從河岸經過一座橋邊第宅，通往港市的道路——也就是轉了四個彎以後，有一口叫

「修行僧井」的水井。據說，這口水井跟大河相通，滿潮時井水就會溢出來，一直到退潮時才會停止。正因爲如此，這條路永遠有如雨後的泥濘，使得路過的人，寧願繞路，而不願沾滿兩脚的泥濘。

當弦四郎的白布襪踏進泥濘時，他再也忍不住的叫嚷起來：「喂！等一等！」

戴着白頭巾的武士寧靜的回頭看看。

很明顯的，他已經顯露出了狼狽相。

「有件事情，非當面問你不可……」

弦四郎逼近了一步。

就在那麼一瞬之間，白頭巾的身影躍起了半天高。

「你別想開溜！」

弦四郎準備追趕時，疾風捲來一片石礫。

——啊！十方飛劍！

弦四郎敏捷的閃開身子。刷！一聲，飛劍插入他背後的白色牆壁。當弦四郎準備拔刀時，胸前又飛來第二把飛劍——接着第三把……第四把……。對方並沒有仔細的瞧背後，但是，每一次投出的飛劍都有驚人的命中率，它們趁着夜風，咻咻——地飛來。

那厮的功夫非常的好。弦四郎的內心甚感驚訝，不過，血氣方剛的他，還是奮不顧身的追着刺客。

一把飛劍掠過弦四郎的肩膀，另外一把則接觸到他的髮髻。

「喂！等一等！」

弦四郎一面飛奔一面拔刀子，看了這種情形，白頭巾跑得更爲快速了。

一旦進入港市的話，街屋之多，將有如櫛比鱗次，來來往往的人也多如過江之鯽。來到一排街屋的拐彎處時，那一道白頭巾的影子就不見了。

「咦？他到什麼地方去啦？」

弦四郎很失望的收了白刃，仔細的瞧瞧四方。

那是一條很狹窄的巷弄。幾乎都是年俸兩三百石的將士住宅，左右方都有圍牆，處處有着柵門。

「咦！那厮跳進什麼地方啦？或者已經跑到對面的道路？」

「看來，那厮一定長得又瘦又高。不管是以跳牆來說，或者奔起來彷佛疾風來說，皆非常人能夠做到的事情。」

「這位大爺，您怎麼啦？」

有一盏燈籠靠近。諒必有人向看守者通風報信。

「很可惜，賊兒被溜掉啦！」

弦四郎隨便的答腔。不過，他的眼睛立刻閃出了一道光芒。

燈籠不夠亮，不可能叫人看清楚地面的一切。只是很碰巧地，今宵最大的焰火被放開來，使得夜空綻開了五彩的大花球，再使數以百計的星星一瀉而下。花球的亂舞，恰有如大白天一般照亮了下界，使弦四郎看到了某種東西。

「咦？那是……」

弦四郎彎下腰把它撿起來。

原來，它是一支橫笛。

襲擊的影子

一

翌日，衙門的武平來訪，不過，弦四郎並沒有說很多的話。雖說他不再擁有官職，然而，武士畢竟是武士，他不好意思再扮演捕快的角色，否則的話，於公於私皆不利。

「衙門對殺害清香姑娘的兇手，是否已經有了線索？」

「一點眉目也沒有呢！」武平以並攏兩膝的姿勢，開始搖動他的腿兒說：「啥線索也抓不到呢！」

「是嗎？」

「大爺，你有什麼發現嗎？」

「唔……並沒有什麼大發現，倒是昨夜差點就沒命。」

「什麼！昨夜有人想殺害您？」

「如今，我還感到莫名奇妙呢……」

弦四郎簡單地說明了十方飛劍的事情。

「不管對方想暗算誰……小園跟我都沒有被殺的理由……」

「實在太囂張啦！可恨透頂！咱們就向上級稟報，早日把他逮捕歸案！」

「再等一會兒吧！我自有打算。而且，過度驚動大衆也不好。」

「可是，如果大爺身上發生萬一的話……」

「你把我看扁了，是不是？」

「在下不敢。大爺的劍法聞名遐邇呢！」

「那種三脚貓功夫嗎？」

「大爺，您就別說笑啦！其實啊，說得難聽一點，那種在黑暗裏拋出的石礫，就是著名的大俠也難以避開呢！」

「古人不是說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嗎？」

「大爺說得也是。不過，請您多多留意。一隻饑餓的老虎是很難纏的。」

「這個我懂。我是無所謂的。倒是有勞你保護小園姑娘了。」

如果那個白頭巾的目的是小園的話，他可能會再度展開襲擊。弦四郎從他那種瘦

削，發散着不祥氣氛的身子，感受到一種惡鬼似的蠻橫，以及殘忍。

待捕快武平回去以後，弦四郎取去了昨夜的笛子以及飛劍，仔細地展開調查。

那一把十方飛劍跟殺清香的劍一樣，磨得非常銳利。

橫笛上了一層黑漆，跟一般笛子並沒有什麼兩樣。它比雅樂的笛子稍爲小一些兒。雅樂（神樂）用的笛子通常都是一尺五寸長，而普通的笛子長度只有一尺三寸二分八厘。直徑、尾端都是四分。

整個的構造方面，並沒有值得懷疑的地方。指孔有七個。吹口也沒有什麼異樣。全體都塗抹黑漆，上面細雕着草花之類，弦四郎看了一下牌子。

「唔……是狗尾花？」

的確，細雕的花兒也是狗尾花。

平常對樂器並不感到興趣的弦四郎，也知道它並非那一帶姑娘家所玩弄的東西。

「可是，我也不敢斷定笛子並非那厮的所有物……」

這個世界上並非沒有「偶然」。白頭巾溜掉了。把它看成翻牆時弄丟了，是否太天真了一些呢？

弦四郎想起了他從草叢裏撿起笛子時的情形。那時，夜露已經沾濕了夏草。使笛子

稍爲冷涼的東西，是否爲夏草上面的露水呢？

想來又想去，弦四郎認爲把笛子看成白頭巾所丟掉的東西，也不致於太過離譜。

「好吧！我就以它爲線索，打聽那廝的底細吧！」

弦四郎似乎一刻也靜止不下來了。

那種嚇煞人的飛劍，一旦被射出來就會即刻叫人亡命。

「可是……」弦四郎又感到滿腹的狐疑。

「那廝所要致於死地的人，到底是小園？還是我呢？」

弦四郎不記得他在何處得罪了人。

小園也可能是這樣吧！

而且據小園所說，清香姑娘也在莫名其妙之下被殺害了。

弦四郎把狗尾花的笛子抱在懷裏，有如立下決心地站立起來。

二

「今兒個，我又去向官差大爺報備啦！」山城屋甚兵衞以沈鬱的表情說。

甚兵衞向官差表示，他可以負責一切的調查費用。

「清香姑娘是一名藝妓，就算有一、兩個相好的小白臉，也不值得大驚小怪。我雖然跟柳橋的藝妓搞七捻八，但是，我從來不過問她們感情方面的事情……」

甚兵衞如此說。

他告訴弦四郎，每個月大約到「桔梗」過三、四個夜晚。至於他不到「桔梗」的時期裏，他就不管她是否還有小白臉了。或許，大商人對感情方面很寬宏大量吧？

弦四郎並非官差，小甚大可不必對他說得那麼露骨。不過，小甚一直很歡迎弦四郎的拜訪，幾乎是無事不談。

「原諒我問一些不該提起的話。您今春已經做了六十大壽，想不到在那一方面都不輸給年輕人……」

不知不覺的進入「額外」的話題。

「我除了清香姑娘以外，還照料其他三名藝妓的生活。她們都對我如醉似痴哩！」

的確，小甚的身體很强健，看起來不像是花甲老翁。頭髮雖然白了一半，但是名利心之重，並不亞於壯年人。

「反正啊，她們又年輕又標緻，身邊有一、兩個小白臉又算什麼呢？我對她們一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她們也很精於打算盤，知道跟我分手對她們甚爲不利，所以嘛……

跟我見面時盡情的撒嬌，再難爲情的事兒也肯做。正因爲她們想把情夫藏起來，對我就特別的殷勤……」

說罷，甚兵衛張開大嘴笑出來。這時，他完全地顯露出了他年歲的沈着以及老練。

「我所以對您說這些話，無非是要請您爲清香報仇罷了。」

甚兵衛以沈痛的表情對弦四郎說：

「可是……我並不是官差呀！」

「……」

「我並非具有正義感的大俠之輩，一心一意要爲清香姑娘報仇，但是，對於飛到身上的火花，我又不得不把它揮掉。」

「什麼？連您大爺也被波及啦？」

「哪兒話，沒那麼嚴重……很可能是弄錯了……」弦四郎隨便敷衍的說：「據說，清香姑娘善於吹笛子？」

「您說什麼來着？」

「我是說橫笛。藝妓很少會吹奏這種笛子。據說，她的笛子吹得很好。」

「我想起來啦……」甚兵衛說：「她時常吹奏笛子。不過，我是一介與金錢爲伍的

商人，生平只喜歡床第間的調調兒。歌唱、舞蹈又不能賺進半文錢，才唱起來，我就感到不受用啦。」

「有那麼嚴重嗎？」

「是真的！我說的話句句屬實……」

「那是您鍾愛的女人之趣味呀！據說，自幼她就非常喜歡吹笛子。」

「好像是這樣。」

說着，甚兵衛拿起了菸草盤子，使用煙斗攪了一下煙灰碟子，眉間很明顯的現出了三條皺紋。

即使在他吐出紫色煙霧時，臉上的沈悶表情，依然沒有消失，由此不難想像，他似乎很不喜歡笛子。

「好吧！咱們就別再談笛子啦！不過在這以前，我想問您一句話。」

「您了底要知道一些什麼呀？」

「有道是極端厭惡的東西，反而會使人們的印象加深。清香姑娘被殺害時，您聽見奇妙的笛聲嗎？」

「您是說奇妙的笛聲……」

「您聽到了沒有？」

「唔……我並沒有聽到什麼……」

「是嗎？好吧……打擾您啦！真對不起。您最好也多多留意。」

「請別嚇唬我好嗎？」甚兵衛好不容易恢復了常態。他說：「我是一介生意人，生平最不喜歡被捲入是非裏面。如果對方要我的性命的話，我會用千兩黃金換回一條命。」

三

十方飛劍所帶來的恐怖，只要想一想，就會叫人產生一身的雞皮疙瘩。

小園姑娘不敢到藝妓館上班，差使她僱用的小姐兒到藝妓館說：「小園姐姐生病了，不能來……」

小園害怕異常，就連附近的澡堂也不敢去，一天到晚把自己關在家裏。衙門的武平在上午那一段時間內，負責保護小園姑娘，到了中午，就由他手下的仙次及龜三接班。

「哇！大爺回來啦！」龜三瞧見弦四郎進入巷道時，不覺叫了起來：「聽說，昨夜發生了一件很危險的事情？」

「可不是嗎！」弦四郎跑過來問：「小園姑娘沒事吧？」

「安啦！由我守着的時候，您可以放一百個心。因爲，彷彿猛虎添翅似的……」

「不如說，豆腐加上一桶水。」

「那不是全盤都完了嗎？哈哈……玩笑就開到此地爲止。」

「聽小園姐姐說，昨兒個夜晚發生了嚇煞人的事情？」

「實在太危險啦！」弦四郎笑笑說：「正因爲如虎添翅的龜三哥不在呀！所以嘛……差一點我倆就變成了鬼魂……」

「哇！把我說得太偉大啦！」

一瞧到弦四郎的面孔，小園出外迎接，幾乎要撲入他的懷裏。

「弦四郎大爺，人家怕死啦……」

「小園姑娘，妳放一百個心吧！」弦四郎很溫柔的說：「那廝要的人是我，並不是妳呀！只不過是擔心連累到妳，因此，我才拜託武平先來保護妳。妳不用擔心。」

「可是……人家……」

「而且，又有仙次小哥以及龜三保護着妳。」說着，弦四郎從懷裏取出狗尾花的笛子：「小園姑娘，妳吹吹這支笛子吧！」

「咦?那不就是清香姐的笛子嗎?」

「什麼?這是清香姑娘的……」

「是啊……它就是清香姐姐的……」

「妳仔細的瞧瞧，妳有沒有弄錯呀?」

一旦被追問，小園的記憶反而變得模糊了。她把笛子拿在手裏，看了一下狗尾花的圖案，然後再說：

「仔細一瞧，又好像不是清香姐的笛子。」

「牌子是『狗尾花』。清香姑娘的笛子也是『狗尾花』的牌子嗎?」

「噢……不是的!我記得是『桔梗』……」

「桔梗?桔梗不就是清香姑娘家的名稱嗎?」

「嗯，沒錯!她曾經告訴我，她家的名稱取自笛子……」

據說，清香姑娘的母親在港市教授三弦琴。自從牙牙學語時期，清香姑娘就手不離桔梗笛子。

「聽說，那支笛子是她父親的遺物……」

弦四郎把兩手交叉起來。

——相似的兩支笛子……

——狗尾花與桔梗……

從甚兵衞所說的話推測，清香似乎另有情夫。由此可判斷，她不可能跟別人有金錢方面的糾紛。

如此一來，會不會是兩支笛子之間，有着難以割斷的關係，以致把清香逼入死亡之境呢?想到此地，推理的線索，很自然的纏到『白頭巾』，叫人把他當成清香的情夫看待。

——不過……

弦四郎又重新整理思緒。

——既然是牙牙學語時所持的笛子，變成了事件的重心，那不就意味着跟痴情等的行爲無關嗎?

「弦四郎大爺……」小園以膽怯的眼神問：「你在哪兒取到這支狗尾花的笛子呢?」

「就在離此不很遠的地方。」

「會不會是……」

「會不會是什麼呢？」

小園尖叫了一聲，把那支笛子拋掉。

「叫人感到渾身不自在！」

「哈哈哈，它只不過是一支笛子罷了。白頭巾又不曾放下任何的詛咒。」

「白頭巾！」

弦四郎很後悔說溜了嘴。

「他是一個異想天開的傢伙，沒啥可怕的！下次膽敢造次的話，我就不放過他！」

「就是嘛！」仙次插了嘴：「小園姐，既然青江大爺如此保證，妳可以再度上船啦！」

「仙次！」

「在！」

「不！還是龜三比較合適。我能拜託你嗎？」

「當然可以呀！」龜三跳了起來：「啊！不好！我還沒問大爺要做什麼事情呢！」

龜三恰有如王八一樣，縮動他的頸子。雖然很滑稽，可是，小園却是無法笑出來。

四

「我說大爺啊，」仙次不服氣的說：「龜三能夠做的事情，我一定也能夠做到！」

因爲仙次稍長一些，因此內心感到不服氣。

「不過，我認爲這次的任務，派龜三比較合適。」

「就是嘛！我龜三只有一件事情辦不到，那就是從鼻孔吃麵。」

仙次長得高大魁偉，一雙手臂頗有蠻力。不過，他原本是一個更夫，生長於房州，乃是一個粗魯的人。龜三成長於深川，恰有如嘴巴先生下來一般，輕佻又喜歡耍嘴皮兒，雖然失敗的次數多，但是使用得當的話，仍然有很多的用處。

聽到了弦四郎的吩咐以後，龜三對仙次擠眉弄眼說：

「好吧！我就試試看。我說仙次兄啊，你就不要嫉妒啦！」

「嫉妒你的頭！你快點滾吧！」

龜三才走出去，武平就回來了。他說衙門裏的捕快們都交換過意見。最後還是認爲這件案子實在棘手。

「我也一直墜在五里霧中。不過，這並非跟我無關，在揭開那斷面目以前，實在很

難以高枕而眠。」

「爲了查出那種飛劍的由來，街市裏的所有打鐵匠幾乎都被問過話了。」

「那種程度的飛劍嘛……」弦四郎伸手到懷裏摸摸那些飛劍說：「只要懂得飛劍構造的人，想必都會自己動手製造。」

「哦？是這樣嗎？」

「只要鋼鐵的鍛鍊，重量方面，以及觸感方面，稍有一些差錯，就無法打造出那種飛劍。」

「……」

「就像那五把飛劍吧！不管重量、形狀及觸感都完全一樣。」

「大爺，您說五把？您說的是五把飛劍嗎？」

「是啊。那廝給了我五把飛劍。我說武平啊，你可不能對衙門的任何人提起哦。」

「大爺，這是爲什麼呢？」

「因爲，我想以自己的方式來辦這件事……」

約經過半個小時以後，龜三上氣不接下氣的跑回來。

「你的事兒都辦妥啦？」

「是啊。那只不過是小事一樁罷了。」

「在自誇前，你還是先向大爺報告吧！」

「你查到桔梗笛子了嗎？」

原來，弦四郎差遣龜三到一家樂器舖子——「桔梗屋」去借一把「桔梗」來瞧瞧。

「算是我倒了八輩子楣，我一進入『桔梗屋』，一個來自『內山』的半老徐娘攔住了我。她又頑固又不通融。因爲街市裏的樂器舖子都遭到翻查，她硬是不肯合作。看起來好似很害怕的樣子。」

「那麼，你如何處置這個問題呢？」

「到了一籌莫展的地步，我只好使出了絕招。以巴結的口吻對她說，我一向最鍾愛像她一般又胖又黑的徐娘。如果她有意的話，我願意跟她配成對……」

「真是沒藥可治的傢伙！」

「我說出了那些話以後，黑徐娘的盤子大面孔，立刻變成軟塌塌的一盤豆腐兒……」

「諒必她已經長出了渾身的雞皮疙瘩，對不？」

「仙次，你快點閉上臭嘴！好吧！我不再說廢話啦！言歸正傳。於是，我就虛情假

意的去握黑炭徐娘的手，打算親親她的大嘴兒……」

「於是，她狠狠咬了你一口，對不對？」

「不是啦！她噴出了一股大蒜的味道。我退倒了好幾步。生平我最恨大蒜以及鴨肉的味道……」

「你這個縮頭烏龜！我非揍你不可！差事沒辦好，又敢講大話！」仙次嚷叫了起來，開始去追打龜三。

於是，「桔梗笛子」就不了了之了！

在經過那一場清香被殺的騷動以後，人們才察覺到清香的「桔梗笛子」也跟着消失了。生前的清香姑娘非常重視「桔梗笛子」，一向把它放置於衣橱裏的小抽屜。如今却是憑空消失了。

清香姑娘無親無故。死後的喪葬事宜由山城屋甚兵衞安排。但是，他有一個喜歡吃乾醋的老婆，又是一個大商行的老闆，實在不便於頻頻出面。

「遺失的東西，只有一支笛子嗎？」

「是啊。最叫人感到納悶的一件事，乃是沒有宵小摸入的痕跡。」

「那麼，只有官差，以及小甚進入清香的房間囉？」

從笛子遺失的情況推測，爲了盜取笛子而殺清香的假定也可以成立。不過在那一夜，清香姑娘並沒有把笛子帶在身邊。如果目的在於笛子的話，大可不必殺害清香姑娘。

那麼，山城屋甚兵衞並不曾察覺到笛子的遺失？

從他對笛子表示深惡痛絕的樣子看來，或許在一開始，他就把笛子處理掉了。

「好歹，都謝謝你們的幫忙。」

弦四郎感到自己的一雙脚又踏入泥沼裏面。

——戴白頭巾的那厮，到底安着什麼心眼兒呢？

五

弦四郎雖然一直在告訴自己，不要太執着於笛子，但是他仍然認爲——笛子乃是拆穿白頭巾本來面目的唯一線索。

翌日，弦四郎到下谷的練塀小路，拜訪木谷孫左衞門。

孫左衞門幹着收賬部門的小主管。往昔曾經是弦四郎的上司。他的性情溫厚，做起事情來小心翼翼。恰好收賬部門的主管都不喜歡精明的性格。

像孫左衛門一樣，一輩子奉公守法，使每天的工作毫無失誤的人物，正是主管心目中極有價值的人。他一向被稱之爲「算盤似的男子」，並非只限於規規矩矩做事，一絲不苟而已。

或許是由於肉體方面的缺陷——性方面的不能，使他變成陰性而姑息的性格吧？一直到半百的今天仍然未娶。十五年前，他收養了一個女孩兒爲養女——萩乃。如今，萩乃已經長成標緻的小姐兒，附近一帶的人們都稱她爲「練塀小町」。她暗戀着弦四郎，逢到他因爲骨頭硬而「栽倒」時，她就不斷的說服父親，給弦四郎一臂之助。

受到了女兒萩乃的影響，孫左衛門舉出了對弦四郎有利的證言，因此，弦四郎只被貶到修路小組。如果運氣差的話，將畢生不能回到江户，只能留滯於甲府做低級的巡視人員。正因爲如此，弦四郎認爲孫左衛門是他的恩人，也就是唯一理會他的上級人員。

那時，孫左衛門剛從城裏回來。

萩乃對他說弦四郎來訪時，他有一點煩厭的皺皺眉頭，但是，他仍然對萩乃說：

「請他上來吧！」

孫左衛門走到客廳時，已經堆滿了歡迎的笑容。

「您來得真好。自從分別以來，我無時無刻不在惦念着你。然而如您所知，我忙亂

得一塌糊塗。想去拜訪您，但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哪兒話。在下受了您那麼大的恩惠，應該來給您請安才是。經您那麼說，在下會感在汗顏呢！」

「今兒個，您就從容的留下來吧！您好久不曾來啦！您就留下來嚐嚐萩乃燒的一手好菜吧！」

「那就太謝謝您啦！但是，在下有些事兒，不便久留。實不相瞞，在下的身邊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弦四郎就把經過一一的說給孫左衛門聽。

孫左衛門始終不發一語的在傾聽。待弦四郎說完話時，他默默無言的把冷茶一飲而盡。

「搞不好的話，可能會賠上一條命呢……」

「在下認爲，反正會遭受到襲擊，那就不妨主動的去找他。」

「你現在還持着那支笛子嗎？」

弦四郎拿出刻有狗尾花的笛子時，孫左衛門拿在手上仔細的瞧了一陣子，然後以斷然的口吻說：

「最好把它立刻毀掉！」

「什麼？毀掉？」

「我並不怎麼相信所謂的因緣，但是，我認爲這支笛子好像被詛咒過……」孫左衛門說這句話時，表情帶著恐怖，看起來不像是腦力勞動者：「就以刀劍做爲比喻，它似乎中了妖刀村正以及繁慶一般的詛咒。」

「……」

「刀劍的詛咒方面，由於刀匠在打造時，時時存着『快斬』『快斬』的心理，以致會打造出饑渴於血液的刀劍。有時，持刀者由於殺人無數，怨恨的幽魂會憑在刀劍上面，使它變成殺人刀……」

「但是，它是一支笛子啊。」

「我也不能說出所以然來……。你不是說過，一旦吹奏了那種笛子，就會招來殺氣。也就是你口中的白頭巾……」

對於年輕的弦四郎來說，怨恨的幽魂，以及詛咒等，實在叫他難以置信。

不過，在那個時代裏（一八〇四～一八一八），人們仍然相信鬼魂作祟以及狐狸附身。依據當時的記錄，一個殘殺主人夫婦的佣人，因爲被判斷爲狐狸附身，以致被免了

死罪，被送進淺草的病人堆裏。就是到了現在，在窮鄉僻壤裏，逢到一時性的分裂症，或者精神病，幾乎都全被當成鬼怪在作祟，而醫療的任務就落在女巫身上。

對於孫左衛門的提議，弦四郎很難以首肯。

「清香有過相同的桔梗笛子，這又跟怨恨、幽魂有什麼關係呢？」

「我不能知道得很透徹。」孫左衛門以不高興的聲調說：「我只是感覺它被詛咒過而已。它是不吉祥之物。你遲早又得回到收賬的職務。別人感到不吉祥的東西，你最好也別去搞它。」

「那麼，您就告訴我，如何處置這支笛子吧！」

「所以嘛……我才叫你把它處置掉。」

「如何處置它呢？」

「就把它扔掉算啦！」

「可是……」

「你不敢扔的話，就把它放在我這兒！我會叫修道人把它弄清淨。」

爲什麼要如此的小題大作呢？它只不過是一支笛子而已——。弦四郎如此想着。

六

那一夜，弦四郎又遭到襲擊。

不知到了幾點鐘？弦四郎突然睜開了眼睛。深更的黑暗籠罩着房間。在黑幕的對方，弦四郎聽到了呼吸聲。

——好像有人……

黑暗裏傳來了蚊子的細小聲音。

警戒心比較强的武士，就算是在溽暑的盛夏也不使用蚊帳。因爲，一旦蚊帳的四個吊繩被斬斷後，不管再如何的勇猛，四肢就無法自由活動。武士通常點蚊香睡覺。

弦四郎立刻想到——

——會不會是那厮？

他的腦海裏描寫出了白頭巾的模樣兒。如果對方投出十方飛劍的話，弦四郎老早就完蛋了。既然對方不投出飛劍，還猶豫什麼呢？弦四郎甚至連刀也不曾去拔呢！因爲些微的動作，都會使攻者有機可乘。

黑暗中的靜態，具有攻與守的雙重意味。刺客在襲擊睡覺中的武士時，總是會先踢

掉枕頭，再乘着那狼狽的瞬間行刺。這就是拿準了從靜到動的心身的間隙。

——會不會是白頭巾以外的人？

弦四郎豎起耳朵，企圖窺知潛匿於黑暗裏的歹徒動靜，一面又想着：

——那道黑影到底是誰啊？又是爲了什麼？

如果以刺殺爲因的話，根本就不必如此耗費時間啊？

那麼，他是爲笛子而來嗎？

這個男子在動笛子的腦筋？

弦四郎婉轉的拒絕孫左衞門的提議。他仍然把刻有狗尾花的笛子帶回來啦！

因爲它是唯一的證據，弦四郎不會輕易的把它脫手。只要他手中有這支笛子，白頭巾自然會現形。雖然很危險，但是也讓他充滿了期待。

——看來，那厮並非白頭巾！那麼，又會是誰呢？

雖然腦海裏如此思考著，弦四郎的呼吸聲並沒有改變。

弦四郎深信，對方仍然以爲他在打着鼾聲。精於忍術的人，就算在伸手不見五指的一片漆黑中，仍然能夠看出十多尺前方的絹絲。如果是睜着眼睛注意四周的話，一定會被對方發覺，所以嘛……弦四郎假裝睡得很沈。

那厮看了打鼾的弦四郎一陣子。或許他認為弦四郎已經睡著了吧？開始在無聲無息下接近枕頭旁。那支笛子包裹在方綢巾裏面，再放置於信匣子裏面。那道影子把手伸到了另外一個信匣子。

當黑影子的手指碰到信匣子時，突然地響起——

「哈哈哈……並不放在那兒……」的低聲冷笑。

很可能是嚇了一大跳，忍者的影子跳到斜後方。

弦四郎慢條斯理的起身，再說：

「你是想來取狗尾花的笛子嗎？」

「……」

「你不會是喜歡笛子的白頭巾吧？」

依然是無聲無息。

「來呀！笛子就在這兒！」

枕頭嘩！地飛到黑影子的膝蓋。

待黑影子分散注意力時，弦四郎的身體叭噠！一聲，飛到壁龕前面抓起了刀劍，隨着一陣——

「咻！」的聲音，刃風割裂了黑暗。

蜷伏的黑影子，反射地逃掉。他的身體有如貓兒一般輕盈。

「哼！我不會讓你逃掉的！」

紙門發出了淒厲的破碎聲音，那道黑影滾入了隔房。

弦四郎的刀朝黑影砍了過去。黑影又逃過了一劫。在第三次揮刀時，弦四郎發覺對方的手握着一把短刀。

不過，弦四郎再也沒有機會跟他交鋒了。很可能是在侵入屋內時打開的吧？走廊的一個木板套窗被打開了，「黑貓」就從那兒竄了出去。

那天是農曆的初一，庭園裏一片漆黑。雖然地方並不大，但是弦四郎種植了很多庭樹。凡是優異的忍者都會有效地利用遮蔽物。那一道黑影奔到漆黑的屋外後，立刻朝着弦四郎撒出一把「障眼塵」（以桐灰、炭灰及胡椒製成）。

黑影子在發愣的那一瞬間，跳入灌木叢裏面。弦四郎忍着刺鼻的氣味，一面使勁的揮動他手裏的刀。

他的刃尖三寸處有了反應。腰部被斬到的男子，向前猝倒。倒地以後，他又連續的二翻滾，三滾翻，接着逃到簷下的廊子。

武士家的廊子，通常都有一層牆壁隔着。這是爲了避免從地板下面被刺，同時也有防盜的作用。

不久以後，弦四郎就看出，那個男子並非在那兒尋求活路。

因爲他聽到了淒厲的呻吟聲——這也是弦四郎從該男子嘴裏聽到的，最初也是最後的聲音。

弦四郎看看那個男子靜止了下來，完全不動時，把他拖出來瞧瞧，原來他已經割喉自盡。諒必他感到逃生無路，所以選擇了自戕之路。

「不妙啦！」

弦四郎取來座燈一照之後，不覺地瞠目結舌。

該男子在割喉以前，使用一把小刀毀了自己的面貌。

弦四郎看了忍者悽慘的死相後，脫口而說：

「那些敵人頗不容易對付呢……」

想到了敵人組織的鞏固，爲了保密不惜毀容一死——雖然弄不清楚是個人？或者是集團？然而，其勢力必定很強大！弦四郎不覺嘆了一口氣。

初一的夜晚很昏暗，天空裏沒有星星的影子。或許是連日放焰火，惹惱了上天，雲

層很低，夜氣充滿了潮濕。

「明天可能會下雨。」

弦四郎的內心也感到沈悶。

愛戀之雨

一

果然有如弦四郎之料，天明時開始下雨。

今年的梅雨延遲了一段時間。隔鄰的花農大聲的談論著——這場雨很可能會掀開梅雨的序幕。弦四郎一面聽著，一面準備外出。

自從丟了差事以後，弦四郎就遣散了所有的佣人。他如此做，固然是經濟方面感到拮据，同時，他那種自虐的感情也發生了作用。

不景氣以及物價的高漲，使低層將軍的生活苦不堪言。不過，爲了將軍家的體面，又不能夠太寒酸，不顧體面，正因爲如此，佣人方面能省則省，幾乎所有的將軍家都苦哈哈的在過日子。

逢到節日時，將軍們必需登城祝賀時，他們都流行僱用一天的「手下」，以助長聲

勢。幕府也知道將軍們的這種做法，但是在財政方面始終無法改進，也只有默認的份兒啦！那時的執政者昏庸無能，以致萬民不聊生。

弦四郎撐著一把漂亮的紙傘，走過了下著毛毛雨的街頭，來到了出售笛子的店舖。

以當時的江户城來說，出售笛子的店舖並不多。

淺草以及花川户各有一間出售橫笛的店子，下谷車坂、湯島、飯田町中坂、赤坂各一間，過了芝大川的話，只在深川有一間，至於神田、日本橋的境界內則有三間——就如此罷了。

正因爲如此，笛子師傅的數目也不多。

「尋求笛子師傅，以及出售笛子的店舖並不是難事。」

弦四郎很有耐心的，一家挨一家的尋找。

他到車坂以及花川户時，都碰到猛搖頭的人們。

「最近哪！從事這種工作的人越來越少啦！」

聽了這些話，弦四郎就感到沒啥指望啦！

據說，清香姑娘在年幼時，手就不離桔梗之笛。由此推算，至少它是十四、五年前的製品。

聖天町的店子老闆也不知道，湯島的店子老闆則表示，他根本就想不起是否有過這種笛子。飯田町中坂的店舖掌櫃則說：

「那種笛子跟江户出品的笛子稍有不同。看起來，好像是上方（地名）一帶的工藝品……」

不過，神田連雀町的老笛子師傅却否定了這種說法：

「我年少還是學徒階段時，只有上方、京都流行上了漆以後再雕刻的笛子。一直到約二十年前，這種趣味方才傳入江户，而且，曾經流行一段時期。」

弦四郎再度到弁慶橋的店子拜訪時，另外的一個笛子師傅却否定了這種說法：

「我就是江户的笛子工匠啊。的確在那個時期裏，上方的製笛方式傳入了江户。但是，只要是年輕一輩的笛子師傅，絕對不會製造『上方式』的塗漆笛子。所以嘛！近些年來，根本就沒有人擁有那種笛子。」

——聽起來，好像非到「上方」走一趟不可似的。

失望之情填滿了弦四郎的心胸。

下雨的日子，很快的就會黑暗起來。雖然時刻還不算很晚，但是華燈已經初上。街頭的懸燈已經點上了火。

夜晚的雨聲，最容易引發沈鬱，以及感到寂寥。弦四郎感到又失望又疲勞，以辦事似的，無可奈何的脚步，在人形町一帶踽踽而行。

從銀座後街走過來的一個流浪武士，一看到了弦四郎，立刻慌張的折到三光新道，可惜，弦四郎並没有察覺到。因爲，對方處於幽暗的地方，而雜貨店的明亮燈光，却照出了弦四郎漂亮的面孔。

弦四郎在没有多大的指望下，走到了松島町的三竹堂，出示了刻有狗尾花的笛子。

「我知道它的來歷。」掌櫃如此說時，弦四郎興奮得一時說不出話來。

「它是一刀庄吉的作品。」掌櫃又說。

「什麼？一刀庄吉？」

「是啊。他生於上方。除了他以外，再也没有人在笛子上漆之後，再雕刻圖案。江户的人很奇妙，幾乎没有一個人喜歡這種笛子，訂貨的人少得可憐。」

弦四郎以急切的口吻說：

「您大爺知道一刀庄吉先生住在哪兒嗎？」

這個掌櫃對著弦四郎扭捏作態，彷彿是出賣男色的相公似的！他看到弦四郎焦急的模樣，很乾脆的回答他：

「他就住在後面呀！」

二

可能是雨夜所使然吧？弦四郎跟掌櫃幾乎是摸黑進入巷弄裏。在巷弄盡頭有低矮簡陋的房舍。附近的水溝裏飄出了潮水的味道，一刀庄吉就住在此地。

掌櫃拉開了卡啦卡啦的木板門兒，呼叫了一聲，黑暗的室內就有某種東西在移動。

「二、三天前他就感到不舒服，所以一直躺臥著。」掌櫃說。

弦四郎對掌櫃謝了一聲，就來到没有舖地板的房間。

一陣異臭刺激了他的鼻腔。一種腐敗的惡臭，深深地吃進了滿佈洞孔的天花板，以及剝落的牆壁。因爲吸滿了濕氣而鼓脹起來的榻榻米，由於老人掙扎著想起來打招呼，榻榻米又陷了下去。

「請隨便坐坐。」老人以手遮著無牙齒的嘴巴說：「地方太髒啦！實在不好意思……」

「您生病了嗎？不要勉强爬起來。您什麼地方不舒服呢？」

「也没有什麼特別的病痛。反正都這樣老了，毛病當然多嘍。」

他自嘲的笑笑。那是一種很黑暗的笑容。

老人從露出棉絮的被子裏爬了出來。他的身子佝僂著，乾乾瘦瘦，彷彿只有一把骨頭似的。一雙腿消瘦得好像要折斷的樣子。

是否長年的製造笛子，把他的身體摧殘成這種德行呢？實在叫人不忍卒睹。弦四郎在內心裏爲他感到悲哀。

據掌櫃透露，「一刀庄吉」這個怪名的來源如下——每逢這個老人看到適合於製造笛子的竹子時，他就會一刀把它砍下來。而且，不管他砍多少支竹子，一定是一尺三寸二分八厘的規定長度，不長也不短。逢到製造神樂笛時，他砍下的竹子都是一尺半。關於笛子的七個孔，六個孔，他不必有如其他工匠一般，使用尺去量，全部憑他的眼力，立刻便用錐子鑽孔，就連一分一厘也不差。

如果他肯製造江户人喜歡的那種笛子的話，他一定能夠生活得很富裕。誰知他卻毫不妥協，一直在製造乏人問津的「上方」笛子，以致晚景凄涼。

「在下……有一件事想請教您。」

眼瞧著庄吉嚐盡勞苦的身子，弦四郎雖然感到些微的不安，但是他仍然進入了本題。

「我是一個只懂得笛子的老頭，能夠幫得上忙嗎？」

「就是想請教您，有關您的笛子的事。」

弦四郎凝視著庄吉，有如看穿了他的心事一般，解開棉紗取出了笛子。

至少在看到它時，老笛師的表情充滿了懷念。他似乎透過狗尾花笛子，重新回到年輕的時代。因爲，他使用擦過眼屎的手，慎重其事的在衣袖上面抹抹，再懷念萬分的把笛子舉起來。

可能他的視力也退化了吧？他盡量使笛子靠近燻黑的座燈，憑著一束燈芯微弱的光線，依戀萬分的望著那支笛子。

「庄吉先生，這支笛子是您的作品嗎？」

「嗯……確實是我的作品。約在十五年前，有一位客倌訂製這種笛子。」

「那一位客倌是誰呢？」

「噢……這個嘛……」

庄吉慎重其事的把笛子包好。

「到底是誰呀？」弦四郎把膝蓋向前挪：「請告訴我好嗎？到底是誰訂製的呢？」

「……」

「如果您忘了對方的名字，告訴我地址也行。甚至大約地說出他的身分也可以。您就努力的想想看吧……」

「我怎會忘懷呢……」

「您還記得嗎？謝天謝地，那就快告訴我吧！」

「我不能告訴您。」

「你說什麼？」弦四郎彷彿腦門被敲打了一記似的，愕然一驚：「剛才，你說什麼來著？」

「我說，不能告訴您。」

老人抽吸了一陣子鼻水。他把手伸入衣襟裏面，不停的在搔扒胸部一帶。看起來，彷彿是一隻老猴子。他自言自語的說：

「我現在仍然記得很清楚，可是，我就是不能告訴您……因爲，我已經答應了人家……」

「……」

「那一位客倌給我很多工錢。那時他一再的叮嚀我，絕對不能告訴任何人。我既然答應了他，當然就不能告訴您。」

「可是，那已經是十五年前的事情了呀！」

「就是經過了一百年仍然不變呀！男人的諾言，就是死了也不會背棄。」

到此，弦四郎感到束手無策啦！這位老人家已經是風前的殘燭，不知道還能夠活多久？他那種倔强脾氣，就是把他帶到衙門拷問，他也不可能說出來。

「您的居心甚好。」弦四郎寧靜的說：「不過，現在那支笛子已經左右到某人的生死。」

「……」

「我會給您一筆錢。」

「我不要收取任何人的錢。」

「噢……實在對不起。事實上，我有很正當的理由。」

弦四郎考慮把清香姑娘的死，以及白頭巾的事情全部說出來。然而，就算說了出來，這位老人的心會動搖嗎？

這位老人以「一刀庄吉」的美名，畢生以製造笛子爲傲。但是涉及他人生死的問題，他大可不必去管呀！

老人好像以坐姿爲苦。因爲，他開始利用一雙手貼在榻榻米上面。

「我庄吉絕不會背棄諾言！」

「……」

「請您原諒……我不能……我不能背棄諾言……」

三

弦四郎悄然地走到外面。雨勢轉小了，不過看起來，並沒有放晴的跡象。當弦四郎準備走出巷弄時，本能的閃了一下身子。

因爲，有一陣「咻」的飛箭聲音襲擊了他。弦四郎在閃過身子的一刹那，本能的把紙傘垂低，如此一來，一支飛箭貫穿了他的紙傘。

那絕對不是流箭，乃是確確實實的狙擊。對方瞧到了第一箭未射中時，立刻發出第二支箭，弦四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使用摺合的紙傘把它打下來。在一瞬間就飛來的第三支箭，却是穿過了弦四郎舞動的衣袖。

弦四郎的左腕感到些微的疼痛。他惱火啦！抛下紙傘，猛然的展開反擊。

對面有一間射擊場。剛才的三支箭就是從那兒飛來。

那個抛棄弓箭，落荒而逃的男子，弦四郎根本就不認識。看起來，彷彿是在野的閑

武士似的。或許是爲了奔跑得快速一些，他脫掉了脚上的草屐。

那是夏天的夜晚。雖然天下著雨，行人比較稀少，但是店舖還大開著，尤其是理髮店更是塞滿了年輕人。

射箭場也有客人。一些在吃射箭場女服務生豆腐的客人，根本就不理會野武士一般的男子進場。女服務生也怱怱瞥他一下就算了。射箭場的牆上列有三排真正的箭。當野武士在迅雷不及掩耳之間射了三支箭時，女服務生方才尖叫了起來。

弦四郎一邊奔跑，一邊耐著拔刀的衝動。

——我可不能斬那廝呢！真不服氣！

如果他像昨夜的小廝死去的話，那就太划不來了！弦四郎也不敢冒然的抛出腰間的短刀。追到港市邊緣時，弦四郎大聲喊叫了起來。野武士一慌之下，踏進了泥濘。

野武士虛假的做了一個抛飛劍的手勢，因爲一直被猛追，內心產生焦躁感，以致陷入泥濘而滑倒。

「你就殺了我吧！」

弦四郎使用刀鞘上的帶子，牢牢的把野武士的手綁在背後。

「我不會斬你！」弦四郎卑夷的笑笑說：「我又不像你們做殺人的生意！」

對方具有一副頰骨高聳的陰險相貌。他扭曲著面孔說：

「你快點斬呀！我不願承受被綁的羞恥！」

「哦？算你有種。」

當一羣來瞧熱鬧的好事者集攏過來時，野武士坐在一片泥濘裏，大聲叫嚷著說：

「快斬呀！快呀！快下手呀！」

「你別再叫囂啦！我又不是淺右衛門。你站起來吧！」

「你斬吧！拜託，你就斬了我吧！」

怒吼已經變成了悽楚的慘叫，野武士似乎在哭泣。看樣子，他並非單純受不了丟人現眼。

——難道，他在害怕某一個人？

就在這個節骨眼裏，更夫撥開了人羣說：

「您抓到了偷兒嗎？」

「噢……你就是以前的……」

原來，他就是弦四郎差一點就抓到白頭巾，那時碰到的更夫。

到了這個地步，弦四郎才察覺到自己來到了「修行僧井」的附近。

就在那一瞬間，他透過了羣衆哇啦哇啦嚷叫的聲浪，再度聽到了那種幽怨、悱惻的笛聲。

弦四郎呆若木雞的站立著。他不期然的伸手到懷裏。他把狗尾花圖案的笛子藏在那兒。

「咦？難道是我聽錯了嗎？」

會不會是另外一個人在吹奏呢？然而，弦四郎的耳朵却在叫嚷著：

「錯不了啦！就是那個笛聲！」

會不會是來到了有「因緣」的地方，才會產生那種感覺呢？然而，當他想起了清香姑娘家的笛子無端消失時，弦四郎立刻推翻了這種疑惑。

「一定是那厮没錯！」

弦四郎不覺脱口喊了出來。

「咦？」更夫没有聽清楚，問道：「您說什麼來著？」

「拜託您，暫時看管著這厮吧！」

四

笛聲隱隱地乘著潮風傳過來。

弦四郎從一座橋邊第宅的門前，狂奔到大河邊——也就是朝著前日追趕白頭巾的反方向跑過去。

下雨的大河已經黑暗下來啦！今天本來輪到水户或者田安家放焰火，但是由於下著雨而取消了。不過，河面上仍然有一些頂篷船依戀的來來去去。

再怎麼風雅的人，也不會坐著舢板淋雨，吹奏笛子吧！

「吹笛的王八蛋呢？他在哪兒啊……」

迴腸盪氣的笛聲，很清晰的透過霏霏細雨，傳入弦四郎的耳朵裏。它有如吹拂枯草的晚秋之風，嗚嗚的在慟哭。

弦四郎以前，好似在某處聽過這支曲子。

其實在第一次的河上納涼之夜，他就有過這般感覺。

「噢……原來是從那艘頂篷船傳過來的……」

那是有三個榻榻米的房間，又加上紙門的頂篷船，也就是俗世所謂的「鴛鴦船

兒」。很適合於商賈跟藝妓幽會，以及官爺夫人偷漢子之用。

弦四郎瞧到河岸停著一艘小船，就擅自跳上船板急切的搖動船櫓。

頂篷船的撐夫並沒有察覺到有人在跟踪，悠悠然的向著上游搖動船櫓。如泣如訴的笛聲，叫划動船櫓的人兒，內心充滿了難以言宣的哀傷。

「你逃不了啦！這一次的勝利者是我。」

弦四郎的內心充滿了期待，一顆心直猛撞。他已經知道了敵方有多大的能耐。不過，他也很瞭解自己，儘管笛子的聲音使他如醉如痴，但是，他仍然可以及時的拔劍。

戴著一頂圓形竹笠，身穿蓑衣的撐夫，並沒有察覺到弦四郎靠近。一直到他貼近頂篷船，撐夫方掉過頭瞧了瞧。

在撐夫開口以前，弦四郎已經跳到頂篷船上面。他用一隻手打開紙門，飛快的躍進去。

——白頭巾一定在裏面……

想到了十方飛劍，弦四郎頓時感到緊張，但是很快的就鬆弛下來啦……

眼前的一切，叫他大感意外！

「咦？怎麼會是妳呢？萩乃？」

原來，對方是孫左衛門的女兒——萩乃。

她那一雙翦翦雙瞳，異常的清澈。

「想不到是妳。」

弦四郎在隔了一段時間後，方才完全的清醒過來。

「弦四郎大爺，您到底怎麼啦？」

「我……」

「你怎會挑這種時刻惡作劇呢？真是壞透啦……」

萩乃的視線含著隱隱的幽怨。

會不會是不曾預期的邂逅，使萩乃萌出了喜悅以及古怪的感覺，而滔滔的跟弦四郎攀談起來呢？

她倆是第一次，如此暢快的交談。

以當時的武家社會來說，方才見過四、五次面的女人，實在很難以捉摸到她的性格。

——這個女孩到底是？

弦四郎內心的懸疑一直無法解開。疑惑之情，有如亂麻，在他的心裏蠕動個不已。

女人凝視著弦四郎的眼睛，分明蕩漾著情意。以武士家的女孩來說，這已經算是很大膽的煽情行爲了。

萩乃從來不曾在養父——孫左衛門面前，以這種撒嬌似的聲調說話。她坐著，彷彿有些難爲情似的，使用長長的衣袖遮著嘴唇。她的姿態艷麗，撩人綺思。

——這個女孩怎會！

弦四郎的疑惑，碰到了靦腆的處女情懷，幾乎叫他陷入混沌不清的境界。

一個女孩離開拘束的武士之家，悄悄搭船進入雨夜的大河，又是那種鴛鴦船……

條件都齊全了。以全副感情吹奏笛子的女人，在自己招來的氣氛裏面，到底會醞釀出什麼事情呢？

不過以這種場合來說，弦四郎並沒有心情沈溺於妖冶的情感。

「萩乃小姐，」弦四郎以歉然的口吻說：「對於我冒昧的行爲，我謹此向妳賠罪。不過，我並非懷著輕佻的心情到此地。」

「……」

「事實上，我有一件事情想請教妳。」

「那麼，你就說吧……」

到此，萩乃方才收斂了她的表情。或許，所謂養女的境遇發生作用了吧？一旦正襟危坐了起來，端正的眼鼻就罩上了一層寂寞的影子。她的表情顯露出了武家的要強，以及不知社會險惡的弱點。

弦四郎看著萩乃的翦翦雙瞳說：

「我就是指妳吹奏的笛子。」

五

那時，萩乃臉上浮現的表情，只是單純的疑惑罷了。

「笛子？」

說著，她瞧了自己手上的笛子。

原來，弦四郎的耳朵並沒有幻聽的毛病，更非引起了錯覺。

——那是完全相同的笛子……

——也是相同的曲子……

只不過是吹奏的人不同罷了。黑漆的橫笛，與一目就能夠了然的狗尾花雕刻，根本就完全一樣嘛！

「那支笛子是誰的東西？」

「誰的東西？當然是我的東西呀！」

「也就是你萩乃小姐之物？」

「嗯……」

看起來，她並不像在撒謊。

「妳帶著它多久啦？」

「很久以前，很久很久以前，在幼小時我就帶著它了。」

說到此地，萩乃的表情變成了稚子一般。她的翦翦雙瞳閃出光芒，在半空中描出了小女孩的身態。

「妳是說很早以前？」

「嗯……幾乎生下來以後，我就擁有它了。」

「讓我瞧瞧好嗎？」

萩乃毫不遲疑的，甚至有些高興的把笛子交給弦四郎。

「你瞧！它是一支好笛子呢！牌名是『萩』……噢……也就是萩乃之『萩』。」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

對於偶然的符合，弦四郎頓時啞然無言。

那支笛子跟「狗尾花的笛子」完全一樣。只是在圖案方面，換成秋野的萩花而已，牌名也取爲「萩」。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難道有人想愚弄我嗎？說是偶然的話，未免太符合了。

——狗尾花、桔梗、萩……

弦四郎聽到了笛音，就會不期然的想起白頭巾，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因爲，它們都是一刀庄吉的作品，音色當然就相同啦。

「剛才，妳吹奏的曲子，叫什麼名字呢？」

「據說嘛……好像是叫……『野風之曲』。」

弦四郎歪斜著腦袋。

「以前，彷彿在那兒聽過似的。」

「那是想當然耳的事情，」翦翦雙瞳頓時活轉了過來說：「記得有一次，您跟家父在交談時，人家曾經吹奏過這支曲子。」

弦四郎終於想起來啦！萩乃說得不錯。弦四郎第二次拜訪孫左衛門時，他曾聽到了

吹奏笛子的聲音。不過，他很快就忘懷了。

「如此說來……」

「嗯？你是說？」

對於萩乃誠懇的問話，弦四郎差一點就說出了白頭巾的事情。但是，他却把它再度吞回去了。

當弦四郎將下船時，很熱心的對萩乃說：

「或許，有一天我會去拜訪妳。請妳教我吹奏『野風之曲』。」

弦四郎之所以說這句話，一半是爲了博得萩乃的歡心，一半是他真的對『野風之曲』感到興趣之故。

雨幾乎停下來了。弦四郎滿懷新的疑問，走到「修行僧井」的更夫寮時，更夫青白著一張臉跑過來說：

「不好啦！大爺不好啦！」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啦？」

「咱們三個人一直在看守他，始終不曾懈怠過。」

除了這三個人以外，還有幾個看熱鬧的人。就在衆人環視之下，野武士被殺害了。

「他死了嗎？」

「是啊。已經沒有救了。想不到在一瞬之間就……」

屍體仍然不曾移動。弦四郎一瞧以後，再也沒有責問更夫的念頭了。

——又是白頭巾幹的好事……

那一種十方飛劍，不偏不斜地，刺入野武士的心臟。

——這已經是第二個犧牲者了……

爲了保住秘密，白頭巾很殘忍的把手下弄死。

接到報告的衙門官差，很迅速的趕了過來。驗屍的仵作就是上一次河上納涼會時的那一位。

「青江大爺，」衙門的武平拉著弦四郎的衣袖問：「是白頭巾嗎？」

「白頭巾？」

定時在管轄内巡視的公安人員——篠田伴内，以他那一雙咄咄逼人的眼睛看著武平，以及弦四郎。

「我說青江啊！爲了打發無聊時間，你可以找找下手的人，但是，請你不要攪亂我們探索的目標。」

「您說得太嚴重了，我根本就沒存那種心。」

「如果我惹惱了你，你就原諒我吧！我的意思是說，希望你多多協助衙門。」

弦四郎不想再爭辯下去。因爲，他感覺到這位朋友也帶著官差特有的習氣。

「我青江弦四郎並沒有時間多管閑事。我只不過在揮掉飛到身上的火花罷了！」

「所以嘛……」

「如果您有什麼吩咐的話，你就到寒舍來罷！今晚就此告別啦！」

走了一段距離以後，武平追過來問：

「青江大爺，事情不好辦啦！」

「什麼事情不好辦啦？」

「篠田大爺說話的口氣，實在叫人受不了。他抓不到兇手就惱羞成怒了。」

「他還不是想立一點功勞？而我呢？却是生命飽受威脅。」

「本來就是這樣嘛！」

「好吧！你不必管那麼多啦！你只要保護小園就得了！」

「關於這一點嘛……您大爺儘管放心好啦！不管是鬼，還是妖蛇，我都不會讓他觸及小園姑娘的手指。」

跟武平分手的弦四郎回到了松島町。他再度去拜訪一刀庄吉。

染血的屏風

一

在狗尾花、桔梗以及萩（胡枝子）的三支花笛之謎未被解開以前，魔手却改變了戰法，殘酷的展開了襲擊。

過度相信武平的保證，實在太輕率了一些。小園姑娘被抓走了。

「什麼！小園姑娘被抓走啦！」

弦四郎卡叭地爬了起來。

前來報告的龜三，再也沒有了平時的滑稽舉止，他有如一把枯乾的青菜，哭喪着臉說：

「大爺，我可沒有睡覺哦！我看守了三天三夜，一直沒有休息哩！我是說真格的。」

仙次也把他龐大的身子「縮水」，畏畏縮縮的說：

「可不是嗎？咱們根本就不曾閤過眼咧！反正啊，咱們又不能進入小園姑娘的房間看守，所以嘛……哥兒倆只好……」

「哥兒倆幹些什麼呀！」武平咆哮着說：「灌黃湯，下棋消遣對嗎？」

「武大爺，您全部說對啦！」

小園姑娘在不知不覺間消失。寢室裏的蚊帳兩個吊繩被斬掉了。然而，始終不曾聽到尖叫，也不曾聽到移動任何東西的聲響。枕頭滾到很遠的一邊，這表示小園姑娘曾經奮力的抵抗。

燈座上面寫着黑黑的幾個字——

「我抓走了『一支』藝妓，以替代狗尾花之笛。白狐。」

「白狐是誰呀？」

「嗯！一定是那廝！錯不了！」

弦四郎的腦海裏閃出了白頭巾瘦削的身影。

好一個殘忍的殺人魔鬼。一旦認爲手下没有利用的價值，立刻予以殺人滅口。

「青江大爺，小園姑娘會不會……」

「很危險呢！那廝什麼事都幹得出來。爲了達到目的，他是不計任何手段的！」

小園只穿着睡衣就被帶走了。叫人納罕的是，後門也從裏面下了鎖，完全沒有異常。

不過，廚房採光用的天窗被打開了。

「難道那廝是由天窗出入？」捕快武平實在想不通。那麼高的窗口，又帶着一個女人，如何能夠爬上去呢？不管再如何的孔武有力，想抱着女人毫無聲響的跳出天窗，實在是叫人匪夷所思的一件事。

「一般人很難以做到這種地步。」

「是嗎？」

「如果是那廝的話，不過……」

武平一夥人不曾看過白頭巾。

弦四郎感到那一副彌漫着妖氣的瘦軀，有着超乎常人的力氣。

「嗯……白狐……」弦四郎低吟了一聲：「我絕對不會輸給你！我一定要把小園姑娘救出來！」

說罷，弦四郎又朝着松島町走去。

——哼……我倒要看看白狐有多大的能耐。我要先下手爲强……

弦四郎不曉得敵方的人數，很可能是一個組織。

如今的弦四郎，在行住坐臥方面，一刻都不敢掉以輕心，唯恐他們會出人不意的展開襲擊。

從一刀庄吉那兒歸來的弦四郎，瞧了房間一眼就叫了起來：

「一定是那廝！」

如果說有着白狐的氣味——那可能是太敏感了一些，不過，確實有一些痕跡。

這只是弦四郎的直覺罷了。雖然沒有一處被翻遍，不過，白狐的手似乎到處都摸過——紫檀的裝飾橱架，板窗架子，掛軸的桐箱，文具盆兒，匾額都照常擺著，沒有一絲紊亂的樣子，很可能是弦四郎不在的時間內，他把一切都回歸本位了。

有一個證據，可以十足的證明弦四郎的推測並非妄想，因爲小桌上面壓着一封信。

弦四郎把信封翻過來，背面赫然出現兩個字——

「白狐」。

也是以前那種筆跡。

「好哇！那廝已經來啦！」

這分明是在挑戰。文面很簡單扼要。——

「如果你要救小園的話，明兒戌時，帶着狗尾花之笛到待乳山。我等着你」。

讀完信的弦四郎，面頰上出現了淡然的笑容。

二

待乳山也就是真土山。乃是在今户橋前面的那座山丘。在高聳的山頂有一座聖天宮。山丘下面的池中島有一座弁財天的祠堂，有很多婦女前往參拜。

背後的聖天町形成一條很熱鬧的市街，幾乎清一色的居住着藝妓，搭船來此地的人，幾乎都必需在此地投宿。此地距離猿若町的戲園子街又很近。在柳橋玩膩的男人，紛紛改到山谷堀與深川尋樂子，所以一年比一年更爲興盛。

四日這一天，在白天就下了些微的雨。田安家開始放焰火。地點在鑰匙店，到了下午八點就全部放完了。

如果是在晴天，白天可以眺望遠方的市川國府台。到了天色黑暗不久以後，觀看焰火的男女，夾雜着藝妓，一羣又一羣的下山，山頂上只有稀稀落落的幾個人。弦四郎就在正殿，靜待着白狐的來臨。

彌漫着淺草寺鐘聲餘韻的夜空，有零零碎碎的小型焰火上升。或許是空氣潮濕的緣故吧？那種砰！砰！的聲音，好像是從很遠的地方傳來似的。

——白狐，你就要現形了……

這廝的手段夠卑劣，飛劍隨時都可能飛來。弦四郎的眼睛一直在掃視四周。

嘩啦嘩啦……雨又開始下了起來。好似在等着焰火放完似的，夜空又開始哭泣了。

稀稀落落的人都回去時，反而響起了拐杖敲打石階的聲音，原來有人上山。

原來是一個按摩師。他登到了本殿前面時，彷彿是在嗅東西似的抽動鼻子。

「請問，此地有任何人在嗎？」

盲者叫了起來。弦四郎一語不發，凝視著按摩師的眼睛。

——他是真的盲人嗎？

忍者七法出的秘卷「正忍記」，非常詳細的寫着一些僞裝成瞎眼的伎倆。

其中有一種叫「魚鱗之眼」，也就是使用魚鱗夾在上下眼皮之間。弦四郎借着本殿旁常夜燈幽暗的光線，用心的判斷那一雙瞎眼的真僞。

「請問您……」

是否他憑眼睛瞧到呢？或者盲者特有的感應所使然？那按摩師利用拐杖向前敲着平

步，稍爲接近弦四郎。

「……」

「恕我冒昧……」

「……」

「您是武士青江大爺嗎？」

「嗯，我就是青江。」弦四郎仍然凝眸瞧着對方：「在下就是青江，您是？」

「我叫梅之市。就是山下藝妓很疼愛的按摩……」

「我懂了，」弦四郎打斷了花街按摩郎的話說：「您找我有什麼貴幹？」

「嘿……嘿……有一個人叫我把這個交給你。」

看來他並非在撒謊。或許，在平常的日子裏，這個按摩師說一些猥褻的小故事歡娛那些藝妓吧？他的一張薄薄的紅嘴兒，以及蒼白的面孔予人一種乾淨的感覺。

弦四郎給按摩師一些賞錢，撕開了信封。

「白狐」兩個字進入他的眼簾。

「你不在家時，我就去取狗尾花之笛。」

「果然不出我所料！」

白狐是夠狡黠的。他認爲弦四郎不會帶着狗尾花之笛上山。

於是，他把弦四郎騙出來，再趁着他不在家時行竊。

弦四郎嗤之以鼻：

「狡猾的白狐，你別想憑着半吊子的才智，企圖從我弦四郎的手裏搶過笛子！」

真的笛子正在弦四郎的懷裏。弦四郎將計就計，把一支假的笛子放在家裏。

弦四郎飛奔的下待乳山，叫了一部轎子。

「請快點到松島町！我有急事！」

拿到贋品之後，白狐在盛怒之餘，很可能使出兩種毒招——

其一是針對小園姑娘出氣。

其二是在一刀庄吉身上洩恨。

不過對白狐來說，小園姑娘是很好的「獵物」，他不可能隨便的殺她。既然是如此的話，他的目標很可能會移到一刀庄吉。

弦四郎的推理完全正確。

「庄吉！」

剛走到門口時，弦四郎就感到愕然！因爲他嗅到了血液的味道。在潮濕的夜氣裏點

了燈以後，弦四郎發現庄吉老人俯在床上。

他的心臟背後插着一把十方飛劍！

手法就跟最初犧牲者的清香一模一樣。可憐的老人早已停止了呼吸。

「咦？那是……」

弦四郎不知瞧到了什麼東西？眼睛爲之一亮！

三

那是折成兩半的枕頭屏風。

庄吉老人的身子伸出被褥，有如蓋在屏風上面死去。很可能是因爲中了飛劍，痛苦地掙扎，才弄倒了屏風。

庄吉老人的房間很髒，幾乎沒有任何的擺設。唯有一個金色的屏風發出慘淡的光輝。這個屏風很老舊，到處都有破洞。它的底色爲金黃，上面使用淺淡的顏色描着草花。

最叫弦四郎感到疑問的是，貼在屏風上面的幾張彩色紙，有一張被庄吉老人撕破了。

看起來，並非由於痛苦才撕下那張彩色紙。因爲它上面寫着一首和歌（日本詩）。

「這是……」

如果別人看到它的話，根本就不會感到驚訝，因爲，它的內容是——

「萩花（胡枝子花）、狗尾花、葛花、瞿麥花、女蘿花、藤葉鞘花、牽牛花——憶良。」

山上憶良也者，乃是奈良朝前的詩人。他以遣唐少錄的身分遠渡中國，在那兒吸收中國文化。

上面的那句詩歌，乃是在吟詠秋季的七種草花，對弦四郎來說，這可能是庄吉老人在表示他最後的意思。

「他到底想說些什麼呢？」

也許，跟庄吉老人拒絕回答他的秘密有關。

十五年前的諾言——老人在殘忍的兇刀前斷氣之前，把那片紙撕了下來。

——到底爲什麼呢？

弦四郎無法下判斷。

——看起來，一定跟笛子有關係……

——憶良之歌……秋天的七種草花……七草之笛……

就在這個節骨眼兒裏，弦四郎的思考被打斷了。

頓時有一陣嘈雜之音包圍了大雜院。大雜院的人們，對着弦四郎投着恐怖與疑惑的眼光。

「有沒有人看到誰殺了庄吉？」

大家似乎都很怕事，一直保持著沈默。

「有沒有人看到可疑的人影呢？」

根本就沒有人回答。白狐有如過路人一般殺了庄吉，連影子也不曾留下就走了。弦四郎瞥了一下屍體就站了起來。

翌日早晨——待日昇三竿以後，弦四郎才醒了過來。

「弦四郎先生！」是女人的聲音。弦四郎在似夢非夢之間聽到了這種聲音。好似有人來啦！

「弦四郎先生！咦？好像不在家？」

這種聲音來自庭園。弦四郎的頭部感到沈重，在一段時間以後才明白那是萩乃的聲音。

——是萩乃嗎？到底有什麼事情呢？

「弦四郎先生不在家嗎？」萩乃困惑的自言自語：「天哪！院子裏亂七八糟的……看樣子，必需叫庭園匠來整理一番，否則的話，就要變成一棟鬼屋啦……」

「妳駕臨鬼屋有什麼貴幹嗎？」

弦四郎拉開了紙門，露出了他長滿鬍子的臉孔。

「天哪！」萩乃在陽光裏染紅了雙頰說：「弦四郎先生您真要不得！人家已經喊了一百遍啦！你竟然一點也不吭氣……」

「有一百遍嗎？那才有鬼啦！我只聽到三遍咧！」

「你呀！要不得！」

萩乃拉着長袖兒半遮臉，吃吃的笑。

「一百遍跟三遍有着天壤之別哦，或許我的聽覺退化啦！」

說罷，弦四郎磊落的笑笑，伸了一個大懶腰。

連日來的悲慘離怪事件，彷彿是惡夢似的，使弦四郎感到渾渾噩噩的。他抬頭瞧了一下天空，天氣滿好嘛！碧空如洗，萬里無雲。充滿了雜草的庭園裏，佇立着亭亭玉立的萩乃，構成了一幅不和諧的圖畫。

萩乃渾身洋溢着年輕的氣息。她的髮簪反射着强烈的太陽光，閃閃地發出耀眼的光芒。

「只有妳一個人來嗎？『要不得』的小姐？」

「嗯……」

「這實在使不得！妳不能像街頭的妞兒一樣，隨便的進入孤男的房子。如此一搞，妳的父親一定會罵妳哦。」

「罵就罵吧！反正啊，人家挨罵慣啦！」

語尾帶上了幽怨的口氣。

一朶好花就如此凋萎了。有如天氣驟變似的少女情懷，最叫弦四郎受不了。尤其他最害怕看到她們的哭泣。

「那麼，我就代妳向令尊賠罪吧！妳到底做了什麼事情，惹得他罵妳呢？」

「人家，什麼事情都沒做嘛！」

「既然沒做什麼，令尊怎會罵妳呢？」

「你不要再說啦！」萩乃哭喪着臉說：「你呀！要不得！」

「怎麼？我又『要不得』啦？」

「您就是會向我父親靠攏。好吧！你們就盡量欺負人家吧！誰叫人家是養女呢！」

「我實在拿妳没辦法……我什麼時候欺負過妳啦！」

「好吧……如果你不會欺負我的話，那麼，我可以在此地吹笛子嗎？」

四

「什麼？吹笛子？」

「瞧你！那種苦瓜臉跟家父一模一樣！萩乃真悲哀！」

「吹笛子嗎？」弦四郎好奇的問：「令尊不准妳吹笛子？」

「嗯……自從四、五天前，他就不准我吹笛子呢！你説，是不是太豈有此理呢？」

「爲何令尊不許妳吹笛子呢？」

「天才曉得呢！」

光是「天才曉得」四個字是無法滿足弦四郎的。

木谷孫左衛門曾經説過，狗尾花之笛爲不吉祥之物，也勸過弦四郎把它扔掉。甚至説，他可以替弦四郎把笛子上面的「魔物」除掉。

——是否，他也對萩乃的萩花之笛感到不吉利呢？……

可是有一點叫弦四郎弄不清楚，那就是——萩乃自幼就擁有那支笛子。如果那是不吉祥之物，萩乃焉能一直平安無事？

——而且，從距今四、五天以前就……

那不就是這件事發生的第一天嗎？

——只是……

一直相信上司的弦四郎，始終抱着否定性的想法。

——孫左衛門老爺，他怎麼會……他不可能跟這一件怪奇的事件有關連。他不是一個很忠於職務的人嗎？

弦四郎所以會如此想，不外是所謂典型官吏的先入觀强烈地發生了作用之故。不過，除開這點以外，弦四郎也認爲孫左衛門不可能有灰暗的一面。

「弦四郎先生。」萩乃在廊子坐了下來説：「您不會跟人家過意不去吧？」

「當然不會啦……」

「那……你不會欺負人家囉？」

「那還用問嗎？」

「啊！謝天謝地！那太好啦！」

萩乃撫摸心口的動作很可愛。弦四郎好不容易掙脫了惡夢一般的白狐身影，回到了現實的平安。

天真爛漫給弦四郎貴重無比的感覺。他跟萩乃交談了一陣子以後，內心的鬱悶就逐漸的消失了。

「那麼，人家就要在此地吹笛子囉？」

「好吧，妳就吹吧！」

「哇！人家好高興！」說罷，萩乃從腹部的絲袋子，取出了萩花之笛，再慎重其事的說：

「我再提醒你一次。待我吹了笛子以後，你可不能嫌吵而阻止人家哦！」

弦四郎微微一笑。

於是，萩乃就寧靜的吹奏起來。原來就是那首曲子——野風之曲。在夏日强烈的陽光下，流過了一連串悲切的旋律，彷彿是秋風掃過荒涼的草原似的。

——妳爲什麼喜歡這首曲子呢？

待萩乃吹完以後，弦四郎如此問她。

萩乃的表情轉爲灰暗，以悲切的口吻說：「那是人家亡故的父親教給我的……」

噢……她是說生父。

弦四郎聽別人說，孫左衞門是她的養父。這一次，萩乃是她第一次提起了自己的生父。

當弦四郎想問她時，她突然很不和悅的說：

「請您別說啦！」這時，弦四郎感到女人柔軟之手，正放置在他的腿上。

「您別叫人家想到父親啦！萩乃努力的想忘掉這件事情，因爲一想起了生父……人家就會悲從中來……」

「……」

「而且啊……現在的父親實在太壞啦……」

「萩乃姑娘……」

曾幾何時，弦四郎把自己的手重叠在萩乃的柔手上面。他的掌裏有一種溫暖柔細的感觸。

在那一瞬間，弦四郎的熱血澎湃了起來，他用力的握緊了萩乃的手。這時，他不覺顫抖了一下，在夏日的太陽光之下，他立刻想到了險惡的白狐，以及充滿了危險的現實，於是他赧紅了一張臉，趕緊放開了手。

以羞恥的感情來説，萩乃比弦四郎强烈多了。她的面孔紅到了頸根，低低的垂下頭，一面玩弄衣角，一面用草屐在泥土上寫着字——

萩乃毅然的打破了這種難堪的氣氛。她逐漸抬起的面孔，充滿了幸福感以及憧憬。雙眸更顯得滴溜溜的。

「弦四郎先生。」

「唔……」

「你敢情是討厭野風之曲？」

「哪兒話，那是一首很好的曲子呀！」

「既然如此，你何不學會它呢！」

「我？」弦四郎瞠目結舌，靦腆的笑笑：「我不行呀！我魯魯鈍鈍的……又是一個音痴，怎能吹笛子呢？」

「根本就没有那回事。精通一藝的人，學起任何事來都很快速的……」

「不過……」

「別再推辭啦！由我萩乃來教您吧！好啦！我倆一塊吹奏吧！」

如此這般，在柔和的氣氛下，弦四郎又想起了狗尾花之笛。於是，吹拂庭草的風兒

變得更大啦！

五

雖然跟萩乃相處的時間只有兩個小時，但是隔了好久的一段歲月以後，弦四郎仍舊清晰的記着那時柔和的氣氛。雖然庭園裏雜草叢生，然而，他在感覺裏，彷彿是處在百花爭艷，花香泌人的園子裏面。

弦四郎暫時忘掉了殘忍的白狐的事情。本來對音樂没有自信的弦四郎，竟然在短時間之內，能夠吹奏野風之曲，或許，這是那一種幸福的感情所促成的吧？

萩乃看到狗尾花之笛時，發出了興奮的驚叫聲。瞧着兩支一模一樣的笛子，善於憧憬的姑娘，不覺萌出了更進一步的親近感。

想不到幸福的氣氛無情的被打破了！

龜三奔過來，上氣不接下氣的説：

「大爺！大爺！青江大爺！」

「龜三，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呀！」

繞到庭園的龜三，有如被潑了水一般，渾身流出大汗。

「又有人被殺啦！」龜三大聲的說。

「你說什麼！」

「這一回在淺草。乃是奧山茶屋的茶孃，名叫阿島。」

「也是使用十方飛劍嗎？」

這時，弦四郎根本就沒有心情練習笛子了。他出其不意的抓住萩乃的手說：

「萩乃小姐，妳的萩花之笛，暫時由我保管吧！」

「咦？您怎麼臨時變成這樣呢？」

「那是惡魔的笛子。妳帶着它，實在太危險啦！」說罷，弦四郎把萩乃的笛子奪過去又說：「如果妳拿着它的話，災禍很可能會臨頭呢！」

「人家好高興。」萩乃的回答叫人感到意外：「那樣也好，如此一來，我的笛子就能夠代表我，時時陪伴着您……」

龜三邪惡的笑了一下，把他的頭轉到側面。

「萩乃小姐，關於我保管妳笛子的事情，以及今天妳來的事情，請不要對令尊提起。」

「哇！人家好高興！」萩乃又眉飛色舞了起來：「想不到弦四郎先生跟人家共有一

個秘密……」

「嘿……嘿……我可是一個又聾又啞的睜眼瞎子哦，我並沒有瞧見任何親熱的場面……」

龜三抱着頭，試着要鑽入廊子下面。

「龜三勞您駕，把萩乃小姐送回去吧！」

「那正合我意。這個任務就是出錢也買不到呀！嘿……嘿……」

弦四郎坐着轎子趕到淺草的奧山。

奧山的熱鬧不亞於兩國廣小路。

那兒有一整排的射箭場，化粧很濃的女人頻頻的發出嬌聲，敲着大鼓，報出得獎者的名字，還有一些人表演魔術、雜技，甚至有人以稀奇古怪之物招徠觀客。

不過，今日的喧嘩却跟往日不同。

阿島的茶店正有仵作在驗屍，看熱鬧的人被趕開了一段距離。

「喂……喂……大夥兒要看熱鬧的話，就到那邊去呀！請不要妨礙公務呀！」

武平大聲叫嚷，待他瞧到弦四郎時又急切的說：

「大爺，又發生命案啦！」

「嗯……阿島姑娘可有笛子？」

「就是嘛……正因爲她擁有那種玩意……」

那一塊藏青色的布簾子，在沙塵中晃盪，上面寫着「瞿麥」兩個字。

「瞿麥——啊！是瞿麥之花！果然不出所料……」

「聽說，來這個店子喝茶的客人，都是爲了聽阿島姑娘吹笛子。這個店子開張不久，生意竟然很好，大夥兒都說，這都是阿島姑娘善於吹笛子之故……」

「意思是說，大家都被阿島姑娘的笛聲迷住囉？」弦四郎打着舌鼓說：「嘖……嘖……那麽，風雅的武平兄是很感動囉？」

「青江大爺，您別跟屬下打哈哈啦！」

衙門的官差裏，也出現了篠田伴內的面孔。

弦四郎一向都避免跟他見面，想不到對方先看到了弦四郎，而且以充滿了揶揄的笑容說：

「你想瞧瞧嗎？」

篠田伴內的手裏拿着一把血跡斑斑的十方飛劍。跟上一次作案的手法完全相同。飛劍不偏不倚的射入阿島的心臟。

「你要不要瞧瞧屍體？」篠田對弦四郎說。

「不必啦！」

「你現在就要回去了嗎？」

「嗯……」

「那麽，我也跟你一道回去。」

篠田對仵作一鞠躬，再跟弦四郎並肩走路。

他倆是舊友，只是彼此的身分相差懸殊。篠田的俸祿是三十袋米，兩人份薪水，乃是衙門的公安人員。弦四郎則有兩百五十石的家祿。目前，他雖然被貶爲建築組的人員，只要善於搞人事關係，恢復到賬務部官員的職位，並非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相比之下，衙門的公安人員，幾乎是沒有出頭的機會，正因爲如此，他們變得憤世嫉俗，當然以欺負無力的庶民爲一大樂事。

他倆一直默默無言的走着。伴內爲了打破不和諧的氣氛，開口說：

「乖乖……天氣好熱……」

「嗯……」

「我倆去吃一桌涼粉，怎樣？」

「謝了，我不想吃。」

接下來，又是一陣沈默。弦四郎知道這位故友的內心在想些什麼。果然不出所料——

「青江，聽說你已經跟白狐打過照面，是真的嗎？」

「……」

「請你告訴我好嗎？我很想立下一些汗馬功勞。我可不能老停留於巡邏的階段呀！我得立下一些汗馬功勞，以便當一名官爺呀！就是當不了官爺，當一名官差也比現在强多啦！你肯助我一臂之力嗎？」

不可思議的女人

一

那一夜，青江弦四郎的身上發生了異變。

當他調查被殺的阿島背景，回到了三味線堀的住宅時，發現他家的門前站着三名武士。

「哇！那廝回來啦！」

弦四郎聽到了囁嚅聲。

在燈籠照耀之下，帶頭的曾根八十八深鎖着眉頭。

除了曾根以外，還有四個同輩，其中的兩個人進入弦四郎不在的屋子裏面。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說青江啊，」曾根痛苦的扭歪嘴唇說：「你幹的好事！」

「我幹了好事？」

弦四郎感到莫名其妙。

「其實，只要再經過兩、三天以後……咱們就能夠……」

「什麼？難道我又做錯什麼事情啦？」

「你所做的一切，叫咱們非常難堪。」

曾根很厭惡的說。

曾根一副「不共戴天」的德行，其他年輕一輩的也把弦四郎包圍了起來。

「我不懂你到底在說些什麼？」

「你別再裝模作樣啦！」

「我到底做了什麼事情啦？」

「什麼？你真的不知道咱們來找閣下的目的嗎？」

「當然不知道啊。」

到此，弦四郎才想起白天伴內所說的話。

他認爲拒絶伴內的懇求有些不近人情，但是他仍然說——

——我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因爲，我跟衙門一點關係也沒有……弦四郎如此推

絶。

伴內幾乎是聲淚俱下的哀求，一旦被拒絶以後，他就蒼白着一張臉憤怒了起來。

——如果是報復的話，未免太早了些……

不過，弦四郎並沒有任何把柄落在伴內的手裏，不怕他會使什麼手段。

——會不會是他對衙門的官爺搬弄是非呢？

弦四郎有一點兒懷疑。

「咱們在此地爭論，不可能得到任何結果。」曾根八十八有點不耐煩的說：「就麻煩你跟咱們走吧！」

「去哪兒呀！」

「你不願意是不是！是不是你作賊心虛啦？」

「作賊心虛……」弦四郎不齒於跟那夥人耗下去啦！到此，弦四郎才面帶冷笑，瞧了那夥人幾眼：「我並沒有說不願意呀？只不過是問你們要把我帶到什麼地方？」

「什麼地方都行！」

「不行！我有要緊的事待辦。三更半夜，我從來不出門。」

「渾蛋！」

一個名叫安井的莽夫咆哮了起來。

曾根到底是經歷比較多的年長者，他對安井投以安撫的眼神，再對弦四郎說：

「青江，如果你真的記不得那就算啦！不過，請你跟咱們到班頭那兒走一趟。」

「到班頭的家做些什麼呢？」

「只要你回答問話就行了啦！咱們實在很不願意把閣下繩之以法。如果是冤罪的話，咱們也可以爲你打點一下，那樣，對你只有好處呀！」

聽了這些討好的話，弦四郎大聲的笑出來：

「好吧！我根本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不過，我會跟你們跑一趟。」

二

——我到底犯了什麼罪行呀！

——我可以跟你們到任何的地方。想陷害我嗎？門兒都沒有！弦四郎感到坦然。

弦四郎所以被逐出賬務部，是因爲負責調查賬目的人，發現有關金幣鑄造廠的賬簿有了錯誤。

上司聽到了這個消息以後，聲稱要展開調查，並禁止有關人員把消息洩露出去。

上司很明顯的知道，那是鑄幣廠職員的錯誤，却是一直放置不管。這以後，核對賬目時，賬目雖然符合，但是繳納的金銀貨幣的數量却短少了。

見證的職員默認了這一點，再度向上級進言——到頭來，不可避免地採取了質問的形式，而令上司感到非常心煩。「青江弦四郎，對自己的職務不夠謹慎。」於是，就如此被免職了。

僅僅是對賬簿不正確的事實，外行人就很難以看穿，更何況是欺瞞繳納的貨幣額？當然就沒有任何證據留下來。而且不止一個人動了歪腦筋，幾乎是各部署的主管都參與貪污。正因爲如此，就算弦四郎一個人大喊冤枉，別人也只會把他當成狂人看待罷了。

這以後，弦四郎痛悟到對抗權力只有白費力氣，而以無爲的生活態度消磨他的青春。

——如今的我跟賬務部毫無瓜葛。因爲我只是工務班的一名小廝而已。

弦四郎的腦海裏，仍然浮現了篠田伴内的影子。

——此人好陰險，難道是爲了報一箭之仇……

篠田伴内只是個小人物而已。不過，弦四郎並不想招惹他。其實，有關於白頭巾的事情——也就是有關白狐的種種傳說，就是告訴他也無妨。

說不定如此做，對營救小園姑娘更有幫助呢！

想到此地，弦四郎認爲對篠田應該更寬大一些。爲此，他現在有點兒後悔。

班頭的家就在衙門附近。一夥人團團圍住弦四郎渡過柳橋時，龜三氣急敗壞的趕了過來：

「您是青江大爺對不？您就是三味線堀的青江弦四郎大爺嗎？瞧，有一封您的急信！」

「那是一封火急的信件哪！」龜三一再的叮嚀，然後又說：「對不起，打擾了各位……對不起……」

龜三一鞠躬就跑開了。曾根與安井不覺地瞠目結舌。

從龜三的表情，弦四郎認爲這件事非同小可，於是對安井說：「很可能是不尋常的急事，燈借我一用」

弦四郎利用嘴啣着提燈，背着那夥人撕開信封。很可能是在很急的情況下寫的，因爲墨水還沒有乾呢！只看了一眼，弦四郎的表情就大變！

「他們都懷疑你殺了笛師——庄吉一刀。」

——原來是武平寫的……

由於職業的關係，武平已經風聞到這件事。

果然是篠田伴內存心陷害！然而，箭已經離開了弓弦。不管是誰的陰謀，反正，治安當局就要逮捕弦四郎了。

弦四郎突然想起，他發現庄吉老人屍體時，大雜院居民對他投以猜疑的眼光。

到目前爲止，還沒有一個人看到過白頭巾，以及古怪的影子。偏偏弦四郎就擁有幾支奪自白頭巾的飛劍。

不僅沒有不在的證明，而且還擁有兇器！在這種情形之下，如何的洗清自己的嫌疑呢？弦四郎把提燈交回給安井，再把信件放入懷裏以後，他就決定了應該如何做了。

今天雖然是晴天，但是入夜以後的焰火很少。納涼船顯得有些寂寞，不過，頂篷船的燈火照耀在河面上，使夜景看起來分外的柔美。

這時所謂武士的身分，也就是三河以來的家名，沈重地落在他的肩膀上面。這種沈重的感覺，弦四郎從來不曾有過。

來到了九十九間橋上時，弦四郎蒼白的面孔上，充滿了凛然之氣，雙眼炯炯發光。

「曾根先生，」弦四郎停下脚步說：「你最好牢記，我青江弦四郎根本没有殺笛師庄吉！」

「什麼！」

曾根怔了一下，一時爲之目瞪口呆。

「有一天，我會證明自己的清白。你就對你的上司說，給我十天的時間吧！」

「你想溜掉？」

安井知道弦四郎這句話的含義，企圖用手去抓弦四郎，但是被揮掉了。

「你少來，我不想斬你們！」

「你……你想溜掉？」

安井叭一聲，抓住了弦四郎的衣袖。

弦四郎翻了一個身，安井的身軀撞到了橋板。

提燈燃燒了起來。

本來在欄杆乘涼的女人們尖叫了起來。安井的大叫，以及弦四郎出人預料的行動，使大夥兒拔出了白刃。

「等一等！」

曾根的臉色大變，想制止因憤怒而追趕的手下。

弦四郎一下子就站在欄杆上面，轉過端正的面孔瞧着一夥人。

「不好！青江大爺要逃！」

從柳橋起，一直跟隨在後面的武平三個人，慌慌張張的奔到欄杆。

「叭！」地一聲，弦四郎的衣襬有如蝙蝠翼似的，伸張開來。稍爲受到夜氣的抵抗後，掉入河裏，河水濺起了丈把高。

「哇！有人投水啦！」

頂篷船的紙門被打開了，露出了一張大白臉。

三

「不好啦！老大！青江大爺死翹翹啦！」

「快閉上你的臭嘴！大爺懂得游泳，他不會輕易死翹翹的！不過爲了慎重起見……仙次，你快備船吧！」

「好的！」

「你們快一點兒呀！」曾根八十八也顯得狼狽異常：「不能讓他死呀！因爲，還沒有確定他就是下手的人呢！」

曾根如此做，並非基於同情弦四郎，而是要保護他自己。他所以要帶弦四郎去看班

頭，不外是爲了邀功圖賞，以及爲了博得衙門官差的好印象。

「不管弦四郎逃掉，或者死亡，我們都會受到責罪！」曾根對手下叫囂個不停。

五日的月已經快下沈了。安井撫着腹部站了起來。曾根八十八的老花眼並沒有看到，弦四郎的頭部在遠遠的水面上出現。

「喂！安井，你快去救青江呀！」

曾根蒼白着嘴唇，有如瘋狂般的叫嚷着。

仙次、曾根手下的式士們，都急忙的搖船到河中尋找。但是在月亮下沈後的大河裏，根本就找不到弦四郎溺死的屍體。

「好像是被頂篷船兒救走啦！」

兩三個撐夫異口同聲說。

至少弦四郎獲救的說法，叫他們都舒了一口氣。

據說，救了弦四郎的頂篷船兒搖到上游去啦！不過，那夥人找到了首尾的松林一帶，仍然看不到弦四郎的影子。

一進入神田川，頂篷船兒的數目就增多了。而且，星星照耀之下的河面，因爲漲潮而變寬了起來。

剛才聽說武士投水，兩國橋上充滿了看熱鬧的人，如今好像散了戲一般，那些人都回家睡覺去啦！

「我說船家啊，到此地已經安全了吧……」女人以倦慵的聲音說：「你把燈點了吧！」

「好的……」

到了駒形堂附近，頂篷船的紙門才浮現。

「我說船家啊，你可以任船兒漂流，來喝幾杯好酒吧！」

「謝啦！我不客氣啦……」

「可是，就算你喝醉了酒，還是要警戒呀！」

「好的。那麼，您大姐的眼睛只能看那個帥哥嗎？」

「死相！反正有奇怪的船接近，你就得通知我。」

女人懶洋洋的躺着。弦四郎彷彿在看一件珍奇的骨董似的，一直在瞧那女人的朱唇。女人瞧弦四郎一下，嫣然地一笑說：「我說武士大爺，你怎用那種怪異的眼光瞧我呀？」

「没有啊……」

「已經沒有事啦！一定有人在追你，對不？不管你是江洋大盜，或是將軍爺，我都不在乎的。你不用擔心，快把身子擦乾吧！」

「那就太謝謝您啦。」

弦四郎由衷的致謝。

那女人什麽也沒有問，以爲弦四郎被追殺，於是叫船家熄掉了燈火，悄悄的救起了弦四郎。

「在下跟友輩爭論了好陣子……差點就變成了一具屍首。」

「嘻嘻嘻……武士大爺，您真會說笑。」

「……」

「您用不着隱瞞。你聽過『欲蓋彌彰』這句話嗎？」

真是一個奇妙的女人。

她一直穿着睡衣，橫陳着玉體，根本就不想起身。她把玩着一支煙斗，表情顯得陶陶然。

顏色很鮮艷的閨房畫本兒，春畫，以及言情小說之類散亂了一地。下酒的菜肴可能是從菜館子叫來的吧？桌上杯盤狼藉，她分明懶得去收拾。

看來，她實在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女人。更奇妙的是：這艘頂篷船兒瀰漫着一股怪味道，這種味道是弦四郎第一次嗅到的。

那女人含情脈脈的瞧着弦四郎，看見他半裸着身子，並攏膝蓋，很拘束的坐在一邊時，便開口對他說：

「穿着濕衣服一定不好受，快脫下來絞乾吧！」

弦四郎一句話也說不出口，臉孔脹紅了起來。

那女人連眉毛也不動一下的說：

「又有什麽不好意思嘛！」

四

弦四郎感到他正被奇妙的命運玩弄着。

他雖然是一個潦倒的武士，但是以平常的日子來說，他絕對不可能認識這種女人。

那女人自稱，她的名字叫阿藤。

下了頂篷船，她帶着弦四郎到深川的船庫旁的大雜院。這個大雜院甚爲骯髒，牆壁幾乎都剝落了，杉板的天花板只剩下一半。壁櫥並沒有貼彩紙。除外就沒有任何家具

了。

最叫弦四郎感到驚訝的，乃是壁橱的上段放了兩個瓶子，裏面有兩條繩子伸出來。

原來，它們並非什麼繩子，而是三條蛇哩！

三條錦蛇吐着絹絲一般的舌頭，爬上了阿藤的大腿。她使用眼尾瞄了一下弦四郎說：

「牠們是奴家的孩子」

「妳是？」

「剛才我不是說過奴家叫阿藤嗎？嘿……嘿……嘿……」

阿藤抓起了三條蛇，跟牠們接吻，用面頰去貼牠們，再撫摸牠們的頭臉，就跟疼小孩兒的情形一模一樣。蛇也表示牠們的親愛之情，一下子爬入阿藤的胸部，一會兒又纏繞在她的頸部。

「嘻……嘻……嘻……調皮鬼！」

跟三條蛇嬉戲的阿藤，發散出了年長女人的韻味。

她跟剛才躺在頂篷船兒裏，懶洋洋，兩眼空虛，說起話來，聲調憂鬱的女人判若兩人。如今，她正嘻嘻哈哈地跟蛇遊戲。

她後頸部豐盛的毛髮，呼之欲出的大奶子，以及蜂腹，在在都能夠使男人動心。

阿藤跟蛇遊戲時，從紅衣襬露出的小腿兒，時時接觸到弦四郎的膝蓋。

「你不要害怕成那種德行呀！來來……跟奴家一塊玩耍兒。」

阿藤扭動着身子笑笑。蛇進入她的兩腿中間時，她罵了一聲道：「次郎！你這孩子壞死啦！怎能舔奴家『那個』地方呢？你呀……壞透啦！」

說着，她把那條蛇抓了起來，拋給弦四郎說：

「你去跟武士大爺玩耍兒吧！」

也許是懂得阿藤所說的話吧？那條被阿藤叫成次郎的蛇，爬到弦四郎的大腿上面。

他不好意思表示害怕，一聲不響時，蛇已經蠕動着牠細長的身體，爬上了弦四郎的胸部。

或許是在表示親近吧！「次郎」不停的在吐蛇信，弦四郎感到噁心透了。

阿藤一面用兩手愛撫「太郎」與「次郎」一面對發窘的弦四郎嘻嘻而笑。

「我說船家啊，今夜你會妨礙到奴家『辦事』，所以嘛……你請到外頭消遣消遣吧……」說着，阿藤拋了些碎銀子給船家說：「你可以去泡窰子裏的『銀貓』或者『夜鷹』什麼的……」

「大姐，如果妨礙你『辦事』的話，我就不回來啦！不過，妳叫我去泡『銀貓』『夜鷹』未免太瞧不起人啦！至少，我要泡泡花魁『金貓』。」

「真是馬兒不知臉長咧！『金貓』配你太不相稱啦！」

「好啦！」船家不樂的叫了一聲：「大姐有了小白臉武士，就想把我一腳踢出去了嗎？」

「別不痛快！趕緊走啊。如果大姐『辦事』順利，趕明兒就給你足夠的銀子，你就可以去泡『金貓』了呀！」

「妳說話，可要算話哦。嘿嘿……祝大姐『辦事』成功！」

船家留下卑夷的笑聲，走出去之後，阿藤對蛇說：

「乖孩子們，你們也睡覺去吧……」

待蛇進了瓶子以後，阿藤利用一對桃花眼，斜睨着弦四郎說：

「弦四郎大爺，咱們也該睡覺啦……」

五

並非阿藤那地方太臭，使得弦四郎不敢領教。

他被追趕，跳入河裏，她把他救了起來——就只有這些關係罷了。

並沒有硬性的規定，女救男以後，必需發展到同衾的關係。

那女人——阿藤到底在想些什麼呢？她又說：

「你快點來睡覺吧！想必你一定很累啦……」

當她在船裏伸長身子，懶洋洋的不想動彈時，那豐滿的軀體散發出了妖艷的氣息。

現在可不同啦！無論是她豐滿的酥胸，蜂一般的腰，柔軟的手腕兒，小腿兒，以及似乎在花園徬徨的雙瞳，紅紅的嘴兒，都熾烈的表現出了女人的情慾。她對着弦四郎招手：

「你快來睡覺呀！你到底在想些什麼嘛！」

她自信滿滿，表情顯得更爲妖冶。左右那對描得不均勻的眉毛抖動了一下。

「妳不必管我。」弦四郎避開了阿藤火辣辣的視線：「我不睏。妳再讓我坐一下吧……」

「不睏？你們武士都喜歡逞强。蛇會笑死的……」

「我害怕有人釘梢，我得四處看看。」

「安啦！沒有那種必要啦！」

「可是……」

「奴家的蛇很有靈性。一旦有陌生人來的話，三條都會把頸子昂起來咧！」

阿藤很露骨的在催著弦四郎。她的酥胸很明顯的喘了起來，在無意識下扭起了腰部。

弦四郎用力拍打叮他頸子的蚊蚋，說了一聲：

「來來……此地的蚊子好兇。妳有沒有驅蚊的蚊香之類？」

「你們武士哪！魯鈍得可以。只有單身的人才點蚊香。一旦男與女擁抱着睡覺時，蚊子根本就不敢靠近呢！」

既然對方如此說，就是想婉拒也不容易了。

我固然很感激她救我……

唉……真是一難方去，另外一難又來了呢……

弦四郎苦笑了起來。他雖然無所事事的耗費青春，但是，他從來就不曾接近這種隨便的女人。

阿藤像一個熟透的果實，弦四郎年輕健康，身體當然也有所反應，對性方面也感到好奇。

不過，損及家名，被捲入怪離事件的他，根本就沒有沈溺於男歡女愛的餘裕。

因爲對白狐一干人的憤怒，使他拒絕了女體的誘惑。

我應該感謝阿藤，不過，談及愛情嘛……未免太早。

阿藤一定以爲我是容易沈溺於色慾的人……

想到此地，弦四郎苦笑了起來。

我以爲找到了暫時可以躲藏的地方呢……

看樣子，一刻也不能再待下去啦……

半夜零時好像剛過。四周一點聲音也沒有，萬籟俱靜。

待東方一發白，我就回去……

阿藤根本不理會弦四郎在想什麼，說了一句：

「奴家要吹熄燈火啦！現在油價很高。」

「讓我來吧！」

「弦四郎大爺，難道你不懂奴家的意思？你不會是個廢人吧？」

弦四郎又苦笑了起來。事實上除了苦笑，他又能做些什麼呢？

「既然不是廢人，那……那就過來呀！」

「不行。」

「咦?你說什麼來着?」阿藤抬起了上半身。

「我並不是討厭妳……」

「那不就得啦!」

「雖然我並不討厭妳，但是並沒有喜歡妳到願意同衾的地步。」

因爲騎虎難下，弦四郎只好如此說。

「你說什麼!」

阿藤的眼尾明顯的吊了起來。她以威脅的口吻說:「你別從門縫兒瞧人，把人給看扁啦!真是不識抬舉的東西!」

可能是隔壁的人醒過來啦，傳來了嬰兒受到驚嚇的哭聲。

——時間到了……

雖然時值三更半夜，但是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了。弦四郎站了起來說:

「妳聽我說，我被人追擊。」

「奴家知道呀!」

「十天以內，我必需辦完一件事情。同時也必需尋人……因此，我實在沒有心情做

那種事。」

「你又在胡扯什麼呢?孤男寡女怎不能……」

阿藤在火大之餘，扔來了枕頭。充滿了髮油味道的枕頭飛錯了方向，打斷了紙門的骨架。

「妳不要大驚小怪，這樣會吵到四隣的!我出去不就得了。」

「哼!你快點滾吧!」

負氣的阿藤的雙眼突然閃亮了起來:

「誰叫奴家是玩蛇的女人呢?在您將軍的眼裏，奴家可能不像人啦……」

弦四郎趁機走下泥地。

「我不會忘懷妳的救命之恩……」

弦四郎一鞠躬，準備走出去。

「奴家不要你報什麼恩，只希望你疼疼奴家罷了」

阿藤扔的東西命中了門。在那東西破碎以前，弦四郎已經走到了外頭。

盛夏之夜的天空，銀河裏有衆多閃爍的星星。

「我必需在十天之內……必需在十天内把他揪出來。」

弦四郎在黑夜裏自言自語着：

「白狐啊，你在哪兒啊？小園妳不能死，我一定會把妳救出來……」

白狐出現

一

梅雨遲遲不來，又是一連串炎熱的天氣。在炎熱的江户城中，一個流浪漢一面走着，一面吹奏横笛。

「咦？那個流浪漢，昨兒個不是吹著笛子，走過這兒嗎？」

在雜貨店前面，一個輕佻的姑娘很關心似的説。

這個流浪漢深深地戴着草笠，隱藏着他的面孔，脚上穿着草屐，身穿着便服。不管是在炎炎烈陽之下，或者是在雨水滂沱之中，他都若無其事的走着，今兒個到神田，明兒到日本橋，一路吹着笛子。

没有人看過他的面孔。他的身材很修長，步伐也不像是個鄉下人。

「瞧他的身材，必定是名美男子……」

街頭上的女人們，舉出美貌的男演員，猜測他到底像誰。

他吹奏的笛子都是千遍一律的。那種旋律淒涼而悲哀。如果是在黑夜裏聽到的話，往往會叫人聯想到啜泣的聲音。他的吹奏技術並不高明，但是不知怎麽搞的，予人的印象非常深刻。

此流浪漢一路上都在吹奏笛子，但是，他從來就不站在人家的大門前乞討。好像他就喜歡吹着笛子走路似的。

正因爲如此，縱然有人投錢給他，他始終不瞧一下。有些輕浮的女人想瞧瞧他的面孔，用白紙包一些錢幣給他時，他就會立刻停下吹笛的動作，用手裏的白扇迅速的接受。

他的態度也不卑屈，一副坦然的樣子。就算想偷看他的面孔也很不容易。

「他是一個不務正業的傢伙。」「他是一個瘋子，整天無所事事，就只知道吹笛子，真是無聊的傢伙！」

男人們對流浪漢，何以會有如此刻薄的批評呢？理由無他，無非是女人把流浪的吹笛者，看成美男子之故。不過，吹笛的流浪漢對於稱讚之語，以及怒罵聲都不屑一顧。

那一天，青江弦四郎在濱町一帶吹着笛子走路。

那兒的武士第宅跟街屋交錯地排列着。有諸侯豪華的第宅，也有將軍的房子，更有檢查站，街屋的前面幾乎都是商店，裏面則爲店員居住的大雜院，一言以蔽之，可說是江户的縮圖。只是沒有寺院，然而却有狐仙廟。

——這一帶最值得懷疑……

弦四郎的這種想法，不無理由。

因爲，城裏衙門的官差，通常不進入武士的住宅，而且，大溝都通到大河，巷弄特別多，乃是最適合於躲藏的地方。同時，此地跟弦四郎的因緣也很深。

第一次讓白頭巾跑掉之處，正是這個地方，那個可憐的浪子對弦四郎射箭逃走時，也是跑入這個地方。如此推測，殺死庄吉乃是件很簡單的事。

——首先，非揭開白狐的真面目不可……

想到此，弦四郎決定以自己爲釣餌。而十方飛劍隨時都會飛出來，可說危險萬分！

第一天，在毫無做爲之下過去了。

第二天，仍然靜悄悄的過去了。

第三天，還是在無聲無息中過去。

——白狐！你難道不現形嗎？你不是最想要這支笛子嗎？

弦四郎所吹者，乃是白頭巾所遺失的狗尾花之笛。除此以外，弦四郎也把萩乃的萩花之笛，插在他的腰帶。

已經到了第四天了。

日落黃昏時，當弦四郎走到「修行僧井」一帶時，覺得有人在釘他的梢。

——我贏啦！

弦四郎稍佝僂着背部，寂寞哀愁地吹着笛子。他以平靜的步伐走着。笛音完全沒有變樣，那是吹奏伎倆很拙劣的「野風之曲」。萩乃教他的笛子吹奏法，終於被派上了用場。

——釘梢者是白狐呢？還是他的手下呢？

如果是白狐的話，他一定急着決勝負。他雖然很卑劣，然而他畢竟是武士，只要是身爲武士者，幾乎都希望堂堂的舉行決鬥。

也可以稱之爲武士的血吧？凡是在武士家長成的人，雖然有或多或少的差別，但是都很容易走上比劍這條路。即使是身處孤島也不例外。

弦四郎走五步，釘梢者也走五步。兩者的距離約保持在六十尺之間。忍者在釘別人梢時，都遵守一句名言，那就是——「以對方的吸爲吸，以對方的吐爲吐。在黑暗的地

方必需保持六十尺的距離。」

也就是說，對方吸氣時，釘梢者也跟着吸氣，他吐氣時也跟着吐氣。只要做到這種地步，就是頗懂兵法的人也難以察覺到。

至於沒有脚步聲的走路方式，必需練習在濕紙上面走路，一直練到不踩破濕紙，方算練成了輕功。

弦四郎跟釘梢者一直保持着六十尺的距離。

二

不管是大街或者巷弄，到處都有人影。人們對夏日夜晚不放焰火感到遺憾，於是紛紛往理髮店鑽，或者往風化區逛逛。

一個荳蔻年華的姑娘在玩小焰火。啪喳啪喳地散開的焰火，使弦四郎想起了白刃跟白刃相碰那一瞬間，貫穿於全身的緊迫感。

憑着對劍氣的敏感，弦四郎察覺到對方是忍者中的高手。

來到了街角時，由於呼吸一瞬間的凌亂，弦四郎獲知了釘梢者的位置。

——他一定是白狐！

弦四郎已經看穿了對方。

然而不是那個白頭巾的話，弦四郎絕對不會感到如此銳利的的劍氣。往日在夜晚襲擊他的男子，以及射箭想傷害弦四郎的野武士，都沒有此種能耐。

——白狐，今宵我要使你惡毒的血沸騰起來！

弦四郎已經感到疲倦。

感到緊張的限度時，弦四郎已經進入了住宅街。

——他仍然在釘梢……

——到底在哪兒跟他攤牌比較好呢？

進入了住宅街以後，路過的人就比較少了。有如要跟陰曆九日的明月相呼應一般，圍牆裏面傳來擊鼓的聲音。

弦四郎的眼睛突然看到了一道泥牆。

看到了泥牆，他想起了一件事情。

泥牆裏面是一棟空屋。屋主是一名西醫。因爲往大內診病時發生了錯誤，被中醫誣告，末了一家五口仰毒自盡。那是發生於半年以前的事情。西醫的妻子爲荷蘭人與長崎女人的混血兒，因爲長得很標緻，大夥兒都在盛傳她的亡魂時常現形。

發生了這件事後，根本就沒有人敢住進去，如今，只等着被拆掉了。

笛子的聲音停止了下來。

就在這一瞬間，從弦四郎背後飛來十方飛劍，因爲他早就預料到會發生這件事，因此，弦四郎有如飛鳥一般，閃入門內。十方飛劍插進了破損的泥牆。

牆內雜草叢生，草長幾乎及腰。月光使那棟廢屋凸顯了起來。處身於雜草叢生的庭院，彷彿是處於深海底部似的。弦四郎把笛子收入懷裏，等待敵人的出現。

月亮正在中天。它彷彿是在等著看一場死鬥似的。

——瞧我的……

弦四郎在等着。

在緊張時，一秒鐘也會變得很長。就在這個當兒——

朦朧的白衣凸顯了起來。他正是白頭巾。在雜草裏面，他絲毫沒有聲響的撥開草叢，恰有如一隻吃人的鯊魚一般，瘦削的身軀接近了弦四郎。

約莫來到了一、二十尺的距離時，那一道白影停止了下來。

「你是白狐嗎？」

弦四郎大聲的叫了一聲。

「難道你不記得我啦?腦筋真差勁!嘿……嘿……嘿……」

瘦削的身子，以沙啞的聲音笑起來時，身子也左右地晃動了起來。

弦四郎想着——這廝有一點點像憑一隻脚站立的白鷺鷥——或者應該說，他像這棟房子的混血美女幽魂?

當白色瘦削的身子，晃動起來時，他那種陰險、殘忍的氣息就流露了出來。

「你來呀!」弦四郎叫了一聲:「我就一直在等待今夜的來臨。」

「嘿……嘿……嘿……你想把笛子送給我嗎?嘿……嘿……嘿……」

「給你是可以，但是必需看情形。」

「……」

「小園姑娘在哪兒?」

「你要見她嗎?」

「你就說呀!就像一個武士一般地說出來吧!抓女人當人質不是武士應該做的事情!」

「狐狸會這樣做呀!」陰險的笑笑再說:「白狐是會這樣做的。」

「哼!你好卑劣!」

「你好像把自尊跟武士道遺忘在娘胎裏，忘記帶出來了。」

「我再問你一句，小園姑娘在哪兒?」

「我要你手裏的那支笛子!」

三

這個瘦削的男子就好像枯木似的，彷彿不知昂奮爲何物。

對於他那一副包着白衣的瘦軀來說，輕蔑與侮辱似乎發生不了作用。

「你爲什麼要那些笛子呢?」

「……」

「你到底是安着什麼心眼?」

「當然有目的啦……」

「爲了笛子，你不惜殺人，那些笛子又不是貴重的物品……」

「既然如此，我就用三文錢買你的笛子吧!」

「你這廝!」一開始，白狐就不想認真的交談。弦四郎想用激將法，套出他的秘密，但是一點用也沒有。

「反正，你不想說出小園姑娘的去處囉？」

「真是難纏的傢伙。你被她迷住了嗎？」

「你少來！她跟我沒啥關係。她只是一名藝妓……」

「你就是爲了那個藝妓，捨命的追白狐嗎？嘿……嘿……」說到此地，他用指尖指着弦四郎說：「在我的心臟將停止跳動以前，我再告訴你吧！」

「好吧！」

他倆之間的距離逐漸地縮短了。

現在，他倆之間的距離只有九尺。或許是已經到了極限了吧？雙方的身子都默然的佇立着，始終不動彈，眼睛盯着眼睛，在那一瞬間，風兒似乎死了。

「呀！」

不知誰先吶喊了起來？接着，兩人拔出的刀刃相碰，發出了有如要燒灼月面的火花。

刀刃發出的鏗鏘聲，委實太震撼人心，好似是一方的刀劍斷折了。事實上，兩個人都停在原來的位置，根本就不曾移動。

暫時，不曾動彈。

弦四郎蒼白色的上額，出現了一條紅絲線似的東西。可能是雙方交鋒的瞬間，刀尖碰到的吧？白狐當然沒有忽略到這點。不過，這時胸中湧出的勝利感，反而對他不利。

「見大頭鬼去吧！」

一陣風刮起，草叢搖動了起來。凄絕的大刀，掃下了月光。

「哇！」

弦四郎身體恰有如一個球兒似的，從白狐的大刀尖彈開來，飛到六尺開外的草叢。

弦四郎的腿碰到了草叢。他仍然跪在草叢遲遲不起身，以防止白狐的追擊。

「噢！」

白狐呻吟了一聲，跳了開去，很快又站立起來。看起來，兩個人似乎勢均力敵。

兩個人死鬥的地方雖然是廢屋，畢竟還是位於街市裏面。官差隨時都有出現的可能。

逐漸的，白狐的焦急顯現於刀尖，使刀尖微微的振動。

「有種就過來呀！楞小子！」

「……」

「喂……你已經膽寒了吧？楞小子……」

就連叫聲也失去了剛開始時的冷靜。

弦四郎揮舞劍尖，在極端憤怒之下斬向白狐。白狐坦然的接受。也許是小腿受傷了吧？他仰面跌倒。

在那一瞬間，他手中的大刀被弦四郎打掉，飛上半天。

他想站起來時，弦四郎的刀尖已經指着他的喉嚨。

「白狐，我想剝下你的頭巾。」

「你……你……」

「我要問你兩件事。一件是有關小園姑娘的去處，一件是有關笛子的秘密。」

「……」

「首先，告訴我小園姑娘在哪兒？」

「……」

「你不說是不是？像你這種殺人不眨眼的魔王，絕對不能夠原諒！」

弦四郎的刀尖觸了白狐的喉嚨。高凸的喉結吞下了口水。

到了這種地步，白狐似乎完全認輸了。他正要開口說話。

「啊！就在那兒！」

「把他們抓起來呀！」

喊叫聲音，此起彼落。提燈與人影踢開雜草跑了過來。很可能是刀刃相碰的聲音，以及吶喊的聲音傳到牆外吧？很顯然的，有人去叫官差。

「把刀子放下！快把刀子放下呀！」

官差大聲嚷叫。甚至連近鄰的武士也出面了。

「你們快把那廝綁起來吧！他就是前幾天的……」

官差懶得聽弦四郎的話，只是以命令似的口吻說：

「快把刀子放下！有話，可以到衙門說。」

白狐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從草叢裏一躍而起，他細細的兩條小腿，恰有如鹿一般跳躍着而去。

「喂！不要讓那廝溜掉呀！」

弦四郎如此喊叫時，有一個人抓住了他的脖子。原來，那人正是衙門的官差。

「你也不能溜掉呀！」

「幹嘛！動手動脚的！我是……」

「我知道您就是青江弦四郎大爺。閣下是通緝犯咧！」

四

每天按時提供三餐。

正因如此，小園姑娘不致於餓死，不過，不安與恐懼使她消瘦了一圈。

——此地，到底是什麼地方呀……

那是一所倉庫。放置一些長槍、甲冑、陳舊的茶壺、水瓶、雜器，以及木器之類。

自從那夜被劫持以後，小園姑娘就被關在此地了。

那兒有雙重的門。每餐的飲食都由一位强壯的老太爺端來。他盡量的不看小園的面孔，放下了飲食，就拿起空的食器走出去，從來不說半句話，小園姑娘還以爲他是啞巴呢！

被劫持時只穿着睡衣，由於經過了好幾天，衣服有一點髒。所幸時值夏天，叫小園姑娘不至於感到寒冷。但是，頭髮顯得很凌亂。

——大爺，您爲何不來救奴家呢……

小園每天都祈求神明，叫弦四郎早點來救她。所幸，抓她來的人，並沒有要殺害她

的意思，如果有意殺害她的話，那就不會弄三餐給她吃了。

小園一向吃着餐館的菜肴，相當的挑嘴，不過，此地的伙食也不壞。看了食器外面的圖案、花紋，小園知道她身處於武士的第宅。

小園姑娘最不能忍受的，乃是每天都要被拷問兩三次。拷問她的人都蒙着面。每次都有三、四個——包括武士，以及類似商人的男子。

「妳最好把知道的事情全都說出來！」

那些人拷問她時，手裏都拿着鞭子。

「你們要我說什麼呢？」

「說出妳所知道的事情。」

——什麼是我所知道的事情呀！……

小園連一點概念也沒有。

「妳不是跟清香很要好嗎？聽說在柳橋的藝妓中，妳倆最爲要好。既然是這樣，妳不可能不知道那件事……」

「什麼是那一件事呀？」

「妳別裝蒜！」

這夥人從來就不曾使用皮鞭抽小園，不過，他們故意在她眼前揮飛皮鞭，那種咻咻作響的聲音，叫她的心臟差一點就破裂啦！

到底小園是藝妓，又只穿着睡衣，使得那些殘暴的男人，不忍向她伸出魔手。

「人家根本就沒有裝蒜！」小園的聲調很溫和，但是，她到底是在江户的神田出生長大，掩不住內心的傲氣。她咬着下唇，凝視着蒙面人說：「人家並沒有從清香姐那兒聽到什麼話，所以嘛……我不懂你們在說些什麼……」

「是有關妳們的事啊。」

一個穿着花紋衣服的男子說。

「什麼？」

「有關於咱們的……啊！」

那個人一時說溜了嘴，打起了舌鼓。差點就把秘密說給小園聽啦！

於是，一羣蒙面人改變了戰術。

「妳知道清香爲何被殺嗎？」

「知道啊。」

「妳知道什麼人殺清香嗎？」

「不知道啊。」

「妳什麼都不知道嗎？」

「是啊。」

「清香何以被殺，妳知道嗎？」

「不知道啊。我對你們提出的問題感到莫名其妙。」

武士們搖搖頭，彼此對看了一下。

「我再問妳一個問題，」穿着花紋衣服的武士說：「清香所持有的笛子……」

「……」

「妳看過桔梗之笛嗎？」

「看過了。」

「妳就說說有關那支笛子的事情吧！不要有所隱瞞。」

「清香姐說，那支笛子是她父親的遺物……」

「只有這樣嗎？」

「嗯……」

小園很認真的在想，她焦躁的想把事情想出來。一些很銳利的眼光盯着她的表情

看。

「清香姐說，她不怎麼記得她生父的面孔，不過，她還記得他教的曲子……」

「那麼，她的父親叫什麼來着？」

「就是不知道嘛……所以她感到非常悲哀。」

聽了這句話，那些蒙面男子舒了一口氣。

只有穿花紋衣服的那個人，不改口氣的問：

「妳聽過『笛之蟬』嗎？」

「什麼是『笛之蟬』呀？」

「就是指蟬呀！」

「噢……是不是指樹上的『知了』？」

那夥蒙面人都苦笑着點點頭。再也不追問下去啦！因爲，他們知道小園姑娘，真的什麼都不曉得。

五

對小園姑娘來說，一開始，這個事件就充滿了謎。對於清香的死，她根本就想不出

原因。而且相同的飛劍又襲擊過弦四郎與她，使她感到恐怖。

沒有一件事情，比不知道原因下遭受到襲擊，更叫人感到恐怖的了。例如，像憎惡、痴情等，知道對方懷恨的原因的話，那就可以想出辦法保護自己。一旦碰到看不見的敵人，又在不知理由之下遭受到襲擊，那真會叫人倍感恐怖了。

看不到的敵人逐漸的在眼前出現。或許，還有一些另外的敵人，然而毫無疑問的，這些蒙面的人才是主要的敵人。

他們個個都穿戴得非常華麗。體格很好，就算是瘦削的人，也顯示出他們過着富裕的生活。一旦除去蒙面巾的話，很可能是衆人皆知的人物。諸如這種人會幹出這種陰險的事情一定有某種理由。

小園認爲發呆只能叫她更感不安，更感寂寞，爲了幫助弦四郎，她試着分析蒙面人的質問。

——他們到底要問我什麼東西呢？

不外是有關笛子的事情，清香父親的事情。問及清香的死因時，更包含上述問話的意義。

「蟬兒？」

這句問話，引起了小園的好奇。

「蟬兒？蟬兒又如何了呢？」

在白天裏，此地也可以聽到蟬兒的叫聲。倉庫裏有一點涼意，然而，憑着蜩的鳴叫聲，就不難想像出市街那一帶的溽熱。

「是指那種蟬兒嗎？不過我記得他們說過『笛之蟬』。的確，他們是這樣說的。」

柳橋的藝妓如果想成爲第一流的話，必需精於三弦琴、鼓、笛子、古琴，以及大鼓等的樂器。但是，小園除了三弦琴以外，根本就不曾想學笛子。

因爲，只聽過清香吹過笛子，因此，乍聽了『笛之蟬』這個字眼兒，小園仍然聯想不到任何東西。

在那一夜——

小園留下一半的晚飯沒吃，就把筷子放下來了。她沒有任何逃脫的指望，只能等待着弦四郎來救她出去罷了。當她心不在焉地胡思亂想時，突然響起了開鎖的聲音。

「啊！」

小園瞧了一下進來的男人以後，全身就發起抖來啦！

他使用白紗布把面孔密密的包緊，只露出銳利的下三白眼。好像要折斷的瘦削身子

穿着白衣，只有衣帶爲茶色。

他有根深柢固的一種習慣，那就是高聳瘦削的肩膀，從上而下的看人。

「……」

小園感到這個白色裝束的男子，跟其他的男子大不相同。他那種叫人感到不祥的風貌，以及渾身散發出的妖異氣息，實在叫人感到恐怖萬分。

況且，他又在深夜裏無聲無息的摸進小園的屋子裏面，用手掩了她的嘴兒，輕易的就把她抱起來。由於驚駭萬分，她就在半失神狀態之下，由他抱着在大江户的夜裏，有如一陣風似的疾奔。

小園還記得星星不斷的流到她的後面，在耳邊咻咻作響的風聲，使她想到了無人的荒野。那種恐怖，使她每次看到這個男子，就會長出渾身的雞皮疙瘩來。

這個白頭巾的話很少。雖然跟同黨相處在一塊，但是，始終形單影隻，好像若有所思的模樣。

例如，其他的蒙面人盤問小園時，都以充滿期待跟疑惑的表情看着她，只有白頭巾一個人站在別的地方，再以朱紅色的薄唇對着她，好似就要說出愛語似的。

正因爲如此，小園每次看到他，都會感到噁心，有時甚至會長出雞皮疙瘩來。

現在，白頭巾的一雙貪婪眼睛，又從小園的頸下看到腰部。然後，把視線移開拉攏衣襬的小園，有如呻吟一般的說：

「剛才，我去宰了弦四郎。」

淫　獸

一

在那一瞬間，小園還不懂得白頭巾在說些什麼？

小園想反問時，她的眼睛看到了白頭巾衣襬的血跡。

「你說什麼？你是說把弦四郎……」

「嘿……嘿……嘿……妳怎麼啦？嘿……嘿……嘿……」

透過白頭巾，對方冷笑了起來。

那是弦四郎的血嗎？

小園姑娘瞠目結舌。

白頭巾似乎很欣賞小園姑娘的驚愕，一面聳動瘦削的肩膀，一面在狹窄的倉庫裏踱來踱去。

——不對……

——一定是弦四郎大爺斬了白頭巾……

小園稍爲感到心安，但是，白頭巾勝利似的態度，又使小園姑娘陷入失望的深淵。

「你……你……你真的把……」

「我把他斬了！」白頭巾斬釘截鐵的說：「怎麼？妳感到悲哀嗎？」

「你……你真的把弦四郎大爺？」

「妳感到悲哀嗎？嘿……嘿……嘿……感到悲哀的話，那就削髮當尼姑去吧！」

卡叭！一聲，小園趴在小桌子上面。她的肩膀激烈地起伏著，有如受不了似的扭動著腰部。嗚咽的聲音帶來了一連串的熱淚，小園哭成了淚人兒。

——天哪……弦四郎大爺死了……

小園之所以感到悲慟，一來是她的戀愛已經打上了休止符，二來是一縷求救的希望也化爲烏有了。

白頭巾混濁的眼睛，一直在端詳著小園姑娘的淚顏。他的眼光顯露出了幸災樂禍的表情。

——妳哭吧！一直哭下去吧！

不整的髮絲，使白頭巾想起了小園睡覺時的撩人姿態，隨著她的啜泣，她後頸部的毛髮也在搖動。看了這種情形，白頭巾的胸中萌生了不同的感情。

他明白已經有一種難以言宣的感情，使他的四肢開始蠕動。在皮包骨的身子裏，某種東西正發出聲音在流動著。皮膚下面似乎有一種蟲……

當他明白那是情慾的淫蟲時，三白眼出現了兇暴的光芒。

「妳別再哭啦！」白頭巾大聲的喝叫了：「妳是爲了弦四郎在哭泣嗎？可惡！」

白頭巾有如瘋狂似的拉了小園姑娘的頭髮。那時，他的全身已經被嫉妒的火焰所燃燒著。因爲頭髮被拉疼，小園姑娘尖叫了起來。

「妳又要哭嗎？妳又在爲弦四郎哭泣嗎？我就偏偏不讓妳哭！」

他使小園姑娘的面孔朝上，再把自己的嘴唇壓下去。小園猛搖著面孔抗拒。

白頭巾的嘴唇拚命的追著小園的小唇兒。他一面追著，一面把他的魔爪伸到小園的胸部。彷彿一年餘不曾修剪的五指之爪，有如野獸一般，從睡衣上面揉壓著奶子，彷彿要把它摘下來似的。

小園早就叫不出聲音來了。在堅牢的倉庫裏面，抵抗是毫無用處的，而且，野獸化的白頭巾的四肢，根本就叫她發不出聲音來。

——啊……奴家快不行啦！弦四郎大爺！

不成聲音的聲音，不斷的在求救……

二

由於恐怖萬分，幾乎就要昏過去的小園，根本就不曾察覺到沈重的門兒咿呀一聲的被打開。

白頭巾差一點就魂飛魄散，大叫一聲：

「誰！」

接着，有如要咬人一般的回過頭瞧瞧。

「是老娘！」響起了女人的聲音。一個豐滿多肉，塊頭大的徐娘看了一下裏面說：

「天哪！襄王在會神女嘛！」

「阿藤！妳這瘋婆娘來幹嘛？」

「來玩玩呀！」說着，一點不在乎的走了進來。原來她就是玩弄蛇的阿藤。「你呀！好久不來看老娘啦！老娘認爲你有了新歡，再也不愛老娘啦！果然一點不假。」

「妳快給我滾！」

「至少，人家也得打個招呼呀！你的新歡叫什麼來着？讓老娘瞧瞧……」

到了這種地步，白頭巾也不好意思壓着小園了。他因爲惱羞成怒，眼睛周圍變成通紅。他老大不情願的抬起身子，但是一隻手仍然抓着小園。

小園爲了逃出白頭巾的魔掌，開始盡力的掙扎，可是她一下子就感到力不從心。她只能夠把自己的視線移開同性的面孔，很痛苦的喘着氣。

「喲！好標緻的妞嘛！好像是藝妓？」阿藤大聲的說着，再瞧瞧小園的面孔。

「真是美如翠玉呢！如果她進了兩國的窰子，那……玩蛇的老娘又算啥東西呢！果然，你的眼光很高。」

「別再嚕嗦，快滾回去吧！」

「老娘就是不回去！」

「什麼！妳這個……」

「哼！老娘才不甘心她搶走我的男人呢！你別把老娘看扁啦！」

白頭巾狠狠給了阿藤一巴掌。

阿藤把面孔別過去，稍爲嘟起了紅唇，但是她並不想站起來。她的面頰一下子就腫起來了。

「哼！難纏的瘋婆娘……」

說着，白頭巾抬起了小園。那副皮包骨的身子哪來的那麼大的力氣呢？

小園好似變成痴呆一般，渾身一點力氣也沒有，她想到了被挾持的那一夜，又再度戰慄了起來。

「姑娘！妳就到上面委屈一下吧！」

白頭巾抬起了小園上了木梯子，再把她扔在上面的板子上。

小園沒有力氣，也懶得再看白頭巾。

「阿藤，妳回去吧！」

白頭巾下了木梯後，又下了逐客令。

「不要！」

「妳說什麼！」

「是到底怎麼啦？老娘瞧到了那種場面，你就要裝出聖人的德行是不是？你不必害臊呀！幹下去呀！」

「好吧！妳不走？那我走！」

「老娘偏不讓你走！」

阿藤睜大了一雙桃花眼，抓起了白頭巾的衣袖。

「妳不放是不是？」

白頭巾說這句話時，已經變成了一種喃喃自語。因爲他非常清楚阿藤有某種需要時，就會無端的跟她吵鬧起來，接下來，就會變成一場激烈的翻雲覆雨。

看到了阿藤水汪汪的媚眼，以及她在他身上遊來遊去的手，他就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辦啦……

阿藤風情萬種的投入白頭巾的懷裏，剝下他白頭巾的下半面，使他像舔過血液的紅唇露了出來。

三

「喂！上面有人在瞧哩！」

白頭巾竟然說出一句「不像男人」的話。阿藤扭動着身體，花枝招展的笑出來說：

「讓她瞧瞧又何妨？」

冷酷的薄唇碰到了火熱的紅唇。就在那個瞬間，排山倒海的激情，頓時氾濫起來，沖掉了阿藤僅存的一些羞恥心。

白色的手腕纏繞在男人的頸部。阿藤有如要摧毀細瘦的白頭巾一般，不停的扭動她豐滿的肉體，吸住了他的嘴唇，在一陣的接吻以後，一對男女就糾纏在一塊倒了下來。

蚊帳的一角被掀了起來，鮮血方才凝固的男人細腿，纏繞在徐娘豐碩的白腿上面。

白頭巾很清楚，只要點上火種，不管是白晝或者黑夜，阿藤的身子就會燃燒起來。在濃厚化粧的女人裏面，白頭巾拚命以赴。嬌聲頻起，不久以後，阿藤扯着白的喉嚨，叫出了不堪入耳的聲音。

燭火激烈的搖盪。

阿藤的五體像着火燃燒一般，不過，她仍然以一雙水汪汪的眼睛看着通往樓上的木梯。她豐滿的肩膀，胸部全部裸露在外面。那種叫她欲仙欲死的快感，使她渾身流出了油汗，在爐火照耀之下閃閃發亮。

——妳就看個一清二楚吧……

正因爲意識到樓上有小園，阿藤歡喜時的呻吟聲增大了一倍。不過，當最後强烈的恍惚來臨時，阿藤却是忘懷了小園。就在那個瞬間，白頭巾的嘴裏也發出野獸似的叫聲。

待淫亂的男女，再度恢復平靜時，蠟燭又再度恢復「直行」，垂直地舉起了青色的

火焰，黑色的火焰筆直的朝天花板上升。阿藤白色的小腿，配合着腰部的扭動，輕輕地撫摸着地板。

白頭巾從海藻一般擴散的黑髮中抽出了他的手，爬了起來。在爬起來以前，他所做的一件事，乃是把下半臉的蒙布拉到原來的地方。

阿藤很明白，白頭巾在一陣翻雲覆雨後，將會變成非常的不高興。因此她不敢輕易的惹他。

在餘韻繚繞時，阿藤仍然五體橫陳。她懶得去拉好衣襬以及胸前的衣服。

男人有如一道影子似的——靜悄悄的，在蠟燭火都不閃動之下，走出了倉庫。

阿藤仍然有如在春日草叢中午睡的母牛一般，懶洋洋的不想動彈。很懷念的回味着一年前，白頭巾對她施暴的那一個夜晚。

恰有如退潮一般，阿藤肌膚上面的餘熱也徐徐地消退。她以很滿足的表情，對着樓上說：

「已經完事啦！妳下來啊……」

根本就沒有回答。事實上也不可能有回答。小園爲了不想聽男女瘋狂的嘶叫，閉起了眼睛，再用手指堵住了耳朵，靜待着淫亂風雨的過去。

小園這種舉止，叫阿藤這一類的女人無法理解。

「妳可以下來啦！已經辦完事情了。」阿藤朝樓上喊着：「我不會爲了剛才養眼的節目收妳的費用。」

依然沒有回答。

阿藤希望有人嗅一下她肌膚的氣味。並且很想叫一個人用手摸着她的心口，感覺到她猛烈的心跳。

她以陶陶然的表情，慢慢的爬上木梯。

——好骯髒哦！

小園彷彿碰到了臭氣薰人之物一般，趕緊用雙手摀住了鼻嘴。

阿藤好像不知道小園掩鼻的意思，很親熱的對她笑笑。這時，小園才仔細的瞧了阿藤。雖然蠟燭的火焰在閃動，但是她覺得阿藤的面孔很像一個人。

——是不是我曾經碰過她呢？

不過，這種念頭很快就斷了。阿藤停止了微笑說：

「妳快來！我放妳走！」

「什麼？」

「看妳那麼可憐，我就放妳回去吧！」

阿藤淫亂的表情，完全地煙消雲散了。

「妳是說真的？妳真的要放我走？」

「難道我會騙妳嗎？剛才只有我一個人在享樂，妳却無聊得在吮吸指頭，說起來實在不應該。我爲了補償妳起見，這就放妳走。妳回到自己喜歡的男人身邊吧！我不會問他的名字，以免增加心裏的負擔。」

阿藤所說的話，有一些自暴自棄的味道，可是，她的笑臉叫人感到很親切。

這時，小園從阿藤的眼鼻看到了清香的特徵，驚訝得差一點就叫出聲來。不僅眼鼻像，連神韻也非常酷似。

四

很久的一段時間裏，阿藤不曾如此地感到滿足。她坐在轎子裏面，用一雙手擁抱着自己的奶子，享受着剛才「繾綣」的餘韻。轎子有節奏的搖動，使阿藤昏昏欲睡。

渡過兩國橋，再從戲台的旁邊進入元町時，有一種粗暴的聲音喊著：

「把轎子停下來！」

本來半睜半醒的阿藤，由於轎子卡嚐一聲的被放下，有一點驚訝的清醒過來。

「到底要幹什麼呀！」

這時，衙門的燈籠進入了她的眼簾。

「噢……原來是女人？」

「咦？」阿藤看到了深川的手下，看守城門的金五郎：「到底在幹什麼呀！難道又在抓逃犯啦？」

「天哪！玩蛇的大姐，妳現在才回來呀！妳到什麼地方去啦？」

「你這個笨頭笨腦的東西！在這個時間裏，女人坐着轎子心滿意足的回家，還不是幹了「飄飄欲仙」的事情……」

「噢……原來是前往幽會。唔……我說大姐啊，有時妳也讓我嚐一些甜頭啊。」

「那太不湊巧啦！我的時間表裏沒有你的名字啊。」

「那……那就讓我站在此地瞧瞧吧！」

金五郎企圖打開阿藤胸前的衣物。

「你想吃老娘的豆腐嗎？渾蛋！」

阿藤豐滿的奶子露出一部分。

「金五郎，你發現有嫌疑的人嗎？」有人走了過來，這個人阿藤也認識，原來是捕快篠田伴內。

「原來是阿藤。」篠田笑容可掬的說。

「篠田大爺，又在逮捕犯人嗎？」

「嗯……」

「是否又讓偷兒溜掉啦？我用蛇來幫你抓人吧！」

「如果看到古怪的人，必需盡快的通報……」

「好的……好的……」

篠田伴內不喜歡阿藤應付式的回答，拉歪着黑色的嘴唇說：「喂！妳別愛理不理的德行。妳以爲我何以會放妳一馬？」

「您不用操心，我把蛇訓練得服服帖帖，牠們不會妨礙到隣居的。」

「妳別裝蒜啦！」

「可是……」

「妳以爲我的眼睛是笛孔嗎？在半年前，我就知道妳在吸食官方禁止的鴉片了！」

「大爺，那是……」

「好啦！今夜我不跟妳計較。妳快回去吧！」

「大爺，您饒了我吧！如果我不吸它的話，整個人都會發瘋呢！」

「好吧！咱們以後再談。」

伴內瞧了阿藤隆起的大奶子，對抬轎的人點點頭。

捕快抓住庶民的秘密，不僅對犯罪搜查比較方便，而且也可以藉此一飽私囊。如果對方是女人的話，除了金錢，還可以動她們肉體的念頭。

篠田伴內不僅以這種方式偷了人妻，以及守寡的女人，而且，他又一直在動玩蛇的女人——阿藤的腦筋。

阿藤還不會玩蛇以前，曾經被蛇咬過一次。所幸，那條蛇並没有毒，但是一連疼了好多天，使阿藤感到苦悶異常。

看到了這種情形，表演吞劍魔術的中國人——十官，教阿藤吸食鴉片以減輕痛苦。

不久以後，十官就變成了她的入幕之賓，提供她購買鴉片的金錢。因爲，阿藤玩蛇的收人根本不夠她吸食鴉片煙。

待十官被人謀殺以後，阿藤仍然戒不了鴉片煙。不過在不久以後，她就摸到了獲得鴉片煙的門路。這以後，阿藤就在酒、男人，以及鴉片煙之內打轉，生活過得很荒唐。

在這衆多的男人裏面，白頭巾武士虛無的接觸方式，最叫阿藤感到銷魂，也是最叫她感到陶醉的人。

「只要妳看到古怪的傢伙，立刻就來報告！」伴內從她的背後說：

「他的年齡跟我差不多。他留着長長的鬢角，看起來像一個流浪的武士。」

五

看樣子彷彿要抓大盜似的，到處都有官差在擋路。阿藤渡過兩國橋，一直回到船庫的大雜院爲止，前後被擋駕三次。

「真是太煩人啦！到處都在盤問，實在太没有道理了。」

到了這時，阿藤的陶醉也被弄醒啦！不過，頭部開始感到昏沈。那是因爲長時間不抽鴉片的緣故。她打算回到家裏後，好好吸它幾下，然後就蒙頭大睡。

打開門户，進入黑漆的泥地時，突然有人把她抱住。

「啊……」

「請不要作聲。」

男人把他的手覆蓋在她嘴巴上，再把掙扎的她抱進屋裏，再囁嚅的說：「是我

呀！」

「……」

「我就是青江弦四郎。請妳不要作聲……」

男人放開了手。在黑暗中，兩個人促膝而坐。

「諒必妳已經知道了，他們正要抓我呢！」

「原來，他們要抓的人就是你？」

「是啊。爲了微不足道的小事，就想抓我。」

「你到底做了些什麼事呢？」阿藤把手放在男人的大腿上，更靠近了一步：「那時，我以爲是武士在吵架，什麼也沒有問你，這一次卻是衙門的官差要抓你……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

由於事情重大，以前豪爽的態度已經消失了幾許。

「你到底幹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呀？是否爲了給姘頭錢，盜取了金銀財寶之類？」

「我才不會盜別人的東西呢！正因爲走了霉運，惹上了殺人的嫌疑……」到此，弦四郎才想到跟她細說也沒有用。當然啦，弦四郎根本就不知道她跟白頭巾的關係。

「你真的不是下手的人嗎？」

「我騙妳幹嘛！那個死去的可憐男人……跟我無冤無仇，我沒有殺他的理由啊。」

「既然如此，你去向他們說明不就得啦！」

「我就有這種打算。」

眼看阿藤的嘴唇就要碰到他的臉，弦四郎移開他的面頰說：

「他們是故意要陷害我的。衙門的某人在算計我，使我蒙上了殺人的罪名。」

「既然是如此……那麼你就……」

「噓！」

響起了脚步聲。有人踏在溝板上進來。

「阿藤大姐，藤姐！妳已經睡着了嗎？」原來是看守橋樑的金五郎：「大姐，我有公務在身，必需跟妳談談，妳起來吧！」

天哪！他會不會進來呢？

弦四郎不敢動彈。如果金五郎進來的話，只好跟他拚了。

曾幾何時，阿藤整個人依偎在弦四郎的身上，她用力的抱着弦四郎的背部，她的面頰已經貼上了弦四郎的胸膛，彷彿想聽弦四郎的心跳似的。

阿藤塗抹的廉價髮油，經過了汗濕以後，發散出了一陣陣的臭味，使得弦四郎在黑

暗中不斷的皺眉頭。他用手拍着阿藤想離開她一些距離，想不到她更進一步，把身子的重心移到他的懷裏。

「阿藤姐，很可能睡着了。」

金五郎很可惜的搓搓手。

門並沒有下鎖。想進去的話一點也不困難。事實上，如果真是爲了公事的話，他一定會大聲的叫嚷起來。從他老大不情願的回去推測，他一定是爲了一親阿藤的芳澤才來的。

「好像已經走啦……」

弦四郎一心想離開阿藤的糾纏。想不到她隆起的大奶子，好像在炫耀它們的彈力似的，緊緊地貼住弦四郎。

「金五郎可能還在哦……」

「依我看，他很可能走了，妳點燈吧！」

「我不要！」

阿藤不覺提高了嗓門。因爲她在氣惱。從肌膚貼在弦四郎那一刻起，剛才的餘燼又重新燃燒起來了。

——上一次讓你溜掉了，這一次你再也溜不了。

六

阿藤認爲她已經逮住弦四郎。她被麻藥所啃食的身體，根本就不知道慾望的限度。僅僅在半個時辰以前，她方才被野獸似的白頭巾愛撫過，那種陶醉感，還在她的內心裏搖曳着。不過，當她心儀的弦四郎闖進來時，她燃不完的餘燼又燃燒起來。

除了這點以外，憧憬着跟美貌的武士發生肌膚之親，也是叫阿藤慾情熾烈的原因。

「以前你不是說過，你並非不喜歡我嗎？」

「……」

「今夜，你就不要再推辭了。或許，想叫武士大爺抱抱奴家，乃是一種奢望……不過，請你看在奴家愛你那麼深刻的份上，愛愛奴家，可憐可憐奴家吧……」

「我從來就不認爲自己是什麼武士，而感到驕傲。前一次，我實在對不起妳。」

「既然如此……那就……」

「可是，我現在沒有那份心情呀！官差都在追捕我……我却是沒有地方可去。」

「……」

「除了妳這裏，再也沒有地方可以隱藏我這個不滿六尺的軀體了。我認為妳或許可以收留我……真對不起……」

「我始終都不存着——你必需謝奴家的念頭。奴家不喜歡你口口聲聲人情義理，更不喜歡聽什麼『恩惠』，什麼『對不起』，只要跟奴家度過一夜，奴家就不會把你當成外人看待啦！」

阿藤吐出的氣熾熱如火炎。她的身體好像被激情搖盪着，不時的發生痙攣。

「討厭！討厭！奴家討厭你！」

阿藤捏緊粉拳，敲打着弦四郎的胸膛。待弦四郎把她的粉拳抓住時，她發出了一聲呻吟聲，整個人趴在男人身體上。這時，她發現弦四郎的「那兒」已經硬直了起來。

「弦四郎大爺！」

阿藤的手從弦四郎的肩膀滑到背部，有如在尋找某物一般，突然滑到了弦四郎的腰部。

「啊……不要那樣……阿藤……」

女人燃燒似的身體，對於弦四郎肉體的反應，再也忍不住了。

「拜託你……拜託你……快點抱奴家！」

不但是吐息如火，甚至她的身體也變成了一團火。她有如瘋狂一般撲到他的身上，弦四郎仰面倒下去。

感到阿藤的手在他腹部活動時，弦四郎感到必需從兩條路裏選出一條來。他很高興阿藤對自己的一片痴心，但是……仍然有一件事阻止他跟她繾綣。就是這件事，使他變不了「野獸」。

弦四郎想把阿藤推開，但是由於流汗手掌太滑，根本就無法把她推開。她的朱唇一直想吻他的嘴。

「阿藤，不行……唔……」

她的朱唇終於覆蓋在他的嘴上面。她乾燥的喉嚨幾乎要噴出火來。牙齒碰在一起發出「卡嗟」的聲音。她感到如醉似痴。

就在那一剎那，弦四郎感到異樣。如果說是戰慄的話，阿藤的身子未免顫抖得太厲害了。她有如發作一般，用腳踢著榻榻米。

——會不會是太興奮了呢？

弦四郎想著。

「妳到底怎麼啦？」

她想爬到推開她的弦四郎身上，但是手把的力量喪失，整個人都滑了下來。

「啊……啊……啊……」

好像要跌下斷崖似的呻吟。而且，一面又用脚踢打榻榻米，一面翻滾。

弦四郎害怕她的聲音會傳到外面，然而又不知她何以如此？

「快把煙遞給我……快把煙遞給我！」

「煙？」

女人掙扎的痛苦，使弦四郎忘記了他本身的危險。他找出了燈座，取得打火石。當他把火口之火靠近燈芯時，看到一幅白色的肉體踢掉了蚊帳，剝落的牆壁上面，誇大地映出了她的手脚的影像。

她的胸部敞開，衣襬掀開，豐盛的奶子在晃盪着。大腿間幾乎一覽無遺。阿藤痛苦地抓着奶子，呻吟着：

「啊……啊……快把煙遞給我……快……啊……啊……」

發暗的膚色，看起來跟豐碩的身材很不相稱——一直到現在，弦四郎方始發現到這一點。

因爲苦悶而扭曲的面孔，陸續地噴出油汗。她的頭髮有如海藻一般散開來，掃着榻榻米。看起來彷彿是處身於地獄一般的痛苦。本來沈溺於情慾而紅潤的嘴唇，如今不僅顯得乾燥，甚至裂開而泌出了血液。

「拜託，拜託……你把煙拿給我……」

阿藤喘着氣說。

弦四郎拿起了曾經在頂篷船裏面瞧過的煙管，把它交給她。阿藤迫不及待的啣起了它。

那隻煙管的煙斗奇妙地擴張開來，是弦四郎從來不曾看過的煙管。阿藤有如一條青蟲似的蠕動身子，從長型火爐的抽屜裏取出一支小壺。再把手指伸入裏面取出青黑色的糊狀物，利用座燈的火，把它們焙一會兒，再塞進煙斗裏面，點上了火。

這麼一來，立刻響起了「喳……喳……喳……」類似裂開的燒焦聲。隨着一股青白色煙霧的上升，屋內彌漫着一種臭味。

她大口的吸了一下，兩下……逐漸的，阿藤的面孔恢復了平靜。一雙眼睛雖然在瞧着弦四郎，然而它們都缺乏活力。

這種臭味以及表情，弦四郎已經在頂篷船裏面領教過一次了。

——這個女人到底是……

關於鴉片煙的種種，弦四郎曾經聽船員們說過。但是，弦四郎只把它當成有關外國的傳說，一直把它放置於腦海裏的一個角落。

——據說那是一種毒品。雖然吸食會予人一種飄飄欲仙的感覺，但是隨着歲月的推移，身體將逐漸的被腐蝕掉。

弦四郎以悲哀的眼光瞧着阿藤。

阿藤再也不管她敞開的胸部，撩高的衣襬，整條腿都露了出來。雖然她的胸部甚爲豐隆，但是却呈現不健康的灰暗色。

這個女人就要被麻藥毀掉了。

接着，近乎異常的靜謐降臨。夏天的夜氣進入了大雜院的一室。弦四郎從阿藤身上把視線收了回來。

他再傾聽一下户外的氣息。他的生活方式跟阿藤相差太多。他還有很多工作非做不可，當然就沒有心情陶醉於麻藥裏面了。

傍晚的閃電

一

在涼爽的晨氣流入屋裏時，青江弦四郎走出了大雜院。在朦朧的光線之下，阿藤還睡得很深沈。

真是可憐的女人……如果能救的話，弦四郎實在很願意救她。但是現在的弦四郎連自身也難保了。

警備所等官府，還有捕快，巡邏人在活動。

這一天，弦四郎在附近的彌勒寺境內一直睡到午後。在正殿的屋簷下睡覺時，他事先把撿來的爛瓜弄成兩片，放置於附近，以避免青蟲的侵襲。

這一天很溽熱。寺院的簷下却是很涼爽，使他一直睡到午後才起身。

因爲兩國橋附近有捕快，弦四郎只好遠繞著小梅村舉步。

他已經在法恩寺門前吃過了午飯。上次在街頭吹笛時人家施捨給他的錢財意外的多，還剩下不少碎銀子。在那兒，弦四郎也買了頂竹笠子。這頂竹笠子跟昨天那一頂不同。弦四郎如此做，無非是要隱瞞捕快的耳目。

到了叫賣扇子聲音比較疏落的下午四點樓左右，也就是在黃昏時分，他到下谷練塀小路的木谷孫左衛門家拜訪。

吹笛子引誘白狐的做法，再也不能派上用場了。

既然到了這種地步，那只好去請教孫左衛門，幾個比較可疑的問題了。

「噢……你没有發生事情嗎？」

孫左衛門把一雙眼睛睜得圓圓的。

「發生事情？你瞧！我不是好端端嗎？奇怪，你怎麼知道在下有危難呢？」

「這個嘛……是這樣的……聽説你昨天在鬼屋跟某人決鬥，使三個官差受了傷……」

「因爲，他們誣賴我，我實在萬不得已。」

「嗯……可是脱逃是重罪，你要怎麼收場呢？」

「反正啊，船到橋頭自然會直。」

「你別把它看成風牛馬不相干的事情，你會損及家名呢！」

「好了……」弦四郎笑着揮手示意：「今天，在下並非來聽你説教的呀！」

其實，孫左衛門也有一些事情要問弦四郎。

「你目前住在什麼地方？你躲在何處？」

「你問這個幹嘛？」

「唔……我並非爲了自己問你，因爲萩乃很關心你。」

「謝謝你的關心。很可悲的是我没有地方躲藏。有時，只好住在崗哨小屋。」

「到崗哨小屋？你要找人嗎？」

對於弦四郎這句挖苦的話，孫左衛門好像聽不懂。

「然而，你既然殺害了製笛師，那就不能怪官差要抓你啦！聽説，他的名字叫庄吉什麼的。你是不是到芳町玩『相公』，跟他爭風吃醋，而殺害了他呢？」

「你別瞎説，我跟你不一樣。」

「喂……你別跟我打哈哈呀！殺人可是重罪呢！」

「可是，庄吉根本不是我殺的。」弦四郎説到此地，凝視着孫左衛門一陣子：「有人故意要陷害我。」

「那人是誰呀？」

「我知道他的名字。」

「到底是誰呀？誰那麼陰險呢？如此說來，一定是此人殺害了製笛師。」

「不是他，是另外的一個人。」

說到此地，弦四郎把沈靜的面孔朝向庭園。在向陽青葉的反照之下，弦四郎的面孔顯得很蒼白。

「我被你弄糊塗啦……我不知道你在說些什麼……」

「是啊。我自己也正在思考這兩者之間的關係。」

「我全然不懂。可是，我認爲可能跟笛子有關連。也許是狗尾花等的笛子在作祟。」

弦四郎微笑了起來。他對孫左衞門的言行有一些疑惑。聽了這些話，更感到自己的判斷不錯。

——果然有問題！

「就如我上次所說，那些笛子有魔鬼附身，最好把它們毀掉。」

「……」

「我不知道，你喜歡那些笛子到什麼程度，不過，你最好下明智的決斷。你帶着笛子嗎？」

「……」

「你把狗尾花的笛子放在哪兒？」

「就在這兒！」弦四郎拍打着他的腹部說：「我都貼身的攜帶它。」

「那……那未免太危險啦！」

「此話怎麼說呢？」

「實在太危險啦！魔鬼會附身在你身上的！太危險啦！你把它交給我！我會很快的叫人驅魔……」

「謝謝你的好意，可是在下不相信那一套。如果交給你的話，那就讓你賺個夠啦！」

「你在胡說些什麼！」孫左衞門一絲不苟、有如看板的臉孔頓時變成火紅，暴跳如雷。

「你真不知好歹，我是關心你呀！」

「我只是說不會上那夥人的當罷了。」弦四郎仍然面帶笑容說：「萩乃到哪兒去

啦？」

二

「萩乃到護國寺參拜去了。」

「萩乃小姐帶着萩花之笛呢！」

「你說什麼！」

「……」

「你雖然年紀不小，但是犯了一項很大的錯誤。你對我說過，你是第一次看到狗尾花之笛。事實上，萩乃小姐從她生父家帶來了一支笛子，整整玩了十五年。難道，你一次也不曾看過嗎？如今，萩花之笛又在哪兒呢？」

頓時，孫左衞門有如被脅迫一般，期期艾艾的說：

「我……我不知道呀！會不會是萩乃……」

「萩乃小姐一時大意把笛子丟掉啦……」

「什麼！」

「不過，我撿到啦。你瞧！」

弦四郎從懷裏摸出紫紗包的兩支笛子。

「你這個渾球！」

孫左衞門冷不妨「啪！」地伸出了手，不過，兩支笛管却把它揮掉了。弦四郎笑着抬高了他的雙膝：

「我再也不會上你的當啦！所有的人，都被你這個做事認真的人騙了。」

弦四郎說了一些侮辱孫左衞門的話以後，站了起來，瞧瞧四周以後，才走了出去。

孫左衞門咬牙切齒的目送弦四郎離去以後，下令管家去釘弦四郎的梢。管家立刻飛奔出去，但是很快的就回來了。

「被他溜掉了嗎？」

「依在下看，他不可能逃得那麼快。他進入本多大爺家的巷弄以後就不見了。」

「那條巷弄是死胡同呀！」

孫左衞門思考了一陣，然後拍了他的大腿說：

「嗯……對了！」他靠近管家的耳朵說：「多助，你趕緊去叫一頂轎子，然後呢，你就如此如此……」

說罷，得意的展露笑容。

當孫左衞門坐着的轎子，飛奔過尚有餘熱的地面時，弦四郎就躲在屋影裏緊追不捨。

——他到底要到什麼地方呢？

弦四郎持有狗尾花之笛以及萩花之笛的事實，叫孫左衞門嚇了一大跳。

孫左衞門所坐的轎子，一定會到跟笛子有關連的地方，只要解開笛子之謎，就可以明瞭清香被殺的真相，看到白頭巾的真面目，甚至還可以救出小園姑娘——弦四郎如此想著。

事實上，小園姑娘被幽禁六天以後，在那一天已經回到了家。她詢問武平等人：

「弦四郎大爺到底到什麼地方去啦？」

孫左衞門所坐的轎子從寬坦的道路走過，再渡過三橋。

——難道要進入山地裏面嗎？

弦四郎如此想時，轎子突然朝向左方，通過了仁王門前町。

左邊是映着積亂雲的不忍池。池裏開滿了白色的蓮花。在弁天橋上來往的人影並不少，不過在日落黃昏以後，來此地乘涼的男女將更多。

——難道他要進入水茶屋見人嗎？

弦四郎猜錯啦！轎子走過池端向花園前進。

——原來是要到谷中……

來到了八軒町時，在拐彎處出現了感應寺的後門。弦四郎認爲他敢情要上墳？向左方前進的話可到道灌山，朝右的話，只要走下芋坂坡道，即可抵達根岸，以及黃鶯谷。

轎子向右邊拐彎。

——孫左衞門到根岸幹嘛？有關笛子的謎可以解開了嗎？

來到了芋坂坡道，太陽已經逐漸的下沈，四周罩上了一片黃昏的氣息。

芋坂下面是所謂的新堀。乃是一條注入小河的水流。該土橋附近已經籠罩了一層薄墨。

來到了這個地帶，江户已經呈現出了濃厚的郊外氣息。蚊蚋嗡嗡地飛着。

——咦？

弦四郎傾耳靜聽。

薄暮的荒野盡頭傳來了吹笛子的聲音。

「那就是野風之曲呀！」弦四郎感到愕然。不止是曲子相同而已，那種音韻……那種寂寞的音調，叫人迴腸盪氣的旋律……那一定是花笛没錯，錯不了的！

到底是什麼人在吹奏呢？那種有如抽泣的野風之曲。

夜氣逐漸的逼近。種植花木的花農小屋，外面有圍牆的小寮紛紛點起了油燈。那一陣悲悽的笛聲，彷彿是暗戀着燈火的孤獨旅行者。

「到底是誰在吹花笛呀？」

弦四郎感到焦躁。

左邊是很大的感應寺（後來改爲天王寺）。右邊則是上野的山岳。渡過了土橋，就是延緜到根岸村的金杉水田。

笛聲如訴如泣，在黑暗中飄來飄去。弦四郎突然萌生了尋找吹笛者的衝動。

「到底是去追踪笛音好呢？還是應該去跟踪轎子？」

三

孫左衞門坐的轎子，在那時已經渡過了土橋。

「就在此地停下來吧……」

在靠近根岸松林的田圃裏，有一片類似武藏野的雜木林。到了財閥居住的漂亮建築物前面，孫左衞門叫轎子停下來，再進入木門。

——原來，他就是要來此地？

弦四郎在大樹背後看着。

——小園很可能被幽禁在裏面……

月亮在黑低的雲層裏面。清冷的夜風，使櫸樹的樹梢搖晃了起來。

呀嗬！呀嗬！又響起了吆喝的聲音。

燈籠搖晃着接近建築物。

——又有誰來了呢？

轎子似乎不知道櫸樹後面躲着一個人，從容的進入裏面。

——到底是誰呢？

只要知道他是誰，就不難解開謎題。弦四郎打算詢問轎夫。

空的轎子被抬了出來。

當弦四郎想從櫸樹後面走出來時，又來了兩頂轎子。

——是否爲會集呢？到底要做些什麼事情？

轎子到了木門前，在客人一聲命令之下，轎夫吹熄了燈火。

天空裏連一顆星星也沒有，黑風隱藏了來客的面目。

弦四郎在失望之餘，看了一下田圃。已經沒有夜歸的莊稼漢了。遠處只有兩三點燈火，看起來似乎是鬼火。

弦四郎走到路面。燈籠又亮了起來了，弦四郎等待着空轎子的到來。

轎夫嚇了一大跳！在十多尺前方停止了脚步。

「噢……原來是武士大爺……」

抬前面的轎夫哀叫了一聲。這一帶時常有盜匪出沒。尤其是到了最近不景氣的時期，就是膽大的轎夫也不喜歡走夜路。

「嗯……」

「大爺……」抬後面的轎夫說：「這是回頭轎子，可以算便宜一些……」

「我知道是回頭轎子。」弦四郎以冷淡的聲調說：「你們打哪兒來呀？」

「哦？」

「你們的轎子屬於什麼行號？」

「唔……是屬於馬喰町的勘八。」

「馬喰町嗎？剛才的客人是武士呢？還是一般庶民？」

「這個……」

抬後面的轎夫遲疑了一下才說：

「好像是武士咧……」

「兩個人都是武士嗎？」

「是啊。其中的一個好像是野武士。」

「他們在哪兒上轎子？」

「是在同朋町的街角上轎子……有何貴幹？」

問到這裏已經足夠了。

弦四郎點點頭說：「謝謝你們啦！」

「噢……大爺您不坐轎子嗎？」

「現在不必啦，以後有的是機會。」

聽了這話，轎夫有些不高興：

「是嗎？後面的夥伴，咱們快點趕路吧！」

「真是的，白浪費了好多時間。」

也許是憑着燈籠的光線，轎夫把弦四郎看成了野武士吧，而說了些不中聽的話。

後面的轎夫也附和着說：

「天哪！非跑快一點不可！就快要下雨啦！只有慢吞吞的傻瓜才不怕下雨呢！」

弦四郎沒有多餘的時間理他們，心裏如此想着：

——同朋町嗎？那麼離「修行僧井」很近囉？

白狐的出現與消失都在那個地方。

昨晚，弦四郎在逃走之際，使三個官差負傷的事情，都應該歸罪於白狐逃得太快。就算是學會了忍術，也不可能消失得那麼快速。凡人是絕對不可能做到這種地步。

如果穿着黑色的夜行裝，那還有話說。但是，他却是戴着白色的頭巾——雖然那是月夜，他還是平空消失了。

至於白狐是否逃出了鬼屋呢？一直到了天亮以後，官差才在鬼屋展開搜索，結果是一無所得。

因爲白狐消失得太快，官差跟一些看熱鬧的人都來追捕弦四郎。如果官差只有半數的話，那就不會發生誤傷的事故。

——我得叫武平一夥人到那兒調查看看。

今晚，很可能從這個房子得到一些線索。三條線交叉的地方，一定有打開笛子之謎的鑰匙，甚至可由此獲知小園姑娘的去處。弦四郎如此想着。

當弦四郎走進木門時，有一雙眼睛凝視着他。

四

好像有一隻黑手遮蔽了最後的星光似的，天空變成黑黝黝一片，根岸田圃籠罩了一片黑暗。

那棟房子原來不是什麼漂亮的建築物，似乎是一間田圃中的一間寮舍而已。雜木林代替了牆垣，遮斷了人們的視線以及北風。從木門進入的弦四郎眼看四方，耳聽八面，沿着主廂房，走到了庭院那邊。

八個榻榻米的房間點着座燈。因爲時值盛夏，取下了紙門，青色的竹簾子迎着夜風搖曳着。風鈴在鈴鈴作響。有一個瓷器豬正吐出燻蚊子的煙。

奇怪，人都跑到哪兒去啦？只有燈以及燻蚊子的煙，那未免太不近人情了吧？

——孫左衞門那麼熱愛狗尾花笛子，甚至想憑恩惠奪取它，到底是爲什麼呢？

弦四郎認爲——孫左衞門知道了他手中握有狗尾花以及萩花之笛，可是他又打不過弦四郎，只好去找人商討對策。

前後有三頂轎子來到此地，正好證明了他的想法沒錯。

到底那夥人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弦四郎躲藏在茂盛的八角金盤後面，注意四周的動靜。他始終聽不到任何的聲響。

不過，當他再仔細瞧那房間時，卻看到了一個長長的包裝物。好像是有人忘了帶走，放置在座燈旁似的。

那是錦緞的袋子——

它會不會是剛才吹出野風之曲的笛子呢？弦四郎再也不遲疑了。他很大膽的從廊子爬上去。他一握了錦緞的袋子就知道裏面裝着笛子。

他七手八脚的解開繩子，打開了袋子。的確，出現了塗抹成黑色的一個竹管。

「咦？這是？」

是狗尾花的牌子。原來是叫笛師庄吉在短期內製成的冒牌狗尾花之笛。

在那一刹那，白頭巾嘲笑的面孔，跟狗尾花的圖案重疊在一起。

就在那一瞬間，厚紙門被打開，一道影子有如黑豹一般躍了進來。他想在迅雷不及掩耳之下，將弦四郎劈成兩半。

「見鬼去吧！」

當殺氣騰騰的刀將碰到弦四郎的髮髻時，只在一刹那之間，弦四郎立起了一隻膝

蓋，抽出他的佩刀往虛空一揮。

「哇！」

那道黑影有如被踏扁的青蛙似的慘叫了一聲，他的刀子插在榻榻米上面，整個人翻滾到院子裏。

「殺了人啦！」

有人大叫了起來。

平靜地站起來的弦四郎，把啣在嘴裏的笛子扔掉。

「我並沒有殺人，」他面孔上帶着微笑說：「你們看！他不是爬起來了嗎？我並不像某一個嗜殺的傢伙，動不動就要以飛劍殺人……」

接着，又有一個使用黑布蒙面的男子——好像野武士的傢伙摸着他的刀柄。其中甚至有人拿着短鎗。

「統統滾出來呀！總共有幾隻呢！一，二，三……」

弦四郎的嘲笑，真的把那夥人都引出來啦！其中的一個踢開小桌子，跳了進來。

「你太不中用啦！」

僅在抽出刀子，發出鏗鏘一聲時，他的腰骨就受到了弦四郎的一擊，滾下廊子。

他被弦四郎打下的刀子，就掉在第一個男子的刀子一旁。接着他慘叫了一聲，可能是被刀又劃破了皮。

「真是窩囊廢的報仇方式。」弦四郎又嘲笑了起來：叫有本領的傢伙先過來吧！我要叫你們個個變成殘廢，剁掉你們的手脚。」

弦四郎說着，一面用他的脚把假狗尾花笛子踩碎。

弦四郎手裏拿着刀說：

「你們夠笨的啦！到底在哪兒學的劍術啊。哪有人使用那種刀法？」

竹簾子搖晃了一下。飽含雨氣的風兒，刷一聲的吹進來。原來，有人粗魯的拉開了槅扇：

「弦四郎，你來得正好！」

五

方才說完話，石礫就飛了過來——

當白狐引以爲傲的十方飛劍射到榻榻米上時，弦四郎的影子老早就不存在了。在那一瞬間，他已經飛躍了起來，四平八穩立在床柱背後。

「白狐！你也滾出來啦！」彷彿是看到了懷念的東西似的，弦四郎莞爾一笑。他又潔白又清淨的牙齒，多少挫掉了那些人的銳氣。

「我不曾料到會變成這樣。原來，孫左衛門跟你們是一丘之貉。」

弦四郎終於明白孫左衛門爲何那樣執着於狗尾花笛。

「如今，孫左衛門安在？」

除了白狐以外，大家都使用黑布蒙面。其中兩個是武士，兩個則是市民。武士可能是主持者，身上穿着豪華的衣服。不過，這四個人的身材跟孫左衛門不符合。

「孫左衛門溜掉了嗎？」

弦四郎拖着他的劍，把刀尖對準那夥人，但是他的心境有如水一般的澄澈。

在這個時間內，弦四郎不停的看着那四個人，一心一意想看穿他們的弱點。所謂的劍氣，乃爲刀刃將最先擔任指引的角色，手部再應着它的指引，毅然的去迎敵。不過在思考的那一瞬間，心眼仍然必需時時的感應劍氣。

——咦！這些傢伙，我好像在哪兒……的確，我好像在哪兒見過……

不僅是武士而已，就連那兩個庶民的身材，也牢牢的留在弦四郎的記憶裏面。

只是，弦四郎想不起他們到底是誰？

「盛夏戴着面罩太苦啦！」弦四郎揶揄着說：「你們害怕我認出你們嗎？如果是男子漢大丈夫的話，就把面罩取下來吧！或者，你們就這樣讓我回去？」

「你認爲你可以活着回去嗎？」白頭巾如此的吠叫着：「想探求咱們秘密的人，一個都不能活下去！」

「真的？那才有鬼呢！」

「你說什麼！」

「既然不讓我活着回去，那就不要鬼鬼祟祟的蒙面呀！」

白頭巾再向前走一步。

「或者，你們害怕我死了以後向閻王爺告狀？」

「隨你怎麼想都行！」

說這句話的人體格很棒，弦四郎對他的聲音也很熟悉。他差點就想出了具有角劍菱紋章的一個熟人。

「你們別幸災樂禍啦！我不會下地獄，我要到極樂世界。」

弦四郎雖然被好幾個人所包圍，但是他一點也不喪膽，繼續的在侮辱那夥人。終於有一個暴躁的人舉劍砍了過來。弦四郎的刀跟那人的刀在半空中相碰。一回合，兩回

合！猛然相碰的白刃發出的火花，使屋裏屋外都明亮了起來。

好似點燃了一百支蠟燭似的。

火花消失時，轟然巨響包圍了這個屋子。在一陣轟然雷鳴以後，下起了傾盆大雨。彷彿煙霧的雨氣，斜斜地下到屋裏。

不知誰動了手脚，座燈熄滅了。數支刀一起包圍了弦四郎。

劍法以及劍理在舉刃對峙時會强力地發生作用，一旦變成亂刀的話，意識也會跟着雲散。

在這種場合之下，在道場所練就的劍術就不能發揮作用了。那種從左至右，從前到後，充滿了憤怒，以及憎惡，急切的厮殺法，很像打在草木上的驟雨。

雨一直下着。雷鳴不斷的引來雨水。那種沛然的雨水，好似要遮蔽這場亂鬥，不讓人們看到似的。

在這種亂刃之下，只有一句話支配着弦四郎的內心，那就是——千萬別殺人！

良心一直驅策着弦四郎。既然已經找到了殘暴的殺人鬼，想證明他的清白就不算很困難了。所以嘛……必需在不曾殺人之下，脫離這個地方。

——我也不想殺他們！

弦四郎雖然如此想著，但是那夥人的兇刃好像在嘲笑他一樣，有如雨水一般，往他頭上劈過去。

六

在那一瞬間，蒼白的閃電又越過竹簾子，照亮了屋子裏面。

在那一道閃電照耀時，弦四郎抬起了他被濺了血的臉孔。怒吼以及亂刃，在瞬間又變成黑暗時，又包圍了弦四郎。

有人慘叫了起來。弦四郎已經殺出重圍，跳出包圍圈子外面。

——在脱逃的前一刻！

弦四郎想活捉一個富裕的商人。因爲流浪的武士居無定所，主持的武士到萬一時，可以走上切腹這條路。由此看來，要打聽秘密的話，當以逮捕庶民最理想。至少，看看他們的面孔也有助於破案。

突然間，又有刀刃阻止了弦四郎的去處。

「哼！想溜？」

刀刃引起了一陣淒厲的風，白頭巾站在弦四郎面前：

「我不會讓你活着回去的！」

他的聲音比其他的人淒厲。

有如刀刃要求彼此較量一般，兩個幾乎勢均力敵的力量，以異常的吸引力使兩支劍糾纏在一起。有如要刺破天花板一般，垂直地上升的兩刀身迸出了火花，護手與護手相碰的衝擊力，一直傳到手肘。

兩個人雖然在黑暗裏，但是兩張臉孔已經近在咫尺。白狐從薄薄的頭巾裏漏出了火熱、短促，以及焦急的呼吸聲。這時，弦四郎在這個陌生的屋子裏，突然嗅到了女人的氣息。

那些女人的氣息是發自白狐的頭巾呢？還是屬於這棟屋子的女主人之物？

「喂！弦四郎！」白頭巾咬牙切齒的説：「今晚，你別想活着回去啦！」

「你以爲自己穩操勝券嗎？」

「也許我會敗在你的手下。不過，你也回不了，我會把你也帶到地獄去！」

「你開口閉口都是地獄！難道你愛上閻羅王了嗎？」

力量的均衡一直持續下去。如果稍爲放鬆的話，那將招致敗北。

外面一直下著傾盆大雨。在這種豪雨之下，劍戟的聲音不可能漏洩到外面，當然也

不能期望有偶然的僥倖了。

弦四郎聽到了刀劍的聲音。

——必需要斬他，就切他的皮，割他的肉吧！

只有展開攻擊才能殺開一條血路，欲在死中求活的話，只有勇敢的前進一途。

弦四郎看到約在十多尺前面，有黑頭巾的武士正要點燈。

——這就是死中求活的機會！

弦四郎雷霆似的一喝，壓制了白狐的劍氣。

刀劍的護手相碰時，弦四郎趁勢用手肘擊了白狐的下顎，再一越而起，踢倒了槅扇，逃到了另外一間房。

白頭巾後退幾步，他瞬間地湧出的期待，又在瞬間消失了。他盲目的在黑暗中，用刀劍描了半圓，因爲用勁過度，一隻膝蓋不覺地落在榻榻米上。

他用左手剝下半個面罩，大聲嚷叫了起來：

「不要讓他溜掉！斬他！斬掉他！」

雨聲幾乎把白頭巾的聲音吞噬了。座燈亮了起來，他的手下紛紛趕過來。

「笨蛋！追那廝呀！別讓他溜掉，否則……」

白狐站了起來，脚步有一些踉蹌，下顎有些疼痛，但是並沒有受傷。

「不能讓他溜掉呀！一直追殺下去！」

對於白狐瘋狂似的叫嚷聲音，孫左衛門以一種畏懼的眼光聽着。

那是一間很狹窄的貯藏用房間。那四個人在廝殺開始以後，就退避到此地。

「天哪！怎麼會變成這樣呢……」

一個庶民說。他是一個肥胖如酒桶的男子。他一下子把珊瑚鬼面的菸草盒拿出來瞧瞧，一下子又收入懷裏，以不安的聲調說：

「殺得了那個人嗎？」

「天才曉得呢……」

擁有角劍菱的武士笑笑說。

「首先……」

另外一個將近五十歲的武士以模稜兩可的態度說。他好像很有警戒心的樣子，穿着沒有家紋的衣服，手裏不停的搖着扇子。

「不過，這邊的人很多，大概不會有問題吧！」孫左衛門說：「我不知道那廝如此的厲害。既然他連萩乃的笛子都奪走了，還是早一些殺掉比較好。」

「反正，一旦被他懷疑就很不利了。」

「如果我不讓他到我家就没事了，」孫左衛門很痛苦的揩着頸部的汗水，「我以爲叫他信賴比較好，誰知道……」

「那是姑息的手段。」角劍菱說：「他知道這個地方對咱們不利……」

「反正啊，這棟房子得放棄啦！」肥胖的庶民很遺憾的說。

「我非常的慚愧，一不小心引他來此地。我就去瞧瞧情況。」孫左衛門站起來，走到貯藏間外面。

一個庶民打從剛才起就不知道在想些什麼？如今，他有如影子般立起了膝蓋。

「白狐大爺……」

孫左衛門聽到有人用沙啞的聲音，對白狐說了一些什麼？此刻，孫左衛門正站在廊子眺望外面。

雨勢變小了很多，雷聲也遠去了。

——青江，你快點死吧！你死吧！因爲你太喜歡管閑事，才會演變到今日的地步……

孫左衛門好像在祈求神明似的。如今，他那副忠於職守的假面具就要被剝下來啦！

正因爲如此，他眼中的弦四郎比鬼還叫他害怕。

——好吧……你就死吧……

就在那時，孫左衛門感到有人用一根火棒插入他的脇腹。

孫左衛門的身體跳起了好高，絶叫了一聲，再扭動着身體，彷彿要揮掉疼痛似的，接着啪喳一聲，倒入泥濘裏面。

泥水進入了他的眼睛，他也喝了一些泥水。他拚命的捏着沾在手掌上的爛泥。紅色的粘土從他指間漏了出來。

——我到底怎麼啦……我到底怎麼啦……

疼痛貫穿他的全身——頭部有如火一般的熾熱。他不知想要說些什麼？吞下泥水，又把它吐掉。

我到底……我到底……

木谷孫左衛門全身沾滿了血及泥土，看起來非常的苦悶。不久後他就倒下去不動了，他死了。

哭泣的女蘿

一

「啊……家父怎會？」

看到被運回的屍體時，萩乃掩了她的面孔。孫左衛門的屍體跟隨着驗屍的仵作，以及一名官差。

昨晚，孫左衛門出門不久，萩乃就回來了。問管家時，管家說：

「我也不知道呀！我去問候磯貝大爺回來以後，老爺就不在家了。」

待驗屍的仵作回去之後，官差說：

「我身邊的人在今早才察覺，到那兒一瞧，已經太晚啦……」

「家父到根岸做什麼呢？」

「我倒是要問妳呢！」篠田伴內瞧着萩乃說：「妳真的全都不知道嗎？」

「我什麼也不曉得呀！」

「真的？全部不曉得？」

「根岸那棟房子是誰的住宅呢？」

「就是不知道才感到棘手啊。那一帶有很多姨太太的房舍，」伴內斜睨着萩乃說：

「越是具有身分的人，越是不願意公開他的大名。在那兒一帶只要給地主一大筆錢，他就可以把土地讓出去，根本就不在乎買主是什麼人。」

「既然是住家，總得有家具之類吧？」

萩乃雖然是年輕姑娘，到底是在武士家長大，所以一向規規矩矩。

「到底是木谷老爺的千金，妳跟那邊的女人不同。」

「……」

「木谷，我們也想從家具之類找出線索，但是主要的家具老早就被搬走了。可以說，沒有留下任何的線索。」

失望使萩乃的面頰轉爲蒼白。

「妳也不要太悲傷，令尊的慘死固然很可憐，但是妳必需好好的活下去呀！我會盡力幫妳。」

「那就偏勞您了。」

「在下是負責巡邏的人，認識的人相當多，相信可以幫妳不少忙。」

伴內如此强調，無非是在暗示他要介入萩乃的私生活罷了。

「妳看過令尊大人的傷嗎？」

「還沒有呢！」

說到此地，她彷彿嗅到屍臭似的，用衣袖遮起了手邊的臉兒。

這種處女毫無造作的舉止，看在伴內一般內心荒涼的男人眼裏，彷彿是寶石一般的叫他感到可愛。伴內最擅長的一件事，莫過於趁女人之「危」下手。當他想以不費吹灰之力「逮住」萩乃時，他突然想起了自己踏出了錯誤的脚步。

——難道我愛上了她？那才有鬼呢……我怎麼會迷上乳臭未乾的小女娃子呢？不過，並不壞啊……並不太壞……伴內在自問自答。

——我只是想佔有她而已。佔有了她以後，榨乾她的錢財就拋棄……

不管是小娘子，或是上了年紀的女人，伴內都有對付的方法。

——不妨對她說出更殘酷，更恐怖的事情，她越是感到恐怖越是會貼近我。

「關於令尊的致命傷，」伴內又言歸正傳：「他的左脇腹被刺了一刀，這也就是致

命傷。對方是很卑劣的傢伙。我跟仵作交談過了。那並非爭鬥的後果，而是偷襲。令尊根本就不曾摸到佩刀……」

「……」

「令尊則兩手抓着紅土，表現出很痛苦的樣子……」

「請不要再說啦！」

「我只是想把看過的情形告訴妳罷了。」

「這樣就夠啦！我不想再聽啦！」

「好吧，那麼以後再見。今天實在太打擾妳了！妳的心情很不好，我不該打擾妳那麼久……」

「您如此說，奴家承擔不起……」

「妳原諒我了嗎？實在很感激妳……」

「別客氣啦！您的親切奴家心領了。」

就如此這般，萩乃完全被伴內所翻弄而不自知。

狡猾的伴內，在先說一聲告辭之後，再搬出了一件無根無據，自己揑造出來的謊言：

「噢……對了！抬轎子的人提出證言說，殺害令尊的兇手，是青江。」

「什麼？是弦四郎大爺……」

萩乃差點就昏倒。他瞠目結舌，臉孔頓時轉爲蒼白。

「那個兇手青江弦四郎，前天就脫逃啦！如今，衙門的官差正在追捕他。咱們會幫妳報仇的……」

二

到了那一天的早晨，小園姑娘也聽說弦四郎出現了。

「是真的嗎？會不會是謠言呢？」

「不可能是謠言吧？我聽到市街的居民說過了呢……」龜三煞有介事的說：「據說是根岸的松林一帶，被幹掉的人，竟然是弦四郎大爺昔日的上司咧！好像是發生了一場大廝殺……乖乖，屋子裏面一片血海……」

「喂！龜三，你到現場看過了嗎？」

仙次用手肘推了他一下。

「沒看過啦！只是聽那些差爺說說而已。我認爲告訴小園姑娘有好處呀！所以嘛

……說出來啦！嘿！嘿！」

「你少蓋啦！不要亂說一通，咱們這就去逮白狐吧！」

仙次兩人回去以後，小園姑娘一直感到惶然不安。

——弦四郎大爺怎會斬殺上司呢？

這是萬萬不可能的事情！小園姑娘在內心裏吶喊着。弦四郎大爺並不是恩將仇報的人，那絕對是不可能的……。小園姑娘認識木谷孫左衛門，甚至見過他三、四次。他看起來是一個守正不阿的官吏，也顯得篤實，就是如此的平凡而已。如果說，這個守正不阿的官吏被殺，乃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那麼，弦四郎殺他的事，根本就是叫人匪夷所思。

——不過……

接到這個報告時，小園的心坎裏掠過了一道小娘子的倩影。

小園也打聽了她的芳名——那個看起來端莊的武士家小娘子，芳名叫萩乃。小園甚至目擊到她偕着弦四郎，從頂篷船走了下來。

——不過是乳臭未乾的小娘子罷了……

然而，萩乃的清純，淑美，以及天真爛漫，足以擊敗小園身爲柳橋藝妓的自負。正

因爲如此，小園很憎恨萩乃。

弦四郎殺了萩乃的父親。

——這並非不可能……

最爲單純的理由是——孫左衛門厭惡沒有官職的弦四郎，不讓他接近萩乃。弦四郎在惱羞成怒之下斬了他。

想來，這也並非絕對的不可能。不過，如此一想之後，小園就感到渾身不自在起來。

——如果是這樣的話，弦四郎大爺豈不是太愛萩乃啦？

想着，小園的內心感到焦急、苦悶。

——人家好想見見弦四郎大爺，人家好想見見弦四郎大爺……

小園試着抽煙，但是仍然靜不下心來。她放下煙，彈起了三弦琴，仍然無濟於事，總是感到坐立不安。

——不管啦！不管到天邊海角，人家一定要找到弦四郎大爺。

或許，這是藝妓的性格吧？小園決定到根岸跑一趟。

她迅速的準備一下，就跑到了衙門外面。

「啊！小園姑娘！」武平跑了過來說：「妳還好嗎？咱們還找不到白狐一夥人呢！」

「慢慢找無所謂啦！我說武平老大啊，你有沒有空呢？我有一件事想拜託您。」

「噢……到底是什麼事情呀！再緊急的事也比不得青江大爺的……」

說到此地，武平慌張的閉嘴。

到底是地位比較卑微的差役，一向只能聽上級的命令，絕對不允許同情或者尊敬罪犯。

小園拉着武平的衣袖，走到比較偏僻的地方，悄悄的對武平說：

「我就是爲了青江大爺才出門呀！老大，您就跟我到根岸跑一趟吧！」

「是啊。我們應該找出青江大爺，證明他的無罪。青江大爺從來就不曾做過壞事。他是無辜的。關於這一點，我武平可以百分之百的保證。到了不得已的場合時，我會放棄一切，完全站在青江大爺那一邊。關於這一點，我可以對着大河發誓！」

「不必對大河發誓啦！快替我叫一頂轎子才是真的！」

小園姑娘非常焦急。

她並非急着趕回去出席酒宴賺錢，更不可能陪着客人歡笑了。

「抬轎的大哥請快一點，我會多給你倆一些錢買酒喝。」

「好啊。咱倆會盡快的飛奔。」

「就算不多給酒錢也得趕呀！有急事咧！」

武平有如在保護轎子一般，緊貼着小園姑娘。同時也沒忘記恫嚇轎夫幾句。

三

發生慘劇的那棟房子，有不少幸災樂禍的人在東瞧西看。一個似乎是房主的老頭兒，一面飛濺着口水，一面咆哮着說，除非把這棟房子全面換新，徹底清理，否則的話，根本就不可能找到房客。

「——弦四郎大爺到底在哪兒啊？」

「青江大爺也真是的！躲在這種鄉下地方，更容易被發現呢！」

「可是，好歹他一定在此地呀！」

「但是……如何找法呀？」

小園來到此地才恍然大悟，舉目所望之處，幾乎都是田野。弦四郎可能躲藏的房子似乎極少。看起來，除非挨家挨户的尋找，否則的話，根本就無法找到他了。

「早就知道會來到這種窮鄉僻壤，應該帶仙次跟龜三一塊來。」

「他倆比不得您老大能幹呀！」

小園一心一意的想找尋弦四郎，因此，盡量的巴結武平。

「我沒有妳想像中的能幹呀！」武平摸着他的下巴，很熱心的說：「反正啊，我會盡全力的。咱們就挨家挨户的問吧！不管是寺廟、花農都不放棄。」

只說是美男子的野武士——青江弦四郎，實在是叫搜索非常難以進行。一旦對方弄清是昨夜事件的主犯時，他們的面孔就會硬化了起來。

庶民們樹立的「不管閑事主義」已經抬頭了。他們幾乎都這樣的說：

「我不曾看過那麼可怕的人。」

「奇怪……妳爲什麼找到我的頭上呢？」

「誰跟妳說過，我跟那個罪犯有關連呢？」

反正啊，爲了明哲保身，寺廟跟民家都不願回答這個問題。

甚至有些人打量着小園，說一、兩句風涼話：

「他是好人嗎？值得妳如此的爲他操心？」

「妳很擔心他是不是？可是，年輕的男子很多呀！我怎麼知道他是不是妳要找的人

呢？」

「妳說他是美男子？咱們不會收留吃軟飯的男人。」

如此這般，語帶譏諷的人真不少。

對於只懂得在特權階級中，有如蝴蝶一般周旋的小園姑娘來說，彷彿是來到了他國受到侮辱似的。

小園品嚐到了悽慘的感情。恰有如受到自己厭惡的客人糾纏一般，由於疲勞與屈辱，一下子變成非常的憔悴。面孔上的化粧也剝落，太陽把她晒得頭昏腦脹。

——弦四郎大爺到底到什麼地方去啦？

她的兩脚開始痠痛。小園不曾如此的走過路。如今，她自豪的一雙脚兒沾滿了泥沙，變成烏黑一片。

——對了！弦四郎大爺帶着狗尾花的笛子。只要提起笛子，也許就可以問到他的去處。

說着，小園已經走到了山谷名產——細皮湯圓——的店子前面。

來到山谷的寺廟參拜的人們，幾乎都會在這家店子休息，吃一碗細皮湯圓。雖然地處偏僻的山谷，但是生意非常的興盛。

——小園停止了吃湯圓，說了一句：「老闆，我想請教您……」

「嗯？姑娘想問些什麼呢？」一個看起來不怎會應酬的大叔看看小園這邊。

因爲，山裏的人從來不曾看過藝妓，所以嘛……每個人都目不轉睛的盯着小園看。

「大叔，這附近出現過持着笛子的流浪漢嗎？」

「噢……持着笛子嗎？」

「此人是一位武士，年輕而且……」

小園姑娘對於「美男子」兩個字，實在說不出口。

「妳是說又年輕又標緻嗎？」

「是啊……就是……」

「年輕標緻又愛好笛子的人嘛……喏……不是在那兒嗎？」

「什麼？」

「妳瞧！她不是正在吃湯圓嗎？」

四

聽到這句話，在場的人爆出了一陣哄笑。

到此，小園才注意到一件事情——

原來，長櫈子的末端坐着一個女人。她仍然很年輕，可能只有十六、七歲。瞧到了她的側臉，小園瞪大了眼睛，嚇了一大跳！因爲那張側臉很像清香。

——天哪！根本就是從一個模子裏印出來的呀！

她身上穿着一件醒目的花衣裳，不過，那是適合於十二、三歲女孩穿用的衣裳。到處都有破洞，衣襬敞開着。

當她察覺到大夥兒的視線都集中到她身上時，首先是嚇大了眼睛，接着以虛無的雙眼掃視了大夥兒一下，有如幼兒一般——

「哈哈哈……嗬嗬嗬……你們真有眼光……哈哈……」的笑起來。

——原來，她是一個瘋婆子……

小園起了渾身的雞皮疙瘩。

——可是，太像清香啦！

酷肖的程度，幾乎叫人懷疑爲清香的妹子呢！在明亮的光線之下，小園有一種做白日夢的感覺。她的頭髮上面沒有簪笄，只插着大紅色的夾竹桃。

「妳問的人，並不是她囉？」

老闆笑着問小園。

「嗯……」

「她的腦筋短路啦！不過，她仍然是個標緻的姑娘家呀！剛才寺裏的男子想吃她豆腐，挨了她一巴掌，一直在喊痛咧！」

「嘻……嘻……嘻……」瘋女又笑了起來，再把剩下一個湯圓的竹串子插在頭髮上面。

「乖乖……她把湯圓看成珊瑚玉啦！」一個賣膏藥的郎中說：「如果那個湯圓是珊瑚玉的話，那實在很配合她呢！」

「或許，她自以爲是珊瑚玉吧？瞧她那麼高興的德行。」

瘋女又笑了起來：

「湯圓好好吃……」

瘋女很清楚的說出這句話。

小園看到瘋女從腰間抽出長長的布包時，一顆心突然猛跳了起來！那東西慎重的用錦緞包裹了起來，外形恰有如懷劍一般。

「啊！那是花笛！」

它的外面塗抹成黑色。

而且啊，跟清香秘藏的「桔梗」，以及白頭巾丟掉的「狗尾花」一模一樣。

瘋女無視於小園的驚訝，寧靜的把笛子吹了起來。

是否爲了報答老闆請她吃湯圓呢？

她的吹奏法很熟練，絕對不像是一個精神不正常的人。

嫋嫋的笛聲，在熾熱的太陽光之下，彷彿是帶來了涼爽的幾陣風，就連包好了送給孫子的土產的老阿婆，聽了那陣笛聲以後，也重新坐了下來。

太陽光彷彿就要躲入雲端似的。在無心狀態之下吹出的笛聲，彷彿使她悲哀、悽涼的過去，重新回到眼前。

小園驟然變了臉色。

——這首曲子是……

那陣笛聲帶來了叫她戰慄的恐怖。

對了！就是那首曲子！也就是野風之曲。雖然小園不知道這支曲子的名稱，但是，銳利的十方飛劍帶來的旋風，掠過小園的耳邊。

「妳不要吹啦！」小園叫了一聲，站了起來。

「拜託！妳別吹啦！」

對於小園因恐怖而戰慄的聲音，大夥兒的臉上現出了古怪的表情。

對於年輕貌美的藝妓，突然在臉部發生痙攣一事，叫大夥兒感到嘖嘖稱奇。

——天哪……怎麼又冒出了一個瘋婆子呢？

大夥兒面孔上明顯的如此表露。小園根本就不在乎這些，跑到瘋女的身旁說：

「妳叫什麼來着？那支笛子……妳從哪兒得來的呀？」

「……」

「妳告訴我，好不好？妳在哪兒得到那支笛子？」

小園伸出手時，瘋女立刻嚷叫了起來：

「儂才不會把笛子給妳呢！儂不會交給妳的！」

說着，她想把笛子藏起來。她的表情充滿了幼女的無邪。

「我不會拿走妳的笛子，只要讓我瞧瞧就行。」

「妳真的不會把笛子掩走？」

「嗯……我不會。」

「是真格的嗎？」

「嗯，當然是真格的。」

彷彿被小園的笑容迷惑了似的，瘋女拿出了笛子，但是，又說了一聲：「不要！」再度把手縮了回去。

小園看得很清楚。黑漆上面有某種草花的圖案……，緊緊握着笛子的瘋女小指下面，有兩個清晰的字——

「女蘿」。

五

「天哪！小園姐敢情發痴啦！」

附近的人們你一言我一句的說着。

原來，小園姑娘用轎子把瘋女帶了回來。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

「敢情小園姑娘要把她當成女弟子調教？」

「嗯……長相方面是無懈可擊啦！但是她一向瘋瘋癲癲呀！」

有不少好事之徒圍看瘋女說短論長。

小園應付了那些人一陣子以後，叫佣人燒了一些熱水。瘋女已經好幾天不曾洗澡了。不過她的面孔還算乾淨，她可能用河水洗過臉吧？

叫她脫衣服時，她一直扭扭捏捏的。看樣子，她也懂得男女的分別。待只剩下小園跟一個女佣人時，瘋女才脫光了衣服。

想不到脫光了衣服以後，瘋女仍然不放下笛子。

「洗澡時笛子會潮濕呀！我把它放在乾燥的地方。」

「不要嘛！」

瘋女說什麼也不放下笛子。

小園一面洗着瘋女的身子，一面告訴自己：

——這個女孩兒已經破瓜了。

是否在發瘋以後，才被糟蹋的呢？或者是因爲被欺負而不甘心，以致變得瘋瘋癲癲呢？

小園拿出自己的衣服——包括褻衣褲以及腰帶，一件又一件的給瘋女穿上。也許是洗過澡以後，瘋女感到很清爽吧，她在完全不反抗之下讓小園擺佈。既沒有妹妹又沒有子女的小園，突然想起了布娃娃的換衣服遊戲。

瘋女雖然很坦然，然而，一旦對她說：

「讓我瞧瞧妳的笛子」時，她就會雙眼充滿了警戒的說：

「我不依！」

——好吧……就讓她待在此地，一直到找到弦四郎大爺爲止吧！

小園如此著想。

武平渾身流着汗水回來時，已經將近黃昏。

「不行呀！一無所獲咧……小園大姐。我一直打聽到動坂那一邊……可是啥消息也打聽不到啊……」說到此地，他停下擦汗的手問：「小園姐，妳何時帶回這個女娃子？」

「今日帶回來的。」說罷小園笑笑：「她不是長得很標緻嗎？我說老大啊，你可不能動她的念頭哦。」

「嘿……嘿……這個嘛……我也不敢保證啊。她叫什麼名字呢？」

「目前，她還沒有名字。」

「什麼？大姐，妳別開玩笑啦！」

這時，武平看到了那支笛子。他很興奮的喊叫：

「啊！那是花笛！」

「它上面刻有女蘿的圖案呢！必需盡早的對弦四郎大爺説才行。爲了預防白頭巾展開狙擊，請勿對任何人提起這件事。」

「嗯……做夢也想不到妳會找到它。」

「想必，這是神在暗中幫忙。」

瘋女笑嘻嘻的瞧看鏡子裏面的自己。

女佣人叫來一名醫生。事實上這種病看醫生也罔然，不過，小園認爲叫醫生看看仍然比較妥當。

留着山羊鬍子的醫生，一下子診察瘋女的舌頭，一會兒又翻開她的眼皮，數數脈搏，又叫瘋女數數手指頭。診察完以後，他搖搖頭。

「她没救藥了嗎？」

「説實在的，這種病非常難治。」

「有没有特效藥呢？」

「不是有一句話説——呆子没藥醫——嗎？可是，呆子跟瘋子根本就不同。」

「那是當然的事情！」武平有點憤憤不平的説：「你呀！根本就是蒙古大夫一個！

您忍心看着俏姑娘瘋下去嗎？」

「你怎麼那樣説呢？」

「那……我要如何説呢？」

「你想想看，並非我叫她發瘋呀！你怎麼可以那樣説我呢！」

「我並没有説是你叫她發瘋的呀！我只是希望你把她治好。」

「關於這一點，我不是已經説過了嗎？古今中外，根本就没有治療發瘋的藥呀！如果硬要治療的話，只有使病患安靜下來，耐心地等着轉機的來臨。哦！我想起來啦！有一個病患曾經有過相同的症狀，碰到大地震，房子被震垮時，突然好了起來……」

「你别説風涼話！如果地震、火災就能夠治好瘋狂的話，那麼，誰要你這種蹩脚大夫呢！」

「什麼？説我是蹩脚大夫，你説得太過火啦！」

鳥越來的大夫，一面咕嘟着，一面氣咻咻的走回去了。

就在這時，衙門的巡邏官差篠田伴內進入屋裏。他劈頭就説：「喂！武平，你還在此地賣油嗎？」武平也迫不及待的問：「大爺呀！抓到白頭巾了嗎？」

「如今，白頭巾倒是不很急切的非逮捕不可了。上司反而催促咱們追捕青江弦四

郎，所以，咱們正感到頭疼呀！」

說到此地，伴內坐了下來，抬起頭來看瘋女，再把視線移到瘋女胸前的花笛。

血祭的伴奏

一

炎熱一直持續下去，雜草不斷的徒長。

由於梅雨並沒有真正的來臨，扇子的銷路比以前好的多。叫賣涼扇的小販，脚上穿的白襪子在陽光下閃閃發亮，勤快的在街上走着販賣。

因爲雨水太少，西瓜的收成非常不好。每月的初一爲「獻水日」。按照慣例，加州侯應該把冬季貯藏於自己冰室的冰塊送給將軍，但是，這一年由於暑熱太厲害，而連一片冰也無法保存下來。

「真是福不雙至呢！有了這，竟沒有了那。好不容易找到了女蘿的笛子，但是，青江大爺的行方却不明。」

武平的頭感到重甸甸的。這並非由於烈日曝晒的結果，而是他忍受不了篠田公安人

員强硬的做法。

「舉一個例子來說吧！青江大爺在孩童時代就扛着竹刀，跟篠田出入於同一道場。就是看在這份交情上，他也不應該那樣對青江大爺緊追不捨呀！」

然而，疑問不只是產生自篠田伴内的私怨，以及功名而已。

不管是城裏的衙門、捕吏都傾出全力在追捕青江弦四郎。如果只是爲了一名武士具有殺人嫌疑，就窮追不捨的話，那未免太過分啦！江户市街裏面，連日來不知發生了多少大小的事件，却是把重點放在弦四郎身上，這不是太可笑了嗎？

武平問其他的公安人員時，他們都異口同聲的說：

「對上級來說，武士變成了盜賊之輩，這實在是有損名譽的事情，因此，他們才叫咱們趕緊把他逮捕歸案吧？」

聽起來，他們好似也並不太同意這種做法似的。

貼在布告牌上的公告，以及通緝犯的畫像，再也看不到白狐了。清一色都變成了青江弦四郎。他的罪名是——

——殺害製笛師庄吉，使幾名差爺負傷。甚至把管賬官員——

木谷孫左衛門之死也推到了弦四郎身上。

有一道風言風語云，木谷的女兒——萩乃決意要報殺父之仇。

孫左衛門在不曾拔刀之下死去。以武士來說，這是一件很不名譽的事情，因此，大家都在猜測木谷家絕不善罷甘休。

只要萩乃招夫繼承孫左衛門的位置，或許俸祿會減少一些，但是，持續保有家名的可能性很高。

江户的市街已經迎接了熱鬧的夏祭。六月十五日爲永田馬場日吉山王權現的祭禮。自從寬永十一年以來，它就變成了一種大祭，爲東都第一熱鬧的節日。

參與夏祭的地區，南邊有芝町，西邊有麴町，東邊到靈岸島、小網町，北邊到神田，佔據了整個江户的中心地帶。參加的地區有一百六十餘街，祭禮的節目也有四十五個。每一條街都要派出花車，由牛兒拖着。

祭禮的大小可由往來的警衛，以及牌樓分出等級。祭禮從六月十三日就掀開序幕，街道旁的武士家搭起了看台，店舖張起了巨大的幔幕，舖起了花毛毯，豎起了金屏風，再吊起很多花燈，慶祝這個節日。

遠近的食客會一窩蜂似的擁至。他們一面喝着酒，一面看美奐美輪的花車。街道旁的小岔路，放置着竹籠，爲的是限制往來，緩和混雜。

從上往下瞧——被認爲不合乎禮節，因此樓上一向被禁止搭看台。諸侯派出武裝的部下擔任警衛，市街衙門裏的官差將臨時出動，以保護鬧區的安全。

獻納花車在爭艷鬥妍。其中尤以大傳馬町的雞兒，南傳馬町的猴，第七街的弁財天最出風頭。除了這些，每年還有二十輛花車。

那是一個娛樂甚少的時代，一旦逢到了祭禮節日，大夥兒就很捨得花錢，彼此的別苗頭，爭豪華。當然啦！這一整天裏，商店是不做生意的。

在這天裏，最成爲話題者，不外是朝鮮人來朝表演的玩意兒。這隊異邦人揭着朱紅色的旗幟，敲打大鼓，亮出一個布塊搭成的大象。這也是祭禮中的壓軸好戲。象的四隻脚裏面躲着四個人，扛着大象走路。大象的鼻子長達十三尺，象牙却是真品，足足有五尺多長。象眼鑲着玻璃，一路閃閃發亮。

經過如此的描寫，就不難知道這隻象有多麼龐大了。象背的高度超過了二樓的房子。今年被選出的一名美女，將打扮成公主的模樣兒，坐在大象的背脊上面。

那一天，小園姑娘偕着五個柳橋藝妓，到常盤橋外——本町一丁目的山城屋甚兵衛家的看台瞧熱鬧。

小甚就是曾經照顧過清香姑娘的錢莊老闆。

「小甚大爺，我可以帶小妹來此地嗎？她只有一點不正常……」

「有一點不正常嗎？難道她會跳脱衣舞不成？無所謂啦！妳就把她帶來吧！」

正因爲小甚不反對，小園就帶着瘋女到他的看台去。

小園最擔心的是瘋女手中的笛子，因此，特別的叮嚀武平等三個人說：

「拜託您們三位，要好好的看着她！」

「安啦！一切都包在我身上！」仙次搥着胸口說。

「咦？人家被抓走那一次，你也是這樣說過呀！結果還不是……人家實在不放心。」

「這一次，妳可以放下一百個心啦！大白天的，如果有人膽敢動手的話，我就要他好看！」

當第一輛花車進入山下御門時，龜三喘着氣過來，一路上喊着：「老大！喂老大！」

待他奔到武平身旁時，有如要咬武平的耳朵般，細聲的說：「我……我……我瞧到了青江……大爺！」

二

龜三沒有看錯。弦四郎在羣衆中看到龜三時，的確對龜三莞爾一笑。

「那時，大鼓咚咚的響着，遊行隊伍的頭陣剛剛起動……乖乖……真是人山人海咧！想說話也沒時間。」

「蠢貨！不能說話，你就沒法子了嗎？你可以拉他的衣袖呀！」

「我也辦不到呀！我說老大啊，青江大爺一直在逃避我咧！他好像很急切的要找人。」

「大爺，急切的要找人？」

武平不解的扭了一下他的頭。

那時，青江弦四郎兩眼炯炯發光，在山下門外的混雜人羣中舉步。

麴町十三町的朝鮮人包圍着那隻假的大象，一些穿着朝鮮使節異樣服裝的人，以及打扮成武士戴着花笠的男人，正在那兒喝水，決定出場的順序，大聲的叫嚣着。

「我想跟騎大象的真葛小姐見面……」

一個有如大力士般，戴着假髮的男子說：

「你到底要跟她說什麼呀？這個行列就要移動啦！」

——真葛。

一直到昨天，青江弦四郎才聽到這個名字。

從根岸兇刀的漩渦裏，趁着天黑和大雨逃出來的弦四郎，在走投無路之下，潛入某一座寺院境內。一直到了天亮，他方聽說新吉原的妓女就死在此地。

寺院的住持對弦四郎很親切。他爲弦四郎療傷——雖然傷勢並不嚴重——就在那時，他看到弦四郎從懷裏拿出狗尾花之笛時，瞠目結舌的說：

「啊！老衲曾經看過這支笛子。今春死去的一名妓女就有這種笛子。」

「什麼！妓女？」

「它的名字也叫狗尾花……在該妓女生前，老衲時常聽到她吹那支笛子。」

奇妙的因緣動搖了住持的心。

約十年前，龍泉寺町住着一對姊妹。住持認識她倆時，她倆的母親還健在。母女三人都長得很標緻，在這一帶相當的聞名。

之前，她們可能過着非常富裕的生活，氣質高雅，對人彬彬有禮，實在不適合住在

這個地方。當她們的貯蓄用罄時，生活幾乎要陷入絕境。就在這個節骨眼裏煙花柳巷的老闆來找她們母女。

母親可以接客，兩個女兒可以充當妓女的丫環。

母女三個人嚴詞拒絕。母親好像做一些零星的工作，刻苦耐勞的生活着，然而一個婦道人家要養活兩個女兒，實在也不容易，正因爲如此，過勞的身體感染了風邪，終於在一個冷天裏握着兩姊妹的手死去了。

這對姊妹很善於吹笛子。

據說是父親的遺物，兩姊妹各有一支形式相同的笛子。

「其中之一，就是狗尾花之笛嗎？」

「是的，那是姐姐的笛子。」

「那麽，妹妹的笛子呢？」

「真葛」這個名字，就是在那時聽到的。

「老衲記得那支笛子叫葛花什麼的……」

也許是上天的安排吧？不久以後，姊妹倆進入了妓院。

姐姐成爲妓院的花魁，果然有如老闆的期望，有富人長期的捧場。妹妹年事還小，

只好充當妓女的丫環。這也是花魁的候補，很像京都祇園藝妓的前期——舞妓。

「雖然上來的恩客並不少，然而，有如俗謂的『福不雙至』，她竟然姘上了一個奇妙的男子……」開悟的老僧說起話來，完全沒有說教的味道，他又說：「可能是具有善根的女人，最容易碰到不如意的事。原來，她心儀的男子竟然像您——請勿動怒——動輒就要揮刀殺人，她屢勸無效，爲此氣憤不過，終於早早的往生。」

「她自殺了？」

老僧低垂着一雙慈悲的眼睛，點了點頭。他又說：

「這種例子時常發生。爲何煙花柳巷的女子，總是會做相同的事呢？」

「……」

「她的屍體被搬來時，那一支狗尾花之笛不見啦！她的妹妹也說，好久都不曾看到那支笛子啦……」

「她也就是煙花女子——尾花（譯按．日語狗尾花之意）囉？」

「正是。這不是很奇妙的因緣嗎？您到底在何處得到這支笛子呢？」

「師父，您記得逼尾花赴死的那個男人的面貌嗎？」

三

「老衲不曾看過那個男子。就是老衲曾經看過他，又能如何呢？如今，尾花已經往生去了，老衲唯一能夠做到的事情，就是爲她祈求冥福……」

白狐——弦四郎想起了白頭巾的外形。

如果說，冷漠而喪失了人性的白狐，就是那個男人的話，尾花未免死得太冤枉了，因爲，這並非爲了戀愛而死。

本來被富人、權勢人物視爲玩物的煙花女子，爲了獲得一份真實的愛，把所有的情愛投到突然出現的野武士身上，結果呢？竟然有如一雙敝屣的被拋棄了。

弦四郎可以想像得到，她如何的被逼上死路。

——白狐那種人，可以在不皺眉頭之下，把女人的真心拿來踏踩。

那一支野風之曲，想必是花魁在她絢爛的房間裏，用心的傳授給白狐。

尾花姑娘死了，狗尾花（尾花）之笛也就被白狐拿走了。

——爲何，白狐長久地帶着那支狗尾花之笛呢？

關於那支笛子的謎，白狐一定知道。那敢情是尾花告訴她的？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妹妹真葛不可能不知道的。

「那麼，她的妹妹，如今……」

「唉……那小姑娘未免太可憐啦！某一户人家曾經跟妓館的老闆交涉，把她帶回家當養女，如今，她已經是一位很風光的小姐啦！」

「收養她的人，是武士家呢？或者是一般的人家？」

「施主，您問這個問題幹什麼？」

「師父，您連一點兒的邪心都沒有呢……」

「唉……人總是離不開煩惱的。尤其是貌美的女人，更會受到痛苦的折磨。所以嘛……老衲不能把她的去向告訴您……告訴您的話，將違背佛道……」

弦四郎稍感失望的說：「師父，您會那樣想，那是想當然耳的事情。事實上，這件事有隱情……」

「前一天也有一位施主來到此地，執意的要老衲說出真葛的行踪。」

「什麼？」一定是那些壞胚子。弦四郎又感受到了白狐的魔手：「那麼，師父您如何回答他呢？」

「老衲才不會告訴他呢！說好說歹，老衲趕他出去啦！不過話又說回來啦！如果對

方有心調查，想隱藏也隱藏不了……」

「那……那就更爲危險啦！」

「施主，您說什麼呀？」

「告訴您也無妨，拿着這種笛子的人，生命隨時都有危險。」

「施主，您不要危言聳聽呀！」

「絕對不是危言聳聽。到目前爲止，已經有好幾個笛子的持有者被殺了。正因爲如此，在下好幾次碰到了危難。在下逃入貴寺以後，曾經想對您解釋，您又不聽，實在是很遺憾的一件事。現在即使我說出來，您也未必會相信。」弦四郎咬咬下唇說：「師父，您知道有關那些笛子的秘密嗎？」

「老衲怎可能知道呢……」

「那麼，關於那對姊妹的父親呢？」

「老衲也不曉得。只知道他喜歡『和歌』（譯按．——以五，七，五，七，七，總共五句，三十一個字寫成的日本詩）。」

「和歌嗎？」

「依貧僧的推測，那些孩子從小就會詠誦一首和歌。」

住持彷彿在回憶尾花與真葛的幼時一般，抽動着多皺的面孔說：

「可能是父親教會她倆吧……她倆姊妹時常唱……萩花，尾花（狗尾花），葛花，瞿麥花……」

「還有女蘿花、葉鞘花，牽牛花……」

「是啊。你知道的很清楚嘛！」

「師父！」弦四郎眼光炯炯的看着住持說：「我就坦白的告訴您吧！製造那些笛子的笛師在死於兇刀以前，曾經試着想說出這首歌。」

弦四郎知道老僧是爲了真葛的安全，才堅持不說出真葛的去處。看情形，如果置真葛於不管的話，將發生不可挽回的悲劇。

弦四郎好不容易從老僧的口中問出了真葛的住處，火速的趕路。那天是十四日的深夜。麴町二丁目在半藏門之外，此地的地頭蛇是一個叫與兵衞的人。他負責爲武士家借馬，他的家附近又是騎射練馬場，也負責掃除的工作，又擁有某種權益，手下多達二、三十名，勢力可謂不小。

真葛就成爲與兵衞的養女。

——弦四郎急急的離開寺院，不過，今夜去訪問人家的話，實在太晚了。不過，馬

喰町的旅館通宵營業，只要叫門，店裏的夥計就會出來開門。弦四郎想到旅館睡一覺，但是這夜跟平時不同，滿街點滿了燈，很多穿軍衣的男子在吆喝。

——對了！今夜他們會鬧通宵的……

弦四郎差點就忘了。

明早天未亮，花車就要開出山下御門，所以，那些人今夜索性不睡覺了。麴町也參與夏祭，深夜在街頭徘徊，根本就不會招來懷疑的眼光。

弦四郎抵達麴町二丁目時，已經過了四更。所有名人以及大户之家都開放，燈光燦爛，人聲喧騰，恰有如戰場似的。

弦四郎爲了尋找與兵衞，確實費了很大的周章。

「您就是要找我的人嗎？」

一個個兒小，但是臉上有覇氣，看來很會差遣人的老頭走了出來。

——我做的這種買賣隨時都會化爲烏有，生活實在沒有保障，所以嘛……我不要娶老婆——

這個名叫與兵衞的老頭一直有這種的念頭，因此他畢生沒有娶老婆，一直過着單身漢的日子。所幸，老僧從中撮合，他得以帶回孤女真葛回家，收她爲養女。他打算近期

內招一個伶俐的女婿，使他繼承自己的位置。

弦四郎說出了老僧的名字後，與兵衞點了點頭說：

「您到底有什麼貴幹呀！再過半刻鐘，神轎就要出發啦……」

「我有很要緊的事，必需見真葛小姐！」

「我女兒，老早就到山下御門咧！」

弦四郎在這時才聽到，真葛將在大象背上吹笛子。

「啊！那支笛子！」

「您到底怎麼啦？」與兵衞滿臉得意的說：「幾乎每個人都知道我女兒善於吹笛子。既然是水野若狹守大爺的邀請，咱們怎敢推辭呢？」

關於這個賬務官員——水野若狹守忠道的名字，弦四郎是第一次聽到。

四

弦四郎借了一頂花笠，再披上肩衣，就忽忽的加入行列。因爲，這是模仿朝鮮使節的行列，必需以奇妙的方式擊鼓，吹奏真鑄的喇叭，敲打銅鑼，一步一步地緩慢行進。

弦四郎緊緊地跟在大象後頭，混雜於最後的七、八個人裏面，眼睛始終不離開象

背。

真葛打扮成公主的模樣，一點兒也不恐懼地坐在象背上吹笛子。她吹的笛子也是塗抹成黑色……一定是葛花之笛。

——如果提早趕來就好了……那樣的話，就可以把真葛的笛子掉換……

弦四郎最感到不安的是——老僧說過，前天有人很强橫地質問真葛的去處。

——只要不發生任何事情就好了……但願我是杞人憂天……

這時，弦四郎的腦海裏浮現了賬務官員的名字。

——他叫水野什麼的……指定真葛坐在象背上吹笛子。

真葛真的名噪江户了嗎？

這時，弦四郎再也不能率直的思考了。

——難道又是！

——這些跟金錢有關的官員，到底想幹什麼呢？他們的舉止未免叫人產生疑惑……

那些遊行的隊伍，並不在乎弦四郎的操心，一直不停的進行著。

神轎的行列次序如下：

以神幣爲先頭，後面跟着大鼓，供神之木的楊桐，獻給神的馬匹，騎馬的神官、小

旗。接下來爲弟子們的花車，從第一號的大傳馬町開始，一直到第四十五號的靈巖島銀町的花車爲止。再下來是神轎的小旗、大旗、長柄槍、兩個大鼓、十一個人員……民俗歌手兩人，獅子頭兩人，二十四個人員等……有如長蛇陣的延續下去。

行程是從山下御門進入，沿着日比谷御門的護城河端，從櫻田御門前面爬上左邊的街道，再從山王社的前面拐到右邊，走下永田町梨之木坂，從護城河旁邊街道的半藏門進入內廓。

弦四郎撫不平的心痛，彷彿是杞人之憂一般，眼看着就要消失了。

那隻假大象平安的出了常盤橋御門。一過了橋，就可以看到本町一丁目的錢莊並排在一塊。

弦四郎並不知道，小園一夥人在小甚的看台瞧熱鬧。

弦四郎的視線始終離不開象背上的真葛。不久以後，大象離開了神轎的行列，朝着本石町一丁目的方向——也就是朝向麴町進行。

就在這個節骨眼裏，彷彿在譏笑放下重擔的弦四郎似的，石礫在夏日陽光下閃跳。

在大象的歡叫聲中，象背上傳來了慘叫聲。

「啊！」

原來是真葛。漂亮裝扮的身子，在一瞬間伸直，立刻又朝前方伏倒。

「啊！危險！到底是誰呀！」

弦四郎試着排開衆人，奔向大象的旁邊。

但是在混雜的人羣中實在難以寸進。真葛的身體從數丈高的地方摔了下來。

羣衆的哇哇驚叫，更使場面混亂，簡直無法收拾。有些人奔到大象旁邊，也有一些人驚慌的跑開。一邊是護城河，實在很危險。更有些人越過繩子，從看台上跳下來。

那些人看起來好像是野武士。一大羣驚慌失措的男女，也學著野武士，爭先恐後的跳了下來，場面更顯得混亂。

「哇！疼煞人啦！那一個渾球踩了我！」

「不是我呀！是大象咧！」

「說什麼風涼話呀！小渾球！」

已經開始大吵特吵了。

「笨瓜！什麼時候啦？還在舌戰！」

弦四郎趁着一羣人糾纏在一起，奔向大象。

但是，在這以前，一個白衣男子從屋頂躍下來——那種跳法就好像晒衣竿上的衣物

被風刮下來一般，顯得很輕盈。

「啊！是白狐！」

弦四郎離開白狐約有十八尺的距離。弦四郎眼看着白狐奔到真葛那兒，奪走黑漆的笛子，而有如一陣旋風似的狂奔。

「喂！白狐！等一下！」

真葛很可能是即刻死亡。白狐的手段，弦四郎已經領教過兩三次了。他看到了刺入心臟的十方飛劍。

白狐飛躍了起來。他跳過了巷道裏的竹籠。

五

看台頓時慌亂成一片。那時，小園以爲武平一夥人都看到了弦四郎。

「啊！大爺在那兒！青江大爺就在那兒！」

武平以及仙次都奔起來啦！

小園很緊張的抱着瘋女的肩膀。她對這場騷動半點也不關心，只一心一意想吹笛子。因爲，她聽到了真葛吹笛子的聲音。

官差大聲吆喝着，試圖叫衆人安靜下來，但是人們一旦開始騷動，想叫他們停止下來就很困難了。

嬰兒彷彿將被殺似的大哭起來，一些登徒子渾水摸魚，乘機把手伸到女人的奶子、屁股兒，頑童們去摸那頭假的布大象，試著抓起金襴帶，爬到大象上面。甚至有些偷兒趁着大亂，偷走別人桌上的佳肴，還有人從婦女的頭上摸走銀簪。

祭禮變成了菜市場一般的嘈雜。因爲，地點就在常盤橋御門外，諸侯的警備人員，以及市衙門的捕快，從四面八方奔了過來，又把庶民們趕回看台。回到了看台的民衆，又開始爲爭席位而喧嘩了起來。

好似無視於喧嘩似的，看台響起了笛聲，但是一下子又停止了下來。

因爲，突然有一隻手從側面伸了出來，奪走了笛子。瘋女尖叫了一聲，咬了那隻手一口。

「咦？你要幹什麼呀？」

小園看着紅臉男子手中的笛子。

「妳這個臭婆娘！畜生！」

紅臉男子想甩掉瘋女的手。

「你把笛子還給咱們呀！」

小園也不甘示弱的抓了該男子的衣角。

「妳……妳們……要幹什麼呀！」

「不幹什麼，請你把笛子還給咱們！」

紅臉男子沒想到會遭受到抵抗。他想毆打瘋女，但是，其他衆多的藝妓都察覺到了，齊聲大叫：

「有賊！有賊！」

「有人搶笛子啦！」

「快叫官差！快叫官差來呀！」

一羣女生尖叫了起來。

「叫個什麼勁兒！我又不是偷兒，妳們難道不認識我嗎？」

「誰認識你呀！搶笛子的賊兒，還想先發制人哩！」

「一提起我『吹牛久六』的名字，在此地可是響叮噹咧！」說着，他更顯得神氣活現：「上面規定在看台上不能玩弄樂器。我就暫時替妳保管這支笛子。」

「你太上皇規定的呀！少蓋！快點把笛子還給我！」

「小園姑娘，衙門的官爺頭子到哪兒去啦！快點叫他來收拾這個壞胚子。」

「誰是壞胚子呀！我是『吹牛久六』大爺。」

「狗屎貓屎久六也一樣啦！大爺？呸！」

就在這個時候，小甚回來了。

「久六，你爲何跟娘們糾纏不清呀？」

「噢……原來是大爺。上司規定不能在看台吹奏樂器，所以嘛……我想把笛子暫時保管。誰知那些娘們就雞貓子般叫起來啦！」

「原來如此。你奉命行事，怨不得。這女娃兒是小園姑娘的妹子，有些不正常，你就馬馬虎虎吧……」

「看在大爺的面上，我就裝聾作啞吧！」

瘋女一取回笛子以後，好似什麼事情也不曾發生過似的，小心的把笛子插在衣帶之間，天真的用兩手撫摸。

小甚與久六彼此交換了一下眼色。很遺憾的，並沒有人注意到這點。

小園抱着瘋女坐着，不過腦子裏全是弦四郎的影子，再漂亮的花車也看不進去。

那時的弦四郎——

正緊追白狐進入某棟建築物裏面。

那棟屋子的構造很奇妙，圍牆裏面是細長的庭院，庭院又有一道高一丈的圍牆，雖然多少有些曲折，但是却有將近三百尺的長度，而且，只有兩個柵門。

——咦？這裏是什麼地方呀？

因爲，追趕白狐不曾留意四周，仔細一瞧，原來是金幣鑄造廠。

此地製造日本全國通用的貨幣。日本全國金山挖出的金子，全部都被送到此地。

京都、大阪等地的金飾店收集的金飾物，都會一度進入這個鑄造廠。

本來，此地是贈送給改革貨幣者——後藤氏的邸宅，不過，自從元祿十一年，鑄幣廠被移到此地以來，一切的流通貨幣，不管是新造改鑄，都在此地完成全部的工程。

雙重的圍牆就是爲了安全而設置的。

六

弦四郎很大膽地跳過了那兩道牆。因爲逢到祭拜的日子，鑄幣廠似乎也停工，並沒有冒出燒金屬的煙霧。寬敞的工廠從人世的祭拜被隔離，格外顯得凄清。

鑄幣廠裏面的員工在出入時，都會受到嚴密的監視。到了脱衣所時，必需脱掉身上

所有的衣服，再穿上公家的衣服。有些地方由於火氣太旺盛，太熾熱，非得半裸甚至全裸不可。

員工下班時，還得脱個精光，在頭髮被摸遍以後，還得跨過高低兩段的繩子。

正因爲防得極爲嚴密，此棟建築物的出入口，只有一個中門。員工必需走出中門，經過管理人員住處的前面，再走到後門。而且，所有的窗户都是赤銅的網窗。

再來嘛！恰有如府邸、皇宮一般，板窗從長長的走廊一直延伸到後藤氏的邸宅。

在江户時代，多數的官廳機關都跟主管的自宅相連。例如以這棟金幣鑄造廠來説，剛進入之處爲辦公處，左邊爲主管的住宅，裏面有三分之二的地方爲金幣鑄造廠。

進入了約兩千坪大的金幣鑄造廠，弦四郎一直在想着：

——白狐到底躲藏在什麼地方？

雖然今天不上班，但裏面仍然放有很多金塊，以及半成品的貨幣。因此，日夜仍然嚴密的警戒着。

巡邏人員穿着皮製圍裙，手持六尺棒站立在一邊。弦四郎躲過他的視線進入裏面時，突然響起了鈴聲。

弦四郎翻了一個身，躲入走廊下時，板窗打開來了。

傳來了一陣豁達的哄笑，接着響起了阿諛似的女人笑聲：

「乖乖……跨過繩子真是妙透的絶招。只是赤身露體的話，男女都有藏東西的地方呀！」

「世上没有巧小如金銀，而價值很高昂的東西啊。」

「男人做手脚就足夠叫人感到頭痛，換成是女人的話，鑄幣廠可能就要倒閉啦……哈哈哈……」

「往昔有一個女人，每天都把六分之一兩的金子藏在『秘處』帶出去呢！」

「哦！那就等於一個小金幣呀！」

「在當初，檢查制度比較鬆弛。不過在等着接受檢查時，有人在背後推了她一下，使她絆了脚，結果『秘處』的金塊就掉出來啦！」

「哦？那些金子好髒呀！哈哈哈……」

這個客人從後門回去了。他始終用一條綾絹的頭巾蒙面。當他坐進有簾子覆蓋的轎子時，有人拿了一包東西送給他説：

「回到貴府以後，請品嚐……」

看起來彷彿是餅乾之類。但是很沈重，它就壓在客人的大腿上。

待轎子回去以後，主人後藤庄三郎走了回來。

客廳裏冷冷清清，因爲家人都瞧熱鬧去了。只有白頭巾默然的坐在那兒。

「經過的情形如何呢？」

「這個嘛……」

囁嚅的聲音。白頭巾的下半面在搖動。

「什麼！」

「連白狐也看出來，剛才的來客是賬務官員——水野若狹，實在夠厲害……」

庄三郎憎恨的白了白頭巾一眼，但是，他很快就使蒼白的面孔充滿了笑意。

「既然你看穿了，我就沒有話說了。他確實是水野若狹。想不到他會蒙面駕臨，叫我嚇了一跳！」

「你不必演戲，」白頭巾揶揄的笑笑：「反正，一切跟我没有關係。我懶得管貨幣改革者跟賬務官員勾結，在金塊方面動手脚的事。」

「憑我倆的交情，你可不要張揚出去……」

「反正你已經夠壞啦！再裝成善人也無濟於事啦！」

「水野若狹的事情，不會連累到你呀！」

「那當然。你只要遵守跟我之間的密約就行了。」

「那還用說嗎？」

在咳嗽的庄三郎面前，白頭巾拿出了一支黑色的笛子。

——那正是真葛的「葛花」之笛。

啪噠！不知何處響起了聲音。似乎只有白頭巾一個人聽到。在檢視葛花之笛真僞的庄三郎却一直默然。

又響起了聲音。

白狐抬起了一隻膝蓋，他手中的十方飛劍飛到窗户——

它切斷細小的窗框，消失了。

「你在幹什麼呀！」

白頭巾默默的走到走廊。

庄三郎握着笛子走出來瞧瞧，原來，十方飛劍插在木柱子上面。

「你幹什麼嘛！不可能有人進來的。」庄三郎似乎在譏笑白頭巾疑心生暗鬼的說：

「此地是貨幣鑄造廠呀！」

「没錯，此地是金幣鑄造廠，」白頭巾也回了一句：「不過，真的有人來過。」

戀情與焰火

一

小園姑娘皺了一下眉頭說：

「暫時，我實在無法陪客人喝酒。」

「小園大姐，妳振作起來啊。今晚又要放焰火啦！加賀大爺有鑑於今年無法奉獻冰塊，將以大舉放焰火的方式，跟大家樂樂呀！」

最會拍馬屁的蝶八，使勁地揮起了紙扇說：

「拜託！小園姑娘，請妳給蝶八一點面子吧！我絕對不敢勉强妳做一些妳厭惡的事情。關於這一點，我可以到吉原的狐仙廟發誓。如果妳下令我斷絕女色的話，我可以兩天不接近紅粉。如果妳命令我不能喝酒，我即刻就放掉酒杯！求求您，小園姐姐，您就救救可憐的蝶八吧！我的小園大明神！」

他說着一連串的話，一面大搖紙扇，雙手合十，一下子又揩揩頸項的汗水。小園姑娘終於笑起來說：

「別再叫人家什麼大明神啦！」

「那麼，我就叫妳弁天神吧……觀音菩薩……吉祥天女……」

「真是拿你没辦法。」

「没有什麼『没辦法』呀！今宵的遊船有好多有趣的節目哩！尤其是加賀大爺的焰火……」

「管他什麼加賀，什麼臭蚊子，人家就是不喜歡焰火嘛！」

「哇！小園姐妳冒瀆了高高在上的加賀大爺啦！他的俸祿有百萬石咧！」

「我說蝶八呀，你實在難纏。瞧！人家又流汗啦……」

「那麼，我來給妳擦汗。」

「不必麻煩啦！」

小園叫侍女拿兩條絞過冷水的毛巾，叫蝶八也揩揩汗水。小園就是處處爲人着想，因此人緣兒一向很好。

「噢……真舒服。咦？妳是不是叫我揩完汗就滾蛋呀？」

小園坐在一旁，拿過菸草盒說：

「您就用那條毛巾給鑄幣廠的大爺揩揩汗水吧！」

「我算那根葱呀？那些大爺怎肯讓我揩他們的汗水呢？不是我在抬舉您，鑄幣廠的後藤大爺說，没有小園姐陪酒的頂篷船兒，根本就是送孤魂的鬼船呢！」

「蝶八先生，您不但很會說話，也可以說是一位百面人嘛！」

「我嘛……充其量只能變成閻羅王，或者鬼卒的面孔罷了。我好醜，變不了女人的……」

小園再也無話可說了，只好以無可奈何的表情說：

「真是拿你没有辦法。要不要喝一杯涼水？」

「謝啦！只要大姐拿着三弦琴跟我走，我就感激不盡了。」

「好吧！算我輸啦！」小園放下銀煙斗說：「不過，人家只招呼一下就要回來哦。」

「好的。我不勉强您。」

「什麼？他還要聽我妹子吹笛子？如果演變成前天的局面，那就不堪設想啦！」

小園一面準備，一面從鏡子裏瞧着瘋女。

所幸，祭典那一天平安無恙，但是自從那次以後，她就一直在吹笛子。

小園害怕白頭巾會出現。只要弦四郎早一點回來就好啦！爲了取得弦四郎的歡心，她很愛護瘋女。

所幸，武平一夥人擔心造成第二次的失敗，因此，一天十二個時辰都在警戒。雖然目前並沒有什麼危險，但是白頭巾獲知「女蘿之笛」存在的話，他很可能會展開襲擊。

一提起了鑄幣廠的後藤，柳橋以及新吉原的藝妓，幾乎無人不曉。

庄三郎光包爲後藤家第十一代的貨幣改制人。

——必需把小園跟善吹笛的瘋女叫來……

經庄三郎如此懇求，小園的任性也行不通啦！又加上蝶八那張利牙伶齒的嘴，以及想到著名餐館見識一下的心理，使得小園終於答應下來。

二

「妳肯賞光，我非常高興。」

庄三郎薄薄的面孔綻開了笑容。

在生理方面來說，小園不喜歡庄三郎女子似的笑容。

「噢？那女娃子就是會吹笛子的？乖乖好標緻。實在太可惜啦！」

「她不懂得跟您打招呼，請多多包涵。」

「只要長得標緻，又擅長吹笛子，那就得啦！」

「那可不能這樣說哦！」坐在右邊的胖武士說：「一天有一半是屬於黑夜呀！」

「我說磯貝大爺呀！你越說越下流啦！」

一個年紀大的藝妓已經醉啦！擰了磯貝的腰間。

「哈哈哈……焰火往上放，話兒當然『往下』說呀！這才有趣哩！」

「是啊，有趣……有趣……」

喜歡拍馬屁的藝妓附和着說。

在這一段時間內，焰火不斷的沖向夜空。絢爛的火花在萬人的頭上綻開，庄三郎表示看膩了，於是說：

「那麼，就請吹奏一曲吧！」

小園跟瘋女相處了三、四天以後，已經懂得她的脾氣了。

「妳吹笛子吧！」

小園說時，瘋女一時傻了眼。小園再比手劃脚，表示要聽聽笛子時，瘋女很高興地

舉起笛子說：

「嘀嘀嘀……那麼，就吹給他們聽吧！好不好呢？女蘿……我的女蘿……」

這種動作意味着她並非在昨天撿到那支笛子，而是跟它相處了很久，已經培育了濃郁的感情。

「好啦！好啦！想聽笛子的話，就不要再猜拳玩酒會啦！」

蝶八以小丑的模樣叫全座的人靜止下來。可是對瘋女本身來說，她根本不在乎場面安靜與否。

嫋嫋的笛聲，開始在水面上漂動。

聽了這首「野風之曲」，小園就會想到白頭巾向她投出十方飛劍的那一夜，渾身都顫抖了起來。此時在河上來來去去的船兒，在她眼裏都變成了白頭巾的影子……

——叫人害怕的飛劍不會飛過來吧……

蝶八要求小園到頂篷船時，她就叫武平一夥人保護她倆。

「好的！如果去他媽的白頭巾敢來，我就叫他嚐嚐我的竹內派飛繩！」武平自信滿滿的說。

就連仙次、龜三也表示要跟白頭巾周旋到底。

——反正啊，應付完了這些人以後，我要帶瘋女立刻回到柳橋。

庄三郎裝起了陶醉於笛聲的樣子，細瞇着眼兒斜睨着小園、瘋女，以及笛子。

穿着角劍花紋服的肥胖武士，也就是從賬務官員退役的磯貝泰之進，一面用扇子打拍子，一面視察船上的一切。

玉器店放的焰火，有三寸直徑大小的，五寸，七寸乃至一尺，一尺三，一尺五……有如在競爭一般，陸續的在夜空中綻開。河邊的民衆哇哇地歡叫着。船家因爲抬頭看煙火，船兒進行的速度也無形中減慢了。

磯貝看了一下庄三郎。後者點點頭，把視線移到「女蘿之笛」時，兩艘划子接近了小園等人坐着的頂篷船——八幡丸。划子的速度恰有如箭一般，不過很少有大型的，充其量，只能坐兩三個人，再擠也只能坐六、七個人。

而且，划子搖晃的程度很激烈，如果還不曾習慣坐那種「船」的話，只要三十分鐘就會暈船。時常搭乘划子到吉原尋芳的人，聲稱坐那種船有秘訣。外行人也很難操縱那種船，只要側面來一個大波浪，就會整條船翻覆。

坐划子來的這夥人，好像是消防組裏面的小廝，脾氣一向很暴躁。

應該坐三個人的划子，竟然坐着七個人，浩浩蕩蕩地朝八幡丸而來。

三

「太危險啦！把船頭轉過去……」

當船家想掌櫓時，轟隆一聲，划子撞了過來。

頂篷船只傾斜了一下，但是划子却開始下沈。

五、六個小廝被彈到頂篷船上面。

藝妓尖叫着全部站起來，使得頂篷船大幅度的傾斜。

「危險！不要全部站在相同的一邊！」

另外一個船家走到船櫓那兒。想不到，剩餘的小廝又跳到頂篷上面。看起來，他們好似故意跳進頂篷船似的。有些小廝把燈座拋入河裏，也有人抱着藝妓，更有人喝起了酒壺裏的酒。

他們不理會船家的阻止，開始撒野。

「喂！可惡的東西！我不准爾等在此撒野！」

磯貝拔起了刀子。

「哇！亮出傢伙來啦！」

頂篷船大幅度傾斜時，小園聽到了瘋女的尖叫。一個男人抓住了瘋女手中的笛子。

「快來人哪！」小園叫了起來。

武平一夥人看着划子的衝勁，一直楞在那兒。

仙次慌張的搖了船櫓。龜三叫了一聲：

「不妙啦！」

再閉起了他的眼睛。

他倆瞧到兩個小廝抱着瘋女，瘋女從猛烈搖動的頂篷船掉入水裏。

「好吧！我來救她！」

武平準備跳下時，他的旁邊有一個人先跳了下去。

武平避過飛濺的河水，對仙次說：

「仙次，再靠近一些吧！」

天空裏還有焰火。但是，納涼船却以看熱鬧的心態，從八方划了過來。由於船上面的提燈，以及紙罩蠟燈，水面閃閃發光。波浪相當的大。

「老大，不妙咧！她始終沒有浮上來。」

再也不能猶豫啦！武平解開衣帶，脱掉衣服，身上只有一塊兜襠布，就如此撲通跳

下去。

這時，有一艘點着御用提燈的小船划了過來。

「請大家快點救我妹子呀！」

小園充滿了淚痕的眼睛，看到篠田公安人員以及吹牛久六。

「久六，你快跳下去呀！」

「我嗎？」

「游泳你諒必也會吧？快一點兒呀！」

「你瞧！我的身材笨重，而且啊，我只會狗爬式……」

「笨透啦！那樣還能幫衙門做事嗎？」

「有一個娘子掉下去啦！請救救她吧！」

磯貝泰之進對篠田說。庄三郎也說：

「既然是公安人員，那就拜託您們啦！」

「嗯……好的。」

小園畏畏縮縮地抓着船沿兒，一直在凝視着河水。

有如營火集結在一起的水面，突然的被劃開，露出了一個人頭。

「啊……」小園幾乎不敢相信她的眼睛：「青江大爺！」

弦四郎精悍的面孔，彷彿滴了油脂一般，閃閃的發亮。接着，武平的面孔也露出了水面。

「龜三，拜託你啦！」

弦四郎把完全不動彈的瘋女拖到船上。

弦四郎的鬍子長了很多，面相改變了一些，但是，仍然逃不過篠田伴內的眼睛。

「哇！衙門要抓的人就在那兒！快點抓住他！」

也許由於興奮過度，篠田伴內把提燈拋到弦四郎的頭上。想不到此舉對好管閑事之輩發生了作用。

篠田伴內又煽動大衆說：

「抓住那傢伙的人有獎賞。快點抓他呀！他是殺人的兇犯，格殺無論！」

前後有幾個好管閑事的人跳了下去。引起事件的那些小廝也停止喧嘩，在一旁看熱鬧。

「咦？阿辰跟阿市怎麼没上來呀？」

「八成是淹死啦！」

「敢情是被那畜生殺了？」

磯貝對那些人眨眨眼睛。

「咦？快一點呀！大夥兒去抓衙門要的罪犯呀！」

老大如此一呼叫，那些人就有如青蛙似的跳入水裏。庄三郎跟磯貝彼此對看了一下，邪惡的笑起來。

「我的妹子，我的妹子是不是死啦？」

「這是一場災難……只要把水吐出來，就能夠活過來啦……」庄三郎若無其事的說：「咱們再去喝幾杯吧！不要辜負了這麼好的焰火之夜。」

四

追捕弦四郎的騷動還沒有平靜下來，正因爲如此，小園姑娘不想立刻回去。

庄三郎也不讓八幡丸立刻開回去。

篠田公安人員對龜三等人警告：

「這個瘋女跟通緝犯青江弦四郎有牽連，我要好好的看着她。」說罷，他把昏厥過去的瘋女移到官方的船隻。使得武平等人無計可施，只有乾瞪眼的份兒。

對於衙門的公安人員，最積極的抵抗就是保持沈默。

「我說武平呀！青江是通緝犯。如果你故意放他走的話，你就有罪受了。」

「哦……」

「快去追捕青江呀！如果你不願意如此做的話，那就把綁犯人的繩子還給衙門吧！」

篠田伴内叫船家順流開船，可能是想把瘋女帶回衙門。

到了新大橋附近，船家咕嘟着說：

「真邪門咧！如今在退潮，船兒怎地變沈重了呢？」

「你在嚼什麼舌根呀！」吹牛久六以怒目相向：「只多帶一個瘋女就沈重得叫你吃不消嗎？篠田大爺，您說對不對？」

「嗯……」

「大爺呀！您辭掉那個叫武平的傢伙吧！再把他的管區委給我，我會好好地幹。」

「你這廝，真會算計人。」

「哪兒話。如果給我那個位置的話，我會拚命的幹……」

「我還不知道你的德行嗎？到時，你只會在脂肪堆裏打滾，到酒館胡鬧。」

「我才不會那樣呢？好大爺，您就行行好吧！」

「讓我合計一下再說。事實上，我的部屬金五郎也很想得到這個位置……」

——他在哄抬價錢哩！那麼，我就多給他十兩吧……

想着……想着……久六抬頭看看兩國（地名）的夜空。

伴內瞧著渾身濕透，躺在船裏，完全不動彈的瘋女，突然感到一種異乎尋常的衝動。

——她看起來一點也不像瘋女……

不久以前，篠田就跟後藤庄三郎同流合污。因爲他很清楚，下級的公安人員極少能升任爲捕快，就是想升爲上級公安人員也不容易。既然如此，爲何不接受庄三郎給的賄款呢？

「我並不要求您做困難的事情。」庄三郎說：「事實上，在衙門工作的大爺們跟在下都有不錯的交情。所以嘛……到了必要時，我也會要求大爺您幫一點兒忙……」

就連城裏衙門的大爺們都得到了庄三郎的好處，那麼，我小小的一個公安人員，又何苦裝成聖人的模樣呢？伴內如此的告訴自己。

笛師庄吉被殺時，伴內曾作成如此的口供書——

「庄吉的屍體，曾經由青江觸摸過。」

「青江曾經數次造訪庄吉。」

「當夜除開青江以外，並沒有任何人造訪庄吉。」

他利用大雜院人們愛管閑事的心理，叫他們說出了這些話。

再加上他自己的報告書——

修路組青江弦四郎，有着種種不檢點的作爲，以及叫人懷疑之處。愚認爲必需好好的調查一下。

當然啦！這些所謂的調查書就形成了笛師殺害事件的主要參考資料，所以城裏衙門下達了追捕弦四郎的通緝令。庄三郎欣喜異常，給伴內公安人員二十兩銀子。這個數目對俸祿只有三十袋米的下級公安人員來說，不啻是一筆大錢。

在那個時代裏，米價以及物價都變動得很厲害。那時的一兩約等於現在的兩萬日幣（約合台幣四千元）。而那時的公安人員就等於現在的一般警察。

打從孩童時代以來，篠田伴內跟弦四郎之間，就有着上士與下士之間的不同身分，使篠田伴內一直存着劣等感。對於這一點，弦四郎並沒有什麼感覺，但是，篠田伴公却是嫉妒及憎恨青江弦四郎。

而這一回的措置，無異於讓篠田伴公有發洩私怨的機會。而且又可以得到二十兩這一大筆錢，並不正是俗謂的「一箭雙鵰」嗎！想到此，他對自己爲庄三郎私兵的處境，感到相當的滿足。

——而且……

伴內瞧着瘋女撩人的肢體，不覺舔了一下舌頭。

——想不到，我還可以享受「她」呢……

五

昏厥的瘋女，使伴內膽大了起來。他抓起了瘋女的衣帶。

「大爺，你要幹嘛？」

「我要看一些養眼的東西呀！」

潮濕的衣物脫起來相當費勁。不過，當白桃似的肌膚出來見人時，伴內的心鹿兒已經在猛撞了。

「哇！她雖然發狂，但是皮肉很細緻……」

「你甭流口水啦！咱倆是半斤八兩。」

那時，已經靠近了三叉的中洲，仍然有不少納涼的船在遊來遊去，但是由於慾火薰心，伴內已經眼中無人了。

瘋女雖然被脫得赤條精光，但是她的右手仍然握着笛子。

「後藤大爺說，只要取走花笛就行啦！你却想入非非，如果你對她無禮，她會變成厲鬼掐死你！」

「她並沒有死咧……」

伴內已經有些陶陶然。

她看起來不像瘋女。稍稍皺起的眉頭表情，有如品嚐到初夜的快感以及痛苦似的。肢體很均勻，沒有任何可以挑剔的地方。

她高聳的雙峯，呈圓錐狀而富有彈性。恰有如在等待男人伸手撫摸似的，微微在呼氣。

腹部到腰部的緩和曲線，比想像中更多肉的兩隻大腿一帶——淡淡的黑叢之陰影，在星光照耀下顯得格外的神秘。

「她死掉固然可惜，」伴內嘆一口氣說：「可是，還是不要醒過來比較好。一旦顯露出狂態的話，興致就會無形中減半。」

「嘿……嘿……大爺您想……」

「閉上臭嘴，你跟船家一塊數數星兒去吧……」

鑽過了永代橋，納涼的船兒逐漸減少。伴內伸手觸摸瘋女的乳首。

就在這個時候。

「大……大爺……」

久六的聲調變成非常的古怪。

「少討厭！你去數星兒呀……」

「此刻……誰又有心情數星兒呢？」

伴內嚥下了他想怒罵人的聲音，回過頭去瞧瞧。

在他的面前，一個男子抖掉了身上的水，爬到船上。

因爲船很小，好似要翻覆的搖盪了起來。抓着船沿的伴內，全身的血液幾乎凍僵了。

「啊……你是青江……啊……啊……」

「喂！你招了涼是不是？怎麼就說不出話來呢？我當然是青江弦四郎呀！我需要那支笛子以及那女人，所以跟踪了你們。」

久六冷不防的抽出了匕首襲擊過來。

「去你的！窩囊廢！」

弦四郎的手肘稍爲動了一下。

「哇！」

久六撲通一聲掉入河裏。一下子爲江户灣的水所吞噬了。

久六的頭在波浪間浮出了兩三次，就如此這般，吹牛久六龐大的身體再也不曾浮出水面了。

「真是可憐的傢伙。自己想變成藻屑。我說船家啊……」

「客倌，您有什麼吩咐嗎？」

「你把船移到新堀地吧！」

自從弦四郎在貨幣鑄造廠聽到庄三郎的秘密以後，他就悄悄的展開行動。

——原來，想要笛子的首魁，竟然是貨幣鑄造廠的後藤……

知道了這個原委以後，幾椿謎就自然的分曉了。當弦四郎獲知帳務人員在撐後藤庄三郎的腰時，他的鬥志就更爲增强了。

帳務人員爲弦四郎原來的上司。就連那些帳務稽查人員也不喜歡弦四郎正直不阿的

性格，因此跟他決裂。當弦四郎知道穿角劍菱紋服者就是磯貝泰之進時，他更不能袖手不管了。

——帳務處已經腐敗了。使得貨幣鑄造廠的後藤勢力完全滲透了進去。

黃金的魅力第一，物質主義至上，這乃是末世才有的樣相。

在祭禮進行中，弦四郎已經知道小園無恙。至於瘋女的笛子，乃是不久以前才打聽到的。庄三郎所以親自出馬，可能意味着某種計畫已經快到了完成的階段。

弦四郎把潮濕的衣服蓋在瘋女的裸身上，再看看她手中握著的笛子。

雖然是月明之夜，但是看不清它上面的文字。弦四郎在瞧看笛子時，篠田伴內突然站了起來。

黃昏劍士

一

弦四郎不曾料想到這一點。船來到船庫附近時，篠田伴內突然躍入河裏。

「啊……篠田！」

公安人員何以非逃走不可呢？是否受到了良心的譴責？

——本來，想叫篠田伴內爲我平反冤情……誰知……

伴內這個人最清楚，笛師庄吉並非弦四郎所殺害。弦四郎需要伴內痛改前非，爲他證明他並非下手的人。

「完了……」

弦四郎認爲在水上甚爲安全，誰知反而招致失敗。

弦四郎感到茫然時，突然聽到了笛子的聲音。

「啊……那是『野風之曲』！」

十七日的浩月當空。在蒼白的月光下，一艘小船靠近。吹笛子的人，就坐在船上面。

那種啜泣似的聲音，虛無縹緲的聲音，十足表現出了單身處在秋風裏的悲涼與落寞。

——啊！是那厮！白狐？

在月下，白頭巾看起來甚美。兩船距離約十八尺時，弦四郎叫了一聲：

「我說白狐啊，在水上，十方發劍射得出來嗎？」

「你別叫囂！等一會兒，我就叫你無法叫囂。」

白狐放下笛子啐了一口。

兩者的距離更爲拉近。白狐枯木似的肢體，站在小船上，彷彿就要被河口的强風吹倒似的。

兩艘船相碰時，白狐一閃，跳到了弦四郎的船上。

「船家！」

「什麼事啊？」

「你移到那艘船上面吧！」

船家輕巧的跳到對方的船上。

「這樣比較乾脆。弦四郎，你說是不是？」

「你是過來挨刀嗎？那就太難爲你啦！」

「反正啊，有一個人會死……」

「諒必你是白狐吧？善於吹笛子的白狐會游水吧……」

當然啦！這是包含了殺氣的玩笑話。他倆之間躺着死一般的瘋女。兩個人都還未拔刀，可是他倆的眼光，姿勢以及聲音——實在跟已經拔刀沒有什麼兩樣。

接着來了一段沈默。潮水的流聲以及風聲，包圍了兩個人。船任由退潮漂流。

「我說青江弦四郎啊，一段奇妙的因緣，使你我變成了敵人，不過到目前爲止，我未曾碰到像你這般勢均力敵的人……」

「你呀！」弦四郎說：

「既然有那種能耐，爲何動輒就要殺人？你不認爲走邪道是一種羞恥嗎？」

「弦四郎，我就是喜歡殺人呀！當我投出的十方飛劍，『卡察！』一聲地刺到人時，那種叫人愉快的感覺，並非金錢所能買得到的。」

「只爲了這個理由嗎？」

「難道，你以爲我會那麼笨嗎？」

「請告訴我閣下的大名吧！」弦四郎好像要終止這段不愉快的談話似的：「以便我在吉原煙花女暴死的寺廟供養你！」

「什麼！煙花女暴死的寺廟！」白狐的語調充滿了怒氣：「你是說尾花……」

「果然不錯！你就是尾花的情夫。你叫什麼名字來著？」

「少嚕嗦！」白狐很不耐煩的說：「弦四郎，我就坦白的告訴你吧！爲了拿到花笛，我還不想死呢！」

二

十五年前，貨幣鑄造廠後藤家的第九代庄三郎叫光暢。他原爲貨幣鑄造廠職員，一個領十二口米糧的小職員。由於後藤家第八代沒有兒子，於是他就很幸運地被選爲養子，繼承後藤家的第九代。

第八代的女兒匹配給養子光暢爲妻，她雖然美貌，但是由於權勢高，看不起以前卑微的光暢，以致夫婦之間很冷淡。因爲生活過得很空虛，光暢遂動腦筋，存起了屬於他

自己的錢財。

九代庄三郎光暢，十二分熟悉貨幣鑄造廠的機構，於是，他就動起了碎金、稅金，以爲新鑄造貨幣的腦筋，在這方面做手脚，飽了自己的私囊。

自從明和三年繼承後藤家以後，在整整三十年之間，他努力不懈的偷取金幣，甚至純金。

鑄造廠跟幕府的關係，乃以一種包商制度成立，換言之，具有公團公社的性質。後來以賬務委員的身分，歸在財政部的管理之內——也就是說，支配貨幣鑄造廠的庄三郎，每一代的家祿爲二百袋米糧。

以年收入來說，等於現在的課長級人物。光暢以這種身分橫領的錢財，在被發覺時已達十萬兩之譜。

然而，貪污的時間長達三十年。調查的資料又不齊全。根據賬務人員的計算，至少爲三十萬兩。這個數目比較接近事實。

幕府嚴格的展開調查。不過，庄三郎光暢始終不吐露橫領金的藏匿之處。

——他一味的說，都花在賭博以及遊樂方面。

或許，他多少用在玩樂方面，但是數目實在太大，而且，沒有人看過他揮金如土的

作爲。

——他一定把那些錢財藏起來啦！

爲了追問，展開了很悽厲的拷問。

他的指甲被剝掉，再用鐵針刺肉，倒吊從鼻腔灌水，扯頭髮，拔牙齒，再用火熱的鐵針刺牙齦——

但是，光暢始終不吐露半句話。連日來的拷問，使光暢的記憶力越來越差，使當局感到甚爲狼狽。一旦光暢死掉的話，就問不出任何結果了。於是叫醫生醫治他的傷，待傷勢轉好，再舉行拷問……

但是，光暢很倔强，他寧願在不吐露出半句話之下死去，企圖獲得最後的勝利。

——三十萬兩的金錢，到底被藏在何處呢？

各方面仍然繼續展開調查，並且到處搜索，十五年的歲月都過去了，仍然一無所獲。如今，光暢已經發狂，形同廢人。

貨幣改革者，繼承第十代的光清在五年前死去，十一代由光包繼承，一直到今日。上述兩個人跟光暢沒有血緣關係。

到了最近，當局已經放棄追查，不過，第十一代光包並不放棄。因爲他在調查十五

年前光暢私生活時，發現了光暢有好多個私生子。

價值五十億日幣的金塊——思考很周到的光暢，絕對不可能以貨幣的方式隱藏。既然是要秘藏，必定會換成金塊。

人們感到半信半疑的是：

「爲何在殘酷的拷問之下，還不吐實呢？也許金錢真的没有了……」

光包認爲光暢所以願意長年受拷問之苦，一定是爲了「某一些人」。不過，光暢所厭惡的妻子，當初被拷問時就死在監獄裏面了。他倆之間没有一男半女。

「對了！光暢有另外的女人！有女人，一定少不了有孩子。」

如今，光暢的孩子們正掌握著三十萬兩。

庄三郎光包就針對這一條路線，展開了秘密調查。

三

「於是，庄三郎抓住了秘密。」白頭巾説：「那就是這支笛子。」

「花笛嗎？」

「花笛總共有七支。待七支都收集周全時，就可以知道三十萬兩隱藏的地方。」

新吉原的尾花藝妓，使光包抓住了頭緒。尾花的笛子有金襴袋子，等於用光暢的愛好織成的遺物。

光包在尾花自戕以後，方始發覺尾花是光暢的私生子。

「光暢有七個女兒，」白頭巾說：「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七個女兒都不知道，她們的生父是鑄幣廠後藤家的養子……」

「就連對女兒也瞞著自己的身分嗎？」

據推測，光暢之所以如此做，第一是懼内，第二是爲了防範東窗事發時，連累到自己的女兒們。

不僅是對自己的女兒，甚至對那些姨太太們，他也非常的保密，以致幕府官員們傾出了全力，仍然找不到那些光暢的姨太太。

「尾花擁有尾花（狗尾花）之笛子，真葛擁有葛花之笛——她倆受命，不管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放開身邊的笛子——由此推測，其他的五個女人也各擁有一隻笛子。」

笛師庄吉爲光暢製造相同的笛子，再保證畢生保持這個秘密。

光暢曾經教他的女兒們唱詩人憶良的詩歌。

——萩花、尾花（狗尾草）、葛花、瞿麥、女蘿、藤葉鞘、牽牛花。

光暢喜愛詩歌，尤其傾倒於憶良的詩歌，他在寺島村百花園建立了憶良的紀念碑，並且刻下了上述那首詩歌。

七個女兒——七支笛子。

光包就循著這條線索尋找。

「七支笛子一定會顯示出三十萬兩的秘密。」

他如此的想著。

青江弦四郎按了一下他的胸懷。因爲那兒有兩支笛子——尾花以及萩花。

「我現在吹的這支是瞿麥，是奥山的茶屋阿島所擁有的」

「……」

「前天祭典時，從真葛奪下的葛花之笛，如今在庄三郎那兒。至於瘋女手中的笛子，一定是女蘿花。」

「你怎能確定呢？說不定是藤葉鞘呢！」

「嘿……嘿……藤葉鞘的笛子嘛，在阿藤那兒。」

「阿藤？」

弦四郎不約想起了玩蛇的女人——阿藤。因爲除了她，在他認識的女人中，沒有一

個人叫阿藤了。

「你不可能認識的，」白頭巾笑了起來：「她是我的女人呀！我絕對不把她的笛子交給庄三郎。」

——原來，萩乃也是光暢的女兒哩……

庄三郎爲了取得萩花之笛，把木谷孫左衞門也拉攏了。

爲了奪取葛花之笛，慫恿賬務人員去叫真葛出席祭禮。

一切都按照計畫進行，而且非常的順利。

「弦四郎，我所以告訴你這些，無非是想叫你跟我合作。」

「你說什麼！」

「跟你決勝負也很有趣，不過，三十萬兩就快到手了。你跟我合作的話，可以分得十五萬兩。」

弦四郎的面頰出現了被侮辱的陰影。

「在這以前，我想問你一件事情。我知道你殺清香是爲了奪取桔梗之笛。不過，你爲何連小園也要殺呢？」

「清香偷聽我跟小甚的談話。我爲了防止消息外漏，所以殺了她。至於小園嘛……

她一向跟清香很要好，我擔心她知道我們的秘密……凡是會阻擾我工作的人，我都會叫他消失。」

「如此一來，我不是最妨礙你囉？」

「嗯……你害得我好慘。據說喜歡做善人者，有時也可以做壞人，看起來你我似乎談得來。」

弦四郎一直在苦笑。

「你說的阿藤又在哪兒呀？」

「她在兩國（地名）。她是玩蛇的奇妙女人。」

「……」

「奇妙歸奇妙，女人畢竟是女人。不像男人跟男人，能夠談得暢快又投機。」

「謝謝你的抬舉……」弦四郎苦笑著說：「我弦四郎到昨天爲止仍然是一個將軍家直屬的武士。我怎能跟一個戴著白頭巾的殺人鬼在一塊呢？」

四

恰有如冷水突然沸騰一般，白狐很明顯的在發怒。他嘩啦地揭掉了白頭巾。

十七日夜晚的月，在中空照出了這個一向避開女人的白狐。他的面頰有如嶙石一般的瘦削，陰毒的相貌把殘酷刻薄的性格表露無遺。

「你看清楚了吧！你看清楚了吧！」

「……」

「你說什麼來著？將軍家直屬的武士又有什麼了不起？如果你暴露了賬務稽查員，以及鑄幣廠後藤的爲非做歹，可能會再度恢復原來的地位，但是我不會讓你得逞的！」

白頭巾咬牙切齒的說：

「喂！你知道嗎？我黑崎彌九郎到三年前爲止，也是將軍家的直屬武士呢！家祿也有四百石。因爲每天在脂粉堆裏打滾，因此被貶到甲府當外差。但是我這個人哪！就是被貶爲保鑣，我也要回到江户。所以嘛……我就偷偷溜回來啦！如果被認出來的話，輕者被流放到外島，重則非切腹不可。」

「保鑣一變爲殺人鬼是不是？」

彌九郎的嘴唇歪斜了起來，而且開始在咬牙！

「渾蛋！你把我彌九郎看扁啦！」

殺人刀揮到弦四郎胸前。鏗鏘一聲，弦四郎的劍也出了鞘。

「喂！彌九郎，你既然在三年前就死了，那我現在就要爲清香、庄吉、阿島、真葛，以及木谷孫左衞門報仇啦！彌九郎在三年前就死了！第一下要死的人，將是無血無淚的白狐。」

一種彷彿要打破喉舌的呻吟聲，從兩個男人的嘴裏迸了出來。兩支白刃在月明的海上交鋒。

瘋狂的彌九郎把對三十萬兩的夢，對人世的憎恨，都發洩到弦四郎的身上。

那種不安定的死鬥，不知在船上展開了多久？

或許是漁父彼此的通報吧！漁家的燈火把海面照得很明亮，而且一尺又一尺的靠近。

沒有撐夫的船漂流到佃島附近。

「唔……有人來看熱鬧了。」

彌九郎匆匆的溜走。

一股鮮血噴到弦四郎的肘上。好殘忍的彌九郎！他把握著女蘿之笛的瘋女手臂，從手肘處斬斷。

「後會有期！」

彌九郎踢開瘋女被斬斷的手，好似在踢一把柴似的。

「等一下！」

弦四郎的吆喝聲，並沒有獲得回應。

不多久，弦四郎趕到阿藤居住的大雜院。

——彌九郎一定會來此地。就趁著他還沒來以前……

「咦？你怎麼現在來呢？」

原來，阿藤單獨在喝睡前的酒。

「阿藤，妳不是有一支叫藤葉鞘的笛子嗎？讓我瞧一瞧好嗎？」

「不要！你老是有事情才來找我。人家對你神魂顛倒，你都是愛理不理的！」

「……」

「女人哪！主動的對你投懷送抱，你却叫人家下不了台。」

「我可沒有安著要侮辱妳的心。」

「是嗎？反正啊，臭的玩蛇女人抵不過三十萬兩！」

「什麼，妳都知道啦？」

「我也知道白狐彌九郎不是善類，心懷不軌。可是他愛過我。我告訴你吧！對女人

來說那就夠啦！青江大爺，我就是喜歡他的這一點。」

阿藤的語尾在發抖。真摯的女人心，打動了弦四郎的心坎。

愛撫三條蛇的手掌，滴下了幾許清淚。

「對於沒有爹娘的我來說，每夜有男人擁抱，遠勝過三十萬兩。不知沒有爹娘之人痛苦的武士大爺，你永遠也不會理解我心境的。」

「阿藤呀！」弦四郎說：「在那一方面，我可能救不了妳，不過，妳最好離開彌九郎。」

「你不要嫉妒呀！」

「你難道還不曉得嗎？他已經殺了妳七個異母姐妹。」

「他真的那樣……」

「妳信不信都沒關係，最好妳再找另外的男人吧！」

五

彌九郎連臉色也沒有改變，默然地獨自喝酒。

「你……你真的那樣做了嗎？是謊言吧？你說，是謊言對不？」

「是真的！我剛才殺了第四個人！」

彌九郎很乾脆的說。

「什麼！」

彌九郎冷眼看了阿藤不屑的表情，放下酒杯，站起來整理了一下他的衣帶。

他把桔梗、瞿麥，以及女蘿的笛子插在肚兜裏面。

「阿藤……」

「……」

「妳把藤葉鞘的笛子拿出來吧！」

阿藤默然地垂下他的頸子。

「妳快點拿出來呀！妳到底放在什麼地方呢？」

「你……你真的殺了我的四個姐妹？」

「咦？是真的又怎樣？妳幹嗎？爲她們悲傷？她們只是妳的異母姐妹而已。有道是，姊妹長大了各自爲政。」彌九郎皮笑肉不笑的說：「夫妻却是能恩愛一世啊。」

說完了這句話，他扭曲了尖削的面孔，大聲吆喝：

「快點拿出來呀！妳到底要不要拿出來！」

阿藤以淚眼看看彌九郎，悄然的從茶箱底下拿出笛子。

「那是騙人的吧？是另外的壞胚子幹的，對不對？」

「少嚕嗦！」彌九郎踢了阿藤的腰部：「是我殺的！因爲我的刀嗜血！不要再煩我！」

「難道是真的囉？」

「煩死人！」

「好殘忍的人！我不能把笛子給你！」

阿藤跳到笛子旁邊。

藤葉鞘的笛子在破榻榻米上面滾動，阿藤抓著它準備奔跑時，彌九郎吆喝了一聲：

「妳也死吧！」

阿藤感覺到從右肩到左脇腹之間，似乎被痛毆了一下。她倒下去時，笛子滾到泥土地。

阿藤並沒有被斬殺的意識。她以爲被痛毆了呢！在朦朧的意識表面，有如走馬燈一般，看到了幼年時代的生活。

「啊……笛子……笛子……」

阿藤在榻榻米上面趴著，想趴下泥土地。她的眼睛已經看不到了，她移動著手指說：

「我……我……我也有姐妹呢……漂亮的姐姐，可愛的妹妹……」

說到此，阿藤就不動了。她養的太郎蛇，二郎蛇吐著紅信，爬到阿藤的背上。

之後，黑崎彌九郎拜訪了鑄幣廠後藤的家。

「全部在這裏。」

他拿出了四支笛子。

庄三郎拿出了葛花之笛。

五隻笛子被劈開。橫笛的構造很簡單。指孔有七個。從吹口到頭端灌入鉛。取下覆著它的拴，再仔細觀看紅色的錦緞小片。

席間除了磯貝以及小甚以外，還有五個鑄幣廠的人員。

他們都是利用鑄幣廠飽私囊的人。

「必需慎重才好。如此我們辛苦鑽營，以及耗費大量金錢才有代價。」

被稱爲「蟬」的部分，乃是利用唐木製成。

據說，鳥羽院的御守使用來自中國的甘竹做笛子，竹節的形狀，看起來彷彿蟬兒停

在那兒似的。一直被當成珍貴的橫笛珍惜。有一次，高松黃門實平卿在吹奏中，不慎掉到地上，折斷了蟬。因爲使用唐木修理之故，日後就被稱爲「蟬折」。

以後，在笛子的節部分，就利用唐木加上「蟬」。

這個「蟬」有一個暗號似的東西。

那是在〃桔梗之笛〃上面，用平假名寫了一個字——

「た」。

「再仔細一下其餘的『蟬』吧！」

有人這樣說時，傭人拿了一個布包進來，說是一個陌生人送來的。那東西細細長長的。一看，任誰都知道那是笛子。

六

「哇……這不就是花笛的『尾花』與『萩』嗎？」一夥人都叫了起來。這些笛子是弦四郎擁有的東西。

彌九郎冷眼看著一夥人。

「那是青江送來的呀！他怎麼會……」

「一定是我的說服發生了效用。他聽到三十萬兩時，表現出了很驚訝的樣子。」

「他或許認爲分紅比較合算吧？」磯貝磊落的笑笑：「青江弦四郎本來就是聰明人呀！」

「給他的那一份錢嘛……」庄三郎陰險的說：「就以你的飛劍做代表吧！」

「嘿嘿……嘿嘿……就那麼辦吧……嘿嘿……」

小甚打斷了彌九郎陰險的笑聲，發狂似的叫了起來：

「我已經看出來啦！我已經完全明白啦！」

「是『蟬』嗎？果然！」

「蟬與歌，乃是憶良之歌，就在百花園呀！」

果然，「蟬」這個字包含著秘密。

桔梗笛有一個「た」字，葛花有「ぶ」字，瞿麥有「み」字，女蘿有「の」字，藤葉鞘則有「し」字。

被送來的尾花有「し」字，萩則有「い」字。

「我們把這些跟憶良之歌並排在一起看！」

小甚如此的說明：

「首先，萩花爲『い』，尾花、葛花、瞿麥爲『し』『ぶ』『み』三個字……」

「いしぶみ！」（石碑）

庄三郎拍打了他的大腿。

「哦！就是那個石碑呀！就是寺島的百花園？」

「一定是那樣……後面還有——の，し，た……（在某東西的下面之意）古書上說，桔梗爲牽牛花的異名。」

「原來是在石碑下面。我們立刻動身吧！」磯貝說。

「不管是坐划子也好，騎馬也行，我們快走吧！」

經過了一陣沈默以後，彌九郎突然以奇妙的口氣說：

「七分之五，將變成三十分之幾呢？」

「這個題目很難。」

「七分之五嘛……佔三十裏面的二十一或二十二。」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

彌九郎看看庄三郎說：

「七支笛子裏面，五支由我白狐得到。所以嘛……三十萬兩裏面的二十一萬兩應該

歸我。」

「你真是莫名奇妙！」庄三郎正了身子說：「我們不曾有過這種協定。」

「那就把三十萬兩統統歸我吧！」

彌九郎站了起來。

這時，庄三郎方才大悟，彌九郎的存在只會干擾他們。如今他已經沒有利用的價值了。於是，庄三郎即從懷裏摸出了一把手槍，以女人一般的聲音笑著說：

「這是一把不要火繩的荷蘭手槍，白狐就在此地消失吧！」

「唔！」

左三郎扣扳機的一剎那，彌九郎的手裏已經拿著飛劍。

彌九郎一向自信滿滿，他投出的飛劍幾乎百發百中。但是在一聲轟然巨響後，槍口立刻噴火，槍彈貫穿了彌九郎的心臟。

彌九郎手持著飛劍顛了好幾步，他倒下時，手裏還握著十方飛劍。

「哇！有蛇！」

一夥人嚇了一大跳！在迷漫的火藥煙裏面，有一條錦蛇纏繞著彌九郎的頸部。

原來，牠是離開阿藤屍體旁的次郎蛇。

七

寺島村的百花園又稱爲百華園，在廣大無際的地面上種植著四季的草花，吸引了衆多的行樂之客。春季有繽紛的花朵，夏季有明月，秋季也有七種應季之花，冬天的雪景也非常的引人。

在那兒，吟詩會的人，品嚐新茶的人們，都可以借到亭子，正因爲如此，風雅人士不絕於途。

九代庄三郎光暢所建立的山上憶良之碑，在翌日十八的夜晚被挖開了。

石碑利用起伏的地形築成，因此把隆高有如土饅頭之處挖開來後，出現了一口巨大的鐵箱。

打開了鎖以後，金塊發出了燦然的光輝。

就在這時，青江弦四郎打倒了警衛，現出了他豪爽的姿容。

「辛苦你們啦！」

於是，立刻有閃閃白刃包圍了弦四郎。

弦四郎的劍，很巧妙的把他們砍倒。

「不要急著赴死！百花園已經團團被官差包圍啦！」

籐田伴內聽到弦四郎的喊話，認爲應該保護自己，於是試著要逮捕單獨想溜的庄三郎。可惜，槍彈貫穿了伴內的下腹部。不過，伴內也斬了庄三郎的腿。

武平帶著弦四郎的狀子奔到衙門。龜三則帶著萩乃上百花園。

月明之下的大騷動平息以後，伴內在很痛苦之下對萩乃說：「並非弦四郎殺了木谷老爺。木谷老爺身上是兩刃的槍傷。只要問磯貝就知道什麼人帶那種槍……」

這是走錯路的男子，最後所說的話。

弦四郎在郊外的小路陪著萩乃走回去。萩乃方知她有衆多的姊妹。

「我會盡量的供養姊妹們。我……」

坐在轎子裏面的萩乃，燃紅著雙頰，看著弦四郎的面孔。看起來稍爲蒼白的美男子到底在想些什麼呢？月光使青江弦四郎陷入一片沈思，萩乃也是心事重重。

江户郊外已經有了秋的氣息。星空也充滿了秋意。隨著轎子的接近，地面的蟲兒就停止鳴叫了。萩乃感覺到蟲兒似乎看到了她的面孔，雙頰又染上紅霞。

「說著天氣熱呀的，熱呀的，轉眼又是秋天啦！」

「我們選擇一個日子，」弦四郎說：「去觀賞秋天的七種草花吧！到時，我可以去

叫妳嗎？」

「好啊……嗯……好啊……我實在……」

我實在等不及了呢！萩乃的內心如此的說，又抬頭看了弦四郎一眼。

弦四郎以一本正經的面孔看著前面，配合著轎子舉步。

（全書終）

花笛傳奇　　NT. 150

早乙女貢／著　　1991年5月／初版

●總策劃／林鬱
●設計製作／林鬱工作室
●美工完成／莊玉鳳
●編輯完成／林鬱工作室

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文山區〉萬安街21巷10號＊電話・02-2309406
新聞局局版台業第4037號＊傳眞02-2306118 ＊郵撥1180396-0

〈發行代理商〉

貿元有限公司
□台北市〈文山區〉萬安街21巷10號
□電話・02-2300545
□傳眞・02-2300532
□郵撥・1166612-3

■印刷裝訂不良者 ①當地書店更換，②寄回貿元公司更換，謝謝！■

●印刷／裝訂、群峯製版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57-9321-63-9



□現代小說系列

1 音樂／三島由紀夫 NT.120
〈描繪女性潛意識與性的小說〉

2 夕暮／吉行淳之介 NT.120
〈探討處女與性的作品〉

3 午夜曳航／三島由紀夫 NT.120
〈題材大膽的異色作品〉

4 康妮的情人／D·H·勞倫斯
（查泰萊夫人的情人） NT.180
〈最受爭議的色情與文學之不朽名作〉

5 傀儡忍法帖／早乙女貢 NT.160
〈忍者、忍術的異色迷漓故事〉

6 血槍三代《青春篇》早乙女貢 NT.200
〈武將對「槍與女人」的追逐痛快傑作〉

7 河童、羅生門、地獄變 NT.140
〈芥川龍之介不朽的文學代表作〉

8 日本傳奇／風早惠介 NT.130
〈以香艷的筆觸描繪日本歷代名人〉

9 美德的背叛／三島由紀夫 NT.120
〈以美學、文學觀點正視外遇的問題小說〉